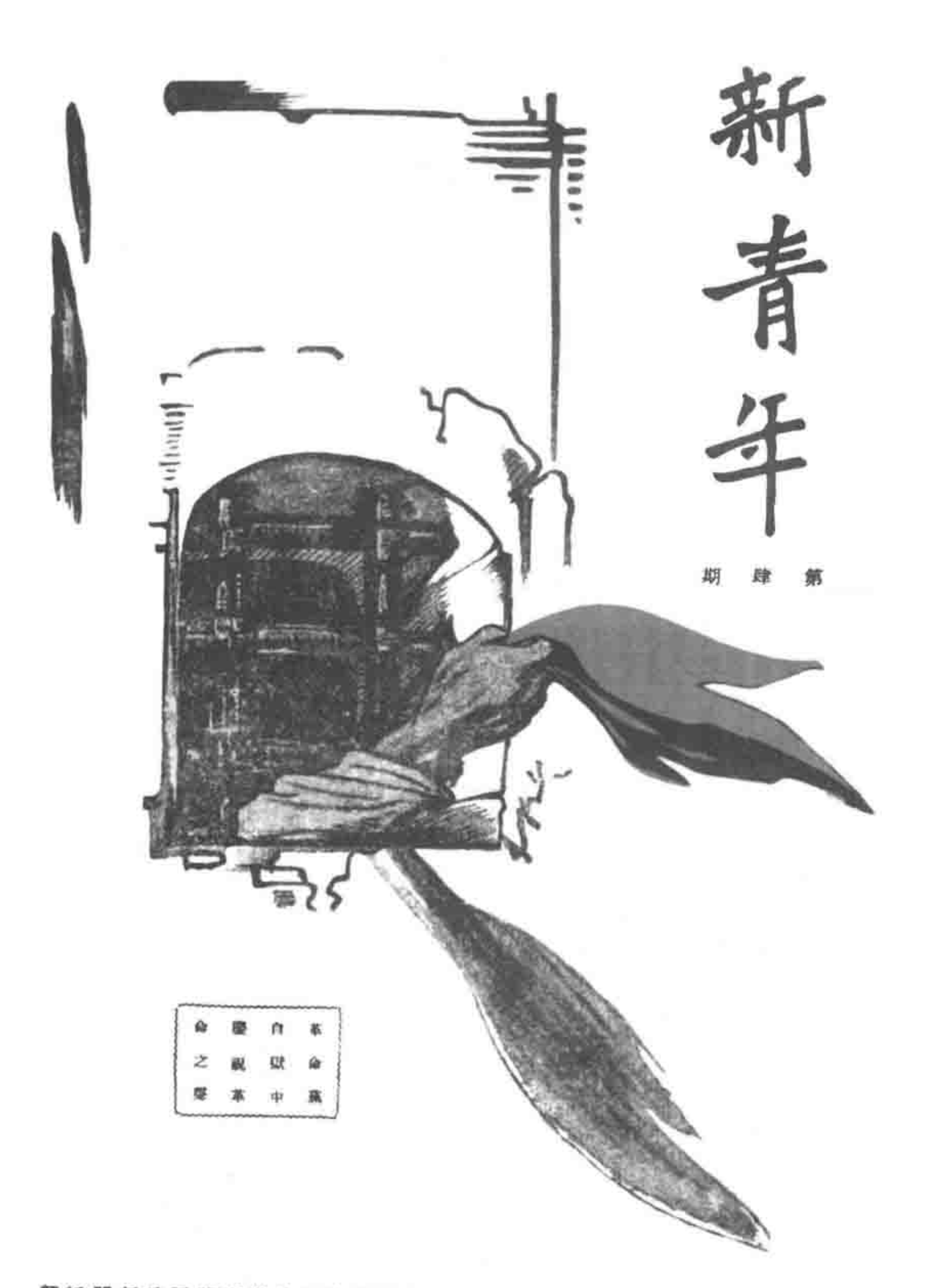
新青年

第肆期



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新青年季刊 共產國際號

第一期要目

第二期要目

第三期要目

上海書店廣告

我們要想在中國文化運動上盡一部分的責任，所以開設這一個小小的書鋪子。我們不願吹牛，我們也不敢自薄，我們祇有盡我們的力設法搜求全國出版界關於這個運動的各種出版物，以最廉價格貢獻於讀者之前，這是我們所願負而能負的責任。並已於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一日起先行交易，待籌備完竣後再擇日正式開幕。地址是：上海民國路小北門外。

新靑年季刊第四期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目次：

本誌啓事

年前，本誌同人，大都從事社會實際活動，時間經濟，均感困難。因此，爲節省人力財力及精審內容計，特將本誌改爲季刊。一年以來，頗得國人愛戴，傳佈更加擴張。惟屢承海內外愛讀本誌諸君迭次來函，均有季刊時間距離太長，不便討論問題之感；並有以本誌不改月刊見責者；甚且有願担任投稿及幫助經濟而力勸本誌恢復月刊者，實不乏人。

本誌同人爲滿足讀者之要求與期許，責無旁貸，決意加勁奮鬥，從一九二五年一月起，將本誌重新恢復爲月刊，並擬定於世界革命領袖列甯去世之週年紀念日，刊行列甯專號，作爲本誌新月刊之第一號。

誰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

彭述之

（一）

處在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處在國際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軍閥雙重壓迫之下的中國人民，應該聯合起來作國民革命，推翻國際帝國主義與打倒本國封建軍閥的革命，這是絕對沒有疑問的。 除非是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走狗或患神經病者，誰也不能否認這個革命，除非是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走狗或患神經病者，誰也應該來參加這個革命。 因為國民革命是我們處在國際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雙重壓迫之下的一切人民之唯一出路。

由此，我想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問題，絕不是應該國民革命與否的問題，而是誰來領導這個國民革命即那一個階級來領導國民革命使國民革命能夠徹底與怎樣作國民革命的問題。 前一個問題比較後一個問題更為重要，如果前一個問題不解決，後一個問題就無從說起；因為一個革命，必定要在一個比較確定的更進步的階級意識指導之下才能進行，才能有確定的方向，才不至走到混沌模糊的淵海裏去，才能達到最後的目的。 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雖然是混合各階級的力量而進行的，然而必得有個主要的進步的階級作中堅、作領導者，才能使各階級的意識比較集中，各階級的力量集中，不致為某一反動階級的私利所亂，才能引導革命的勢力到目的地，徹底的消滅帝國主義與軍閥。

在階級分化較明顯的國家裏之革命，所謂革命的領導階級本不成問題。 如十八世紀法蘭西大革命，當時的階級分界是很明顯的，一方面是貴族僧侶的舊封建階級，即統治階級，他方面是新興的第三階級，即資產階級，被壓迫階級。（雖然在被壓迫階級方面還有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等，然農民、小資產階級並沒有社會經濟的新發展之要求，只有消極抵禦封建階級的剝削之需要；工人此時也說不上有發展其社會經濟的必要。 所以無論在經濟上

政治上，在當時只有第三階級有直接革命的需要。）在這樣情形之下推翻封建階級的法蘭西大革命，自然是資產階級為領導者，也只有資產階級能作領導者。英國十七世紀之資產階級革命與德國一八四八年之革命都是如此。

在現時德、法、英、美所需要之革命，更是非常明顯，是單純的無產階級革命，自然負担領導革命責任的只有無產階級。在俄羅斯的十月革命，早先雖很有些爭論，但經過二月的資產階級革命之後，無產階級應直接起來領導這個革命（最重要的是領導農民階級），在當時已是很明顯的事實了。惟在半殖民地階級尚未十分分化的中國裏，對於現時誰是國民革命之領導者一問題，放在我們面前，就未免有點混亂了。你說資產階級嗎？若按國民革命的性質，似乎應該是資產階級來領導（因國民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可是由各方面事實證明，中國現在的資產階級，不惟沒有這樣事實的表現，并且還沒有這種志願，有時甚至於相反。如此問題就發生了。你說是工人階級嗎？似乎無產階級的本身很幼稚，而這個革命的性質又不是無產階級的（因無產階級除現時的國民革命之外還有其將來自己的階級革命）。因此也成了問題。

但在經濟的觀點上，又只有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有領導中國國民革命之可能性。所以我們此時應從客觀的環境上，從客觀事實的表現上，來觀察中國，來分析中國現時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真實勢力，究竟誰能担負指導中國的國民革命，誰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者。

（二）

我們說過按照領導國民革命的本性，國民革命應該是資產階級的。現在我們看中國的資產階級究竟是怎樣？

先看銀行資產階級。現在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裏銀行資產階級，差不多是與工業資產階級分不開的，大銀行家同時就是大工廠主。銀行的創辦是為着發展工商業的便利，因此銀行的發展也就隨着工商業的發展而發展。在中國的銀行資產階級完全兩樣。中國的大銀行家最大多數是賣國的官僚，如新舊交通系。這是因為中國銀行業的發展，并不是跟着工業的發展而發展的，創辦銀行也并

不是因為工業的便利，而是為着政府要借外債。所以創辦銀行的人，多半是刮地皮之大官僚。這些官僚式的銀行家，一方面替銀行經營外債或內債，得到巨大的回扣和紅利；他方面又藉此可以作官，再繼續不斷地刮地皮。如此就形成中國之畸形怪狀的銀行資產階級、財閥。這些財閥的唯一責任是在幫助軍閥賣國，幫助軍閥刮地皮或自己刮地皮。其餘一部分銀行資產階級除替軍閥政府經營借款之外，還作一點投機的買賣，可是牠們因資本的不充足，又完全成了外國銀行的附屬物。由此看來，我們希望中國的銀行資產階級來作國民革命，打倒與牠們相依為命的帝國主義與軍閥，這是不是等於癡人說夢？並且牠們不但不能革命，而且是必然的反革命者。

再看商業資產階級。中國的商業資產階級還分成兩部分看。一部分是專替帝國主義的資本家銷售洋貨或替他們收買原料的，即買辦階級。一部分則為土著的商業資產階級，如鹽商、絲商、茶商……或所謂售賣國貨之商人等。此種分法，本還是相對的，若澈底言之，中國所有的商業資產階級或接或間接差不多是外國資本家之買辦。土著的商業資產階級，因直接間接受了帝國主義之種種壓迫，軍閥之種種摧殘，在其經濟地位上確感覺到國民革命之需要。可是牠勢力太薄弱，另一方面牠還沒脫離宗法社會的關係，還是「在商言商不談政治」之懦弱心理，所以牠不敢出面向帝國主義與軍閥宣戰。牠至多只能跟着別的階級跑。絕無領導別的階級之可能，這是近年來土著商人對待帝國主義與軍閥之態度可以看出來的。買辦的商業資產階級，的確是一種偉大的勢力，無論在數量上，在質量上，都在中國資產階級隊伍裏頭占絕對的優勢。這是半殖民地的中國，作了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商場後的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畸形發展之結果。很明顯的，買辦階級的發生是由於帝國主義的侵入。買辦階級的長大，是由於帝國主義侵掠的進展，換言之，有了帝國主義的侵掠，才有買辦階級，有了帝國主義更猛烈、更廣大的侵掠，才有買辦階級更發展的機會；更切貼點說，帝國主義要在中國銷貨、買原料，才有代牠銷貨和買原料的買辦階

級，帝國主義銷貨越多，買原料越多，那時，買辦階級也越發財，越有勢力。　現在我們說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買辦階級的主人，你想買辦階級願不願意？　何況帝國主義又天天用甘言巧語慫恿牠呢。　所以自從有「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出現，買辦階級就老不耐煩，現在牠更是毫不客氣地替帝國主義充先鋒來做主張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者了。　我想大家還記得，當我們在「五四」運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排斥日貨時，當時代日本帝國主義銷售日貨的買辦階級，或明或暗，就從中破壞，反對我們的舉動。　我們再拿這一次廣東的商團事變來看罷。　年來因為國民革命的潮流日高，在各處都招了帝國主義的大忌。本年國民黨的大會因時勢所迫，在其新黨綱上採納了國民群衆『推翻帝國主義與打倒軍閥』的兩個要求，於是英、美帝國主義就發狂了，牠們兩處都想法消滅國民黨，消滅國民黨的廣州政府。（其實廣州政府何嘗是真正的國民黨的，不過是幾個新軍閥、新官僚面子上擁戴中山先生的一個政府罷了）。　另一方面廣東的買辦階級也嚇得魄不附體；於是廣東的買辦階級就勾結英國帝國主義組織商團，謀倒廣州政府，壓迫革命的工農羣衆，演成十月十五之大事變。　這件彰明較著的事實教訓我們是怎麼？　近來上海閘北商人又屢次呈請上海總商會，願以該區（閘北）盡為帝國主義的租界，要求保護；當臨城案發生時，上海及各埠的買辦階級亦大為帝國主義抱不平。聯電呈請美英大帝國主義共同管理「野蠻」的中國。　至買辦階級之對於軍閥，有時間或打幾個電報，主張廢督，主張裁兵，但是牠絕沒有落到實際上去。　到了真正的國民革命者來要打倒軍閥時，牠反而與軍閥合作了，反而幫助軍閥來壓迫革命者了。　這是從京漢路罷工時，北京和漢口的買辦階級幫助吳大軍閥壓制工人的事實上和這次廣東買辦階級勾結陳炯明軍閥謀倒廣州政府的事實上，可以證實的。　本來買辦階級幫助封建軍閥也是自然傾向：因為（一）牠的主人翁，帝國主義，是幫助軍閥的；（二）牠在有些地方不能不利用軍閥來保護自己的利益。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買辦階級絕不願意推翻帝國主義與打倒軍閥，牠並且還要

擁護帝國主義與軍閥，牠將是反國民革命的法西斯蒂。

但是有人說：商人階級中如華僑曾經作過不少的革命工作，曾經幫助辛亥革命的成功，不能一概抹殺。　不錯，華僑曾作過一些革命事業，但這是已往的歷史材料。華僑在已往的歷史上是革命的，可是在將來的歷史上却是反革命的了，至少也不能說還能革命。　這個理由甚簡單，因為以前的華僑一方面受了外國帝國主義的直接壓迫，需要一個自己的（階級的）祖國來保護；他方面又積累一點原始資本想拿到本國來辦工廠，同時又受了革命黨人之排滿宣傳，所以牠就來幫助革命了。　但是華僑到了現在，一方面受了辛亥革命的教訓（因為辛亥革命後華僑並沒得什麼，只覺空擲了無數金錢）；同時看見國內的無產階級又稍稍抬起頭來，牠不惟不來像辛亥前那樣幫助革命，反而覺得前途大有危險。　我們試看從國民黨改組，一部分工農階級的先進分子加入之後，在廣東造謠言，最反動的很多是華僑，他們天天造謠說國民黨赤化。　所以中山先生在本年八月國民黨擴大執行委員會上閉會那一天演說道：「大家須明白，現在的華僑已經不是革命者了！」我以為這是中山先生深知華僑的一句話。

工業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比較獨立，與帝國主義的關係比較的淺，利害衝突比較的大，對於軍閥之連年戰爭，騷擾地方，製造土匪，勒捐重稅，防害牠商品的銷路與原料的來源，（如紡紗業因戰爭而商品停滯，原料來源缺乏，以致歇業者不少。）　在這種種情形之下，工業資產階級在其客觀的經濟要求上，確有革命之必要。　牠恨不得趕出帝國主義，收回關稅權，消滅軍閥，建設牠自己的政府。　但是在事實上牠的力量太薄弱。　中國真正的工業資產階級在其數量上太可憐。　除了一部分紡織業的工業資產階級外，我們數不出多少工業資本家。　因為中國之新式大工業，一大部分是在帝國主義手裏（如紡紗業，據一九二三年調查在全國已開工之總綻數為一・一〇六・八〇一・中國資本家占四九九・三四六，而外國資本家則六〇七・四六四；棉織機共七・二二九，中國人占三。〇九〇・外國人則四・一三九。　其餘如礦山、電氣業、煙紙工

廠……等都是如此。）另一部分則爲官辦（如製造廠、鐵路……），所以眞正私人資產階級實占最少數。同時中國的工業資產階級發達得太晚，牠現在剛剛走上工業的道路，正在打算目前關於自己本身上的小算盤，那裏有功夫有氣魄來管這廣大無垠的政治革命大問題。至於要牠公然出頭來領導國民革命，來與最兇猛可怕的帝國主義和其走狗軍閥宣戰，這自然是沒有的事。所以工業資產階級近年來在各種事實上所表現出來的軟弱心理（如對於萬惡的直閥僅打一個廢督裁兵的空電報，對於帝國主義之協定關稅，則只到帝國主義所開的華盛頓會議上去請願帝國主義開恩……），完全由於牠的經濟基礎薄弱之反映。

但是有人說：「工商業幼稚的資產階級的儒弱心理，自然不易發成革命，但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企業模超規越地方的而漸成爲全國的，同時又遭遇軍閥之阻礙或外貨外資之競爭，經濟的要求，自然會促起牠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覺悟。」這就是說中國此時資產階級雖然儒弱，不敢起來革命，若等到了牠發展成爲一個大階級時，換言之，等到中國成爲資本主義國家時，那時中國的資產階級自然要起來革命，起來推翻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了。這樣的推論，未免有點機會主義能。殊不知障礙中國產業發展的正是帝國主義與軍閥。若帝國主義不推翻，軍閥不打倒，中國的資產階級有發展成爲一個大階級之可能嗎？中國有發展成爲一個大資本主義國之可能嗎？這樣很淺顯的道理，我想誰也知道。并且這裏還不要忘記了一種事實，就是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十九世紀時代，世界的無產階級已經很兇猛地向世界的資產階級進攻了，不能容許任何一國的資產階級很平穩地發展牠的資本主義了。即令中國的資產階級有發展的可能，恐怕那時中國的無產階級又要取而代之呢。所以現在無論那一國的資產階級都有其後顧之憂。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也是一樣。殖民地和半殖地的資產階級一方面很憤恨其宗主國帝國主義之壓迫，想起而革命，可是同時又望着站在背後的無產階級，很獰猙地可怕。此種情形在現時之印度表現得非常明顯，印度的資產階級，在其經濟實力上，本

可反抗英國帝國主義，脫離英國帝國主義之羈絆。 但是印度的資產階級始終不敢起來以武力對抗英國，只想在英國帝國主義下合法的印度會議裏多爭幾個議席，慢慢地改良改良，反不若一班小資產階級之熱烈的國民運動，還表現一點印度人民之浪漫的民族精神。 中國的無產階級如果起來（中國的國民運動愈提高，中國工農階級的勢力必然強之而擴大），在國民革命運動的戰線上，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惟不敢出來作領導、打先鋒，牠必然還要流到反革命一方面去。 由上說來，我們可以知道中國的資產階級中反革命的成分居多（如財政資產階級和買辦的商業階級是絕對反革命的，工業資產階級因恐無產階級襲其後的原故亦很有反革命之傾向），而革命希望的很多。（僅土著的商業資產階級，革命的需要較大，但必有旁的階級來指導）。 在這種情形之下，要資產階級來參加國民革命，已是難能之事，若望其來作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寧非夢想：

（三）

中國的資產階級既不能領導國民革命，但是誰能領導呢？ 與資產階級對抗的是工人階級，究竟中國的工人階級是怎樣？

先看工人階級的數量。 在經濟落後、產業不發達的中國裏，自然工人的數量是很少的。 可是在同一情形之下，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比較起來，牠的數量卻已是不少了。 中國工人階級底確實數目，現在還沒有可靠的統計可考，有人說一百六十萬或云一百八十萬（專指產業工人言）。 然而這樣的數目不甚重要，我們所要說明的就是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數量之對比，究竟誰強誰弱。 在純粹的工業國家裏，資產階級的數量與工人階級的數量之發展成為正比例，這就是說有多少工業，就有多少資本家，就有多少工人。 但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國，這個比例完全不同了。 我們在上邊說過，因為中國的大產業，如運輸業中之航海業甚至內河中之航業、紡織業、大礦業以及電氣業……等，大部分操在帝國主義者手裏，即外國的資產階級手裏，這些資產階級自然不屬於中國。 可是在這

些企業下之工人，確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如幾萬海員，如開灤之煤礦工人以及在山東，奉天各地凡外國資本家所辦礦山下之工人不下幾十萬，紡織業工人六十餘萬，這均是中國真正的工人階級，而且是最有覺悟的工人階級。 在另一方面如許多官辦之企業，如交通部所屬之鐵路郵電等企業以及兵工廠、造船廠……等，在這些企業裏只有工人，沒有資本家，因爲資本家是政府，即現在之軍閥。 在這些國家企業下之幾十萬工人階級，若拿來與資產階級比，亦完全是多餘的。 以上的說明，完全是事實，這很可證明工人階級在數量上強過資產階級數倍。

我們再來看看工人階階之覺悟力，即革命的要求。

我們已知道資產階級之與外國帝國主義接近者與軍閥有關係者如財政資產階級、買辦階級甚至一部分的工業資產階級，都是反革命的。 可是工人階級却與此相反。 在外國資本家企業與官辦企業下之工人，革命性格外的發展，格外的仇視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 這個完全是物質上直接衝突的反映。 因爲他們直接受外國資本家之剝削與壓迫，直接受封建軍閥之剝削與壓迫，他們天天看見猙獰兇暴的帝國主義與軍閥拿着鞭子向他們打，他們一舉一動都在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嚴重監督之下。 大家想在這樣的環境裏，能不發生反動嗎？ 中國的資產階級有沒有這樣的感觸？ 即中國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能不能得到這樣的教訓？ 中國一班智識階級——大學教授，學生、普通教職員、醫生，服務於公私機關的職員……等，除工人階級在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之企業下所嘗的這種『滋味』，他們能不能領會？ 我曾經同幾個海員、唐山的煤礦工人和津浦鐵路工人談過幾次話，我一提起外國資本家和中國軍閥他們就咬牙切齒。 他們歷數外國人在海船上之怎樣賤視中國海員，怎樣不平等地待遇；津浦路上之英國管理員怎樣地刻薄，唐山之英國人怎樣利害，怎樣地壓制他們，管理鐵路之官僚，怎樣貪暴無恥，怎樣地壓迫工人；當工人罷工時或有什麼要求時，外國人與中國官僚怎樣共同陰謀對付，凡此種種都是我們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 可惜我此地不能一一寫出來。 但是由此我們可知道中國工人階級

所受外國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之殘酷的待遇，比中國任何階級要迫切，所以中國的工人階級認識牠的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比任何階級要明確，要深刻。　這就是中國工人階級能擔負領導中國國民革命之唯一客觀條件、根本原因。

　　現在我們且舉幾件中國工人階級反抗外國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之事實來看，一九二二年的香港海員總同盟罷工，在這次罷工運動裏，以六萬海員居然霎時間能團結一致，并且奮鬥經過月餘之久，結果征服了極兇惡的帝國主義。　他們當時那種奮鬥精神，那種決戰態度，那種持久毅力，是不是資產階級所能望及？　同年唐山煤礦工人與洋灰工人，亦五萬人總同盟罷工，反抗英國帝國主義的資本家，經過很兇猛戰鬥，雖卒爲英國帝國主義走狗封建軍閥楊以德所壓潰，然而中國工人階級之奮鬥，勇敢與犧牲的精神，反抗帝國主義的精神，亦於此可以表現出來。　京漢鐵路的罷工，當時工人竟以徒手而與武裝的軍閥決戰，不惜犧牲一切，這種勇猛、奮鬥、犧牲的精神是何等偉大！　這是不是中國人民直接反抗封建軍閥之破天荒的舉動？　此種偉大的表現，不僅證明了中國工人階級真正能担負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使命，并且證明了牠已是世界革命之先鋒軍了。　在最近廣東商團事變上，更加證明買辦的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對於國民革命之極端相反的趨向。其餘中國工人階級在各方面對於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的表現，都是極明顯而極堅決的。　這完全是由於牠那種天然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的客觀條件所規定。　反過來說，中國工人階級之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的革命性與覺悟力都是天然的。　所以中國工人階級天然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

　　我們討論中國的國民革命問題，絕不要忘記了中國不是一個與人世絕緣的孤島，牠始終不過是全世界許多需要革命的地方中之一個地方。　這一層非常重要，如果忽略了，就絕對不能懂中國的國民革命，將於中國國民革命絕對不能有真正的信仰。　現在全世界已經到了一個整個的革命時期，并且聯成了一條整個的革命戰綫。　在歐、美、日本資本主義國家裏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而

在非洲亞洲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是被壓迫民族對宗主國帝國主義的革命，即所謂國民革命。　無產階級革命與國民革命是站在一條聯合戰線上，同向世界的資產階級即帝國主義進攻，是互相依賴、互相幫助的。　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國民革命的勝利，譬如英國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了，印度的國民革命還成問題嗎？　現在站在這兩個革命——世界的無產階級與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上，當總指揮的就是已經無產階級革命和國民革命成功了的蘇俄。　牠把牠從革命中所獲的勝利，無論是物質的、是精神的都盡力貢獻於世界的革命者，可是參加中國國民革命的各階級中，誰能夠真正容納此種貢獻——尤其精神的供獻即革命的經驗——呢？　資產階級嗎？　牠在世界革命的過程上已是反革命的嫌疑犯，牠很有與世界資產階級聯合之傾向。　所以只有中國的工人階級能容納蘇俄之供獻，能得世界無產階級之幫助，能吸收世界革命之經驗，僅在這一點上，已能決定中國無產階級絕對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

現在還有兩個關於中國工人階級的疑問，應該解釋一下。　（一）有人謂中國工人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裏，滿頭腦還是宗法社會的思想，一切行動還不能脫離宗法社會的習慣，還不能有真正的階級覺悟。　不錯，這是事實，可是絕不能因此遂謂中國工人階級不能領導國民革命。　因為工人儘管有宗法社會的思想，有宗法社會的習慣，但是一到了物質的衝突時，與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真正衝突時，那些平時的什麼宗法社會思想和宗法社會習慣，都失了作用，牠依舊是最勇猛的敢死軍。　這是我們上邊所舉出京漢路工人等的流血事實已證明了的。　并且工人階級經過兇猛奮鬥一次，牠的階級覺悟也就發達一次，牠那宗法社會的思想和習慣也就洗刷一次。　經過幾次兇猛奮鬥之後，不惟宗法社會的思想與習慣不成問題，而且其革命性、其階級覺悟更特別發展。　譬如經濟落後，宗信社會習慣最深的俄羅斯之工人階級（如俄國工人以前篤法宗教就是一例）。　所以特別有革命性就是這個道理。何況中國的資產階級也一樣充滿了宗法社會的思想與習慣

・在這一點比起工人階級來更是落後呢。（二）有人又謂中國工人在物質上不及資產階級的雄厚，彷彿是應該隨著資產階級走的。這裏我不明白，所謂物質基礎，還是指如我上所邊說之工人階級的數量呢，還是指資產階級錢多呢？如果是指數量上說，上邊已答覆了。如果是指錢多，那就未免滑稽了，那就只好數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不要革命了，因無產階級生來就是沒有錢的。然而俄羅斯的『窮』無產階級却已革命成功了。可見『錢多』與「錢少」是沒有問題呀！

（四）

國民革命乃是各階級之合作的革命，除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外，還有農民、手工業者、小商人、智識階級、各種苦力，甚至游民無產階級。我們現在討論國民革命之領導者的問題，對於這些階級的利益之趨向，就是這些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那一方面接近，亦很可決定其領導者的地位。所以我們應把這些社會分子來分析一下。

占中國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農民羣衆，爲中國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誰也不能否認。我們可以說，如果中國的農民羣衆不來參加國民革命運動，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是不會成功的。何況中國的國民革命，農民本是直接的主人翁，即是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也必須得農民的幫助，才有可能。但是農民因爲經濟地位的落後，階級觀念的守舊，無論無產階級革命，無論國民革命，始終只能作一個主要的輔助階級，而不能作領導者。但是中國的農民，按他現時的經濟地位、階級利益，容易與誰接近呢？輔助誰呢？這裏非常的明顯，就是誰能眞正打倒軍閥，誰能幫助牠反抗地主的壓迫，牠就跟誰走、輔助誰。因爲農民近年來因軍閥連年戰爭，苛捐重稅，逼迫到了絕路，所以農民此時之恨軍閥已深入骨髓，我們只看惠州農民之反對陳炯明，湖南農民之反對趙恆惕以及陝西農民之暴動等，就可知道。另一方面因軍閥重苛地主，地主則復嫁之於農民，於是農民之恨地主、反抗地主亦在所發現（尤以廣東爲甚）。但是農民反抗軍閥、反抗地主，

資產階級能夠幫助他們嗎？ 這是絕對沒有的事，并且有許多資產階級同時還是地主呀。 所以幫助農民反抗地主、反抗軍閥的，只有工人階級，這可以拿廣東和湖南的事實來證明的。 指導湖南衡州農民反抗地主反對趙恆惕的全是工人階級的代表，或加入工人階級隊伍的學生，指導廣東惠州、海豐各地農民反抗陳炯明和該地地主的也是如此。 并且我們看最近廣州工團與農團之一切共同的主張與行動，反對廣東的買辦階級陳家軍閥，更可證明農民已經實際跟隨工人階級、輔助工人階級了。 由此我們可以斷定中國的農民必然是跟着中國的工人階級，受工人階級的指揮。

手工業者更容易與工人階級接近，因為他在經濟上與工人階級已相差不遠（手工業者中之幫手已近無產階級，所差者不過一為用手工具生產，一為用機器生產而已），所以手工業者之輔助工人階級，受工人階級的指導，這是絕對沒有疑問的。（譬如廣東湖南的手工業者已很多與產業工人組織在一工會裏。） 并且手工業者不僅在國民革命上是工人階級的助手，就是在將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上也一樣的是助手。

小商人在其性質上，較近於資產階級。 但是他們處處都受大商人的壓迫、排擠，而對於工人階級倒反而不相關。 在反對抽重捐苛稅的軍閥和賤視中國人（自小商人看來是如此）的帝國主義，他們又是必得要參加的。 這樣，所以小商人是容易受工人階級的指揮。

現在來看智識階級。 智識階級本沒有確定的經濟基礎，因此也沒有確定的階級傾向。 牠是依附着社會各種有經濟地位的階級而存在，所以牠不能成一整個的階級，只是備各種階級的使用，在資本社會裏，智識階級十分之八九是附屬於資產階級，充當資產階級的走狗，因此牠常是反革命的，如現時西歐各資本國裏之智識階級十分之八九是屬反動派。 可是在中國却不然，除一部分為帝國主義所收買、軍閥所雇傭、資產階級所役使以外，差不多都有幾分浪漫的革命性，牠們大概雖是資產階級的心理，但牠們實受帝國主義的侮辱（在智識階級看來），受軍閥的

冷視（軍閥不用牠）與摧殘（如學校學生和教職員之要求教育而被打被逐驅甚至被殺就是），所以牠們也很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很贊成國民革命，幷且有時還很激烈地參加革命。　但是誰能夠領導牠呢？　換言之，就是牠要在那一個階級的指導之下活動呢？　這很難確答，但是我可以斷定，如果有一部分的智識階級，仇視帝國主義與軍閥最深之智識階級，即智識階級之左派，牠要成功國民革命，——推翻帝國主義與軍閥，牠必然要受工人階級之領導，在工人階級的意識底下去活動。（關於中國智識階級問題極複雜，容當專著論文討論。）

苦力，即各種夫役，黃包車夫……等，牠們在經濟地位上，是極受壓迫的人，光在這一點已很接近工人階級了，自然是容易接受工人階級的指揮。　游民無產階級，即靑、紅幫，一切土匪和兵士等，這些羣衆確是中國一個大難題，在國民革命上亦很難對付。　他們沒有一定的階級意識。　他們只要飯吃，誰給他們飯吃，他們就給誰服務，不管封建軍閥，也不管帝國主義。　所以現時大部分之游民無產階級都爲軍閥所利用，成了一種保護軍閥實國殃民之武器。　其餘的化爲土匪，也是殺人放火，不分皂白。　本來游民無產階級是受外國帝國主義之商品侵掠而失業，受封建軍閥之剝削與擾亂而更流落，可是牠絕不能懂得這個道理，牠很難認識到牠們的眞正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　然而眞正的國民革命絕不是建築在游民無產階級的基礎上（現時之國民黨就是因建築在游民無產階級如土匪軍隊的身上以致不能成爲革命的黨），所以游民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的羣衆上不甚重要，可是也有相當的作用，因爲牠也是被壓迫的，有時也有用得着牠的地方，不過必須在工人階級的意識指導之下，才可以免除許多危險，才有相當的革命意義。

我們分析以上各種階級，姑除開游民無產階級外，差不多是與工人階級接近的，容易受工人階級的暗示與領導的。　我們現在可以斷定，在物質的基礎上，在革命的覺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環境上，以及中國各社會階級的利益和意識之趨向上，中國的國民革命，只有中國的工人階級

配作領導者，也只有牠能作領導者。

（五）

現在還留下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國民革命，在客觀的條件上，旣只有中國的工人階級能夠作領導者，爲什麽中國的工人階級就不把這個革命，作成自己的階級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呢？　這個道理非常明顯。　因爲：（一）中國工人階級此時唯一的敵人並不是中國的資產階級，而是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軍閥；（二）在世界革命的意義上，在中國革命歷史進化的階段上，中國工人階級打倒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軍閥，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之第一步驟，是中國工人階級走到無產階級革命必經之路；（三）中國的各種社會階級在國民革命的意義上現時是能夠受工人階級之領導的，可是如果拿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上就很有些疑問了，恐怕有許多分子馬上就會變成反革命者。　中國工人階級，在策略上，爲的大敵在前，消滅共同的仇敵，也絕不能使階級過早分化，分去革命的勢力。　有此三個原因，所以中國工人階級在目前只集中各

階級的革命勢力於國民革命之一個焦點上，以期消滅當前之大敵——帝國主義與軍閥。　可是同時中國工人階級的使命絕不限於國民革命，絕不限於消滅帝國主義與軍閥，牠自有牠更偉大的使命，最終的目的——無產階級革命。　所以牠一方面須極力領導國民革命，推動國民革命到底；另一方面又須準備將來之無產階級革命。

列甯在一九〇七年說：『無產階級（指俄國的）的積極責任，是在推動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革命到底而爲其領袖。』接着他又說：『要無產階級抓住德謨克拉西的小資產階級，尤其是農民，以與專制皇帝和叛背的自由派資產階級奮鬥，在這種條件之下才有可能。』（見對於資產階級政黨之關係，列甯全集第八卷四一一頁。）　這是列寧主張俄羅斯無產階級在當時對於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之態度。　當時的俄羅斯與現在的中國很有相彷彿的地方。

所以中國工人階級此時一方面應該起來作國民革命的領袖，推動資產階級性的國民革命到底。　要推動這個革命到底，也就須抓住一切小資產階級（自然最重要的是農民，

而手工業者、小商人、小資產階級的智識階級亦很重要。）以與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和反革命的一切買辦的資產階級奮鬥，那時中國的國民革命才有達到目的之可能，中國的國民革命才不至於流產。

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

陳獨秀

現代中國國民運動，起源遠在中日戰爭以後，當時所謂士大夫（即智識階級與官僚），受戰敗之刺激，由反對李鴻章議和誤國運動，一變而爲維新自強運動，這個運動的中心人物，就是翁同龢文廷式張謇康有爲梁啓超等。當時政治思想分爲二派：一是文人派，首領是在北京的大學士翁同龢；一是實力派，首領是在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鴻章。隸屬翁派的是些都下名士，是崇拜舊的中國文物制度的；隸屬李派的是些辦鐵道輪船電報海軍等洋務人才，是主張採用西洋軍事交通制度的；在當時前一派屬於守舊，後一派屬於維新，兩派在思想上，在政權上，中日戰前即有不少的暗潮。戰後維新自強運動起，兩派思想互變，李派屬於守舊，翁派屬於維新，而暗鬥愈烈，卒以翁派得清帝之助及時論同情，李遂失政權而入居北京。康有爲入北京上書變法救亡幷設保國會，而翁派勢力大張，翁康互相利用，結託清帝，遂造成戊戌變法的局面。

『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這四件事，都是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開始表現他的社會的勢力以前，小資產階級之重要的國民運動。而也只有這四件事配說是國民運動，因爲在這四個運動中，都有廣大民衆參加，不像什麼西南『護國』『護法』都是南北軍人間的互鬥，不但沒有民衆參加，而且沒有絲毫民族對外的意義。

『戊戌變法』運動，所謂變法，不過是一種方法，其目的乃是由變法而自強而禦侮而救亡，其動機乃由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而起。這次運動的優點有二：（一）當時所謂變法維新，較前此老維新派李鴻章等採用西洋的軍事

交通制度，更進一步主張採用西洋的行政教育制度，因此李鴻章等遂為當時之守舊派。（二）當時之變法維新運動，不但在政治思想上生了大變化，即學術思想上也生了大變化；所謂思想上的變化雖然不出孔教範圍，而因為西洋學術思想之輸入，遂使孔教教義起了新的分化：一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之改革派，一是張之洞葉德輝等之護教派。張之洞著勸學篇，葉德輝著翼教叢編，均以明倫衛道之正統自居，斥康梁為異端邪說；這種辯論，使這在此前漢學派今古文之爭擴大到政治上學術思想上普遍的衝突。

這次變法運動的弱點亦有二：（一）變法維新的內容，只主張在現政治之下謀行政及教育制度的改革，並未想到政治的根本改革及其準備，因此，遂引起後來立憲派與革命派之爭；（二）變法維新的方略，未曾在社會上堅築改革派民衆組織的基礎，專思以清帝的威權行之，當時的改革派不但沒有抓住社會勢力，並沒有看清包圍清帝之親貴——統治階級對他們作戰的力量，因此他們遂至為袁世凱所賣，一敗塗地，幾乎全軍覆沒。 他們的妥協性，使他們忽略了民衆的組織，使他們忽略了革命的準備，這是在國民運動中第一次給我們的教訓！

戊戌政變後，清廷的反動，日甚一日，同時，外國帝國主義之政治的經濟的侵略，也日甚一日。 全國，尤其是北方窮苦的農民及手工業者之生活困難與失業增加和帝國主義經濟的侵略（外貨輸入）成為正比例；同時，清廷一方面對內厲行反動政策，一方面圖結外人之歡心和緩其責難，保護外人及教堂之嚴令，紛如雪片的頒布到各縣各鎮鄉；因此，遂造成「義和團」事件。

「義和團」事件的起因十分明白：一是經濟上的原因——農民對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反抗；一是政治上的原因——清廷反動政局趨於極端之結果。

思想簡單的北方農民及失業的游民無產階級，憑了英法聯軍入京火燒圓明園，中日戰爭割地賠款，洋貨充斥物價飛漲，教堂教徒勢力蓋天，政府因仿辦洋學堂洋船洋鎗炮等增加租稅——這些多年的直覺，遂由白蓮教的反清復明運動，一變而為義和團的扶清滅洋運動。 恰當此時清

廷反動的政局日趨極端，無論如何媚外，終不免外人藉口要挾的責難，至外國容納亡命的改革派，尤為清廷憤恨，及義和團運動起於山東，遍及直隸東三省，端莊毓賢剛毅輩遂思利用之以劃除外人干涉，以償其盡量反動之大慾。

義和團之蔑視條約，排斥外力外貨及基督教，義和團之排斥二毛子三毛子——帝國主義者之走狗，都無可非難；義和團之信託神力，義和團之排斥一切科學與西洋文化，自然是他的缺點，然這些本來是一般落後的農業社會之缺點，我們不能拿這些特別非難義和團。

義和團真正缺點是：（一）只是衝動的暴動之一羣，而沒有相當的組織，致一敗而遂瓦解；（二）與反動派合作而為其利用，致失社會上進步分子的同情。這是在國民運動中第二次給我們的教訓！

義和團運動之失敗，在國民運動上遺下兩個極大的影響：一是因此暴露了清廷之罪惡與昏庸，戊戌以來社會上所謂維新黨，分化為立憲與革命二派，這是好的影響；一是因此一般富於安協性的知識階級，附和二毛子三毛子的宣傳，以排外為野蠻為恥辱，損壞了民族革命即反抗外國帝國主義之精神，這是惡的影響。這個惡影響為害於國民運動甚大，遠及於辛亥革命一直到現在。

自義和團事件至辛亥革命十二年中，立憲與革命之辯論，紛起於僑居日本及上海之知識階級；同時，內地之商業資產階級及知識階級的「權利收回」運動亦轟然特起，最著者，若對俄之東三省主權收回運動；若對美之粵漢鐵路收回運動；若對英之山西河南煤礦收回運動，安徽銅官山礦廢約運動，滬杭甬路拒絕借款運動，蘇直魯津鎮路廢約運動；若對法之滇礦收回運動，拒絕滬紹航權運動；若對比之收回京漢路管理權運動；吉林河南四川都組織了保路會，成了大的羣衆運動。這些運動，遍於全國，明明是對於帝國主義者依辛丑條約向中國經濟進攻之反抗。當時的革命黨，還看清廷乃是當時革命運動之唯一動力。

當時立憲與革命兩派之爭，前者是希望清廷的憲政來改造中國，後者是主張以革命的勢力來改造中國，立憲論實在是當時一部分安協的知識階級之苟安，然而革命的結

果，也未達到改造中國之目的：這非不是革命主張之錯誤，乃革命方法之錯誤。　辛亥革命方法錯誤之點正多，最重要的有二：（一）單調的排滿，雖然因此煽動了民族的情感，使革命易於成功；同時并未抓住社會上客觀的革命勢力，卽當時商民之經濟的要求，亦卽反抗外國帝國主義收回權利的要求；因此，革命之目的不爲商民所了解，革命運動遂不得不隨清室退位而中止，因此，中國的產業未能隨革命成功而發展；因此，封建餘孽得勾結帝國主義者撲滅革命勢力，而帝國主義之長驅直入，革命後反比前清更甚；這是辛亥革命之大失敗。　（二）單調的軍事行動，這種軍事行動之基礎，不但不曾建築在民衆的力量上面，卽參加革命的軍隊，也只是被少數黨人權利的煽動，并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傳與鼓勵；因此，軍人以爭奪權利而互鬥的內戰，血污了十三年民國史；這不但是辛亥革命之失敗，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惡。

專做軍事行動而忽略了民衆的政治宣傳；專排滿清而放鬆了帝國主義的侵略，不但放鬆了，而且滿口尊重外人的條約權利，力避排外的惡名，軍所行至，皆以冒犯外人爲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國革命而大伸，清末權利收回運動，無形消滅，借外債，送權利，成爲民國史之特徵；同時軍人以兵亂政，亦爲前清所未有，至如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勾結爲患的局面，亦可以說是辛亥革命方法錯誤所遺下的惡影響。　這是在國民運動中第三次給我們的教訓！

以武力排滿的辛亥革命，失了國民革命的真面目。國民革命的目的物——外國帝國主義者與國內軍閥——因而虐燄愈熾，在此虐燄之下忍受了八年（自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的中國青年，受了歐戰後世界革命的潮流，遂發生「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重要的事實是：北京學生團三千餘人，反對巴黎和約簽字，民國八年五月四日，爲外交的示威、火燒曹汝霖住宅，痛毆章宗祥；六月三日，北京學生講演團被捕者千餘人，上海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要求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幷釋放被捕學生，同時，南京杭州武漢天津九江山東安徽廈門廣州的學生及搬運苦工

先後繼起，一致摩討賣國賊及排斥日貨；至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罷免曹陸章，上海始開市開工開課。

此次運動的優點是：（一）純粹的市民反抗外國帝國主義之壓迫及以直接行動的手段懲罰帝國主義者之走狗——賣國賊；（二）隨之而起的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加舊思想以重大的打擊。

此次運動的弱點是：（一）民族運動的對象，只是當時國際最甚的勾結國內軍閥段祺瑞之帝國主義的日本，而忽略了國際帝國主義者對華侵略之全部情態，并且還有一部分領袖有求助於更險毒的敵人美國帝國主義者之傾向；此傾向，發展到華盛頓會議時，更惡化了全社會。（二）羣衆中無有力的組織與領袖將此運動繼續擴大深入到社會各階級中被壓迫的羣衆，在歐戰後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壓迫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大爆發的機會；當時在南方的國民黨均囚在「以武力和北方爭地盤」的舊政策內，或更周旋於分贓的南北和平會議，并未看清中國革命之戰鬥——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也未看清中國革命之新方向及新勢力，他們對於學生運動取了旁觀態度，甚至有一二領袖還加以懷疑或非難；在北方的青年領袖們根本上沒有革命性，不但臨事脫逃，并且公然提出洄避革命的口號「讀書求學不問政治」；因此，在革命時機有革命傾向的「五四」運動，變成了秀才造反，中國懦弱的智識階級，在此次運動中可謂原形畢露！ 這是在國民運動中第四次給我們的教訓！

以上四次國民運動，都是小資產階級（知識階級也含在內）獨唱的舞台，也就是屢次失敗之根本原因。

可是最後的「五四」運動乃是在歐戰後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國城市工業開始發展中（民國八年西歷一九一九年）發生的；因此，「五四」運動雖然未能達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運動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實際運動，開始了中國革命之新的方向。這新方向便是社會中最有革命要求的無產階級參加革命，開始表現他的社會勢力。

開始表現他的社會勢力之無產階級，無論在階級爭鬥

或民族爭鬥，他的力量雖然還幼稚，而在『只有失敗而無妥協』這一點看來，這一個『革命階級』的特性已充分表現出來。因此，這新方向的運動不過才開始進行，即已做出幾個使帝國主義者驚心動魄的運動：

自海員罷工至鎮壓商團反革命（民國十一年一月十二日——民國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香港中華海員聯合會，因要求加薪不遂，全體罷工，前後加入罷工之海員二萬餘人，全市搬運工人煤炭苦力公私傭工等同情罷工者數萬人，罷工凡五十四日（一月十二日——三月五日），以達到加薪要求而解決。

在此次罷工中，我們可以看出同情援助者由全香港工人以至中國北方的鐵路工人之階級的覺悟；我們可以看出香港公私所雇華人全體罷工時之民族的覺悟；我們可以看出英國帝國主義者運輸停止之恐慌及運輸工人之威力；我們可以看出英政府保護英資本家（船公司）嚴厲的壓迫罷工之一致（香港政府封禁海員工會，勒令各行船館繳銷牌照，以武力禁止海員及一切人民自由出境；上海英官則代船公司招工，并拘捕同情於香港罷工之工人數名。）

由海員罷工勝利起，至京漢路工『二七』慘劇止，這一年中，是中國工人階級進攻時期。由香港廣東而上海而長沙而萍鄉而武漢，沿京漢津浦京奉路而抵山海關，罷工與工會運動，轟動全國，使軍閥官僚資本家側目而視。

工會運動中，比較有力的是鐵路工人，京漢京綏正太粵漢津浦京奉各路都有了組織，京漢尤比較的完備，而軍閥官僚對之也尤為嫉視。

當中國工會運動**最高潮**中（民國十一年西曆一九二二年），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已鎖住了世界革命的怒潮，重復向世界工人階級及遠東被壓迫的民族進攻了；同時，新興的直系軍閥正抱了武力統一的野心，給好和新興的工人階級統一全國鐵路工會的運動相抵觸，寃家狹路，分外眼明，復加以漢口帝國主義者之教唆，沿京漢路各埠商人對於罷工工人之非難，民國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漢路工之慘劇乃起。

『二七』慘劇給我們的教訓是：使我們認識外國帝國

主義者和中國的軍閥官僚商人，他們同立在一條反革命的聯合戰線。

「二七」失敗後，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資本家同時向工人階級進攻，各省（廣東湖南除外）工會或解散或改為祕密的小組，全國工潮一時遂低落下去。

廣東雖無多產業工人，而一般勞動羣衆因為處在五六年來政治上反抗北方的南方政府統治之下，得到普通的集會結社之自由，較之有強固組織的資產階級壓迫下之大都市產業工人，反能發揮其革命性；因此，在全中國工潮低落之時，廣東勞動羣衆不但固能守陣地，最近還能向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進攻——沙面罷工及鎮壓商團反革命都得到了勝利。

沙面英法租界新定入界苛例，實際上只是取締華人，這本是對於中國全民族的恥辱，然而罷工抗議者只是被雇的工人與警察，商人毫無表示，而國民黨右派黨員，反有和英捕房勾結欺騙工人妥協者，幸而廣州市工人聯起援助並力持不妥協態度，香港海員亦表示同情，英法帝國主義者終至讓步。

廣東商團聯團，久有和工人農民對抗的形勢及衝突，最近各縣商團聯團且聯合在廣州商團團長陳廉伯（英國匯豐銀行買辦）指揮之下，陰謀推翻孫中山政府。他們曾勾結國民黨右派軍人以罷市要挾政府發還了私運的槍彈；他們自己說後面有英人援助；他們自己說奉「曹吳的命令；他們居然以武力攔阻國慶日游行慶祝的市民，殺傷了工人學生數十人；罷了市不算，還號召各屬商鄉團集中廣州，對政府及工人取攻勢；工團軍農民自衛軍聯合各校學生及陸軍學生組織工農兵學革命大同盟和商團對抗；從中山因民衆之奮起，遂毅然拋棄國民黨右派妥協政策，以武力擊散商團軍，沒收其槍械。

此次商團反革命之鎮壓，時間雖只一日夜，地域雖只廣州一隅，其實比民國十三中任何大的戰爭都有意義，因為他是中國的工人農民國民黨左派的學生軍人，對於外國帝國主義及國內軍閥富商（商團）鄉紳大地主（鄉團）國民黨右派的軍人政客之戰爭，他是中國現在及將來革命與

反革命爭鬥之縮影。

二十餘年來國民運動給我們的總教訓是：社會各階級中，只有人類最後一階級——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革命階級，而且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之天然對敵者；不但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他是主力軍；即在被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之國民革命，也須他做一個督戰者，督促一切帶有妥協性的友軍——農民手工業者革命的知識階級游民無產者（兵與會匪）及小商人，不妥協的向外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內的軍閥官僚富商劣紳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識階級進攻，才能夠達到國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廣東政府與國民革命

衛金

衛君俄人也，此文係衛君於本年秋由廣東考察歸來，路過上海時所作，當時記者問彼以廣東情形，衛君即以此文授記者，記者見其對於廣東政局與國民黨的觀察，頗有獨到之處，并且拿來與最近廣東所發生的商團事件、右派反動等事實對照起來，更覺衛君有先見之明，今故特譯之於此。

廣東省人民有三千萬以上，南臨太平洋，有很大很重要的商埠和港口，歷年以來早已成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心。從辛亥革命直到如今，中國的革命運動總以廣東為策源地。段祺瑞在北京自任狄克推多時，勾結帝國主義的日本，解散國會，於是國民革命的領袖孫中山便到廣東。民國七年非常國會成立於廣州。孫中山努力要想實行三民主義——這是中國革命的理想，或者以為這種理論在反帝國主義運動裏可以號召全國人民——不論他們在經濟上社會上階級差別。可是實行上現在遇着不少困難，——理想不能即刻實現，自然而然使革命黨不得不想着此中的物質原因和結果——中國反對世界的帝國主義而爭自已的獨立解放，本來確有物質的因果關係，不僅是理論問

變。

廣東的革命政局裏，國民黨自身早已有分化的現象──民國十一年孫中山和陳炯明的決裂，便是一個分化的表現，這種決裂的結果，幾乎危及孫中山的生命，而眞正國民黨的勢力曾因此一度受打擊於廣東。

現在國民黨勢力恢復之後，一年半內，經營廣東的經驗，使革命黨漸漸注意國民解放運動裏各階級經濟利益的意義，雖然國民黨中堅分子還沒有堅決的意志和充分的經驗，使革命運動的基礎建立在廣東勞動平民的利益上；然而大商買辦階級及宗法大農地主的反革命運動者必然要排擠孫中山總理及國民黨中革命分子，不能與之並存的。

中國國民黨的最初形成約在庚子義和團運動與辛亥民族革命之間，當時很足代表中國人民仇恨列強侵略及滿清專制的革命心理──然而還不是眞正的政黨。 還并不是根據黨綱及策略相同而結合的革命的政黨，而僅僅是一班熱心的革命家，痛恨外族的侵略及壓制，並且熱烈的願意反抗，因此結合而成的團體。 辛亥革命的時候，國民黨能鼓動傳播革命運動於全國，然而沒有能依賴平民羣衆以鞏固革命更沒有能以繼續反對列強侵略的運動使革命事業擴大并深入。 孫中山讓位於帝制自爲的袁世凱，這件事便足以表明當時國民黨的性質。

經過好幾年之後，屢次失敗，國民黨才漸漸得着政黨的經驗。 十年前贊助孫中山及國民黨的商人（上海、南京、廣州），擁護革命的中國資產階級，到了歐戰之後最近兩三年內一部分已經對於中山及國民黨不置可否，別部分甚至於有仇視的傾向。 這是因爲這些階級和帝國主義──世界大資本家的經濟聯繫一天一天的鞏固密切起來。

再則歐戰期內，中國工業有相當的發展，幼稚的工業無產階級出現──立刻便和國外國內的資本家開始鬥爭。 民國十年以來到處都有罷工，工潮曾經一度的高漲，直到去年二七的京漢屠殺，才告一段落。 同時幾千萬農民從歐戰以來大受經濟的傾軋而破產，而土匪化游民化──農家手工業日漸消滅，歐美日本的工業品多量的輸入中國，國內不斷的軍閥戰爭，這些原因都使農民不得不大破產

，而發生所謂「土匪」，——其實是一種變相的農民反抗運動。

於是國民黨重新陷入辛亥以前的地位，——可是情勢，雖然約略相同，而中國社會的性質已經大變了。 現在與辛亥以前相同的：（一）平民都很痛恨外國侵略及軍閥的賣國；（二）中國的「高級人員」（軍閥等）私通帝國主義賣國賣民。

確有為中國爭獨立的遺傳性的國民黨，——可是一大部分和以前的資本家和地主有聯繫的國民黨、能否脫離這些分子的束縛，立刻反對他們現在的賣國賣民的行為，而完全傾向勞動平民？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命運全係於此。

國民黨及其廣東政府的行為便是這一個問題的答案。

廣東政府之軍事問題

南方政府最緊要的職任，依孫中山及國民黨的意見，是肅清東江的陳炯明——反革命黨。 陳炯明的根據地在惠惠是爭，他自己州屬下人，——當他沒有背叛革命的時候，已經依據惠州，至少表面上他曾經為惠州人民及綠民盡過「鄉誼」，防禦北軍及土匪。 自民國十一年起直到現在，他反攻孫中山和國民黨，他漸漸的依惠州一帶的大農地主。 他的「政綱」便是廣東自治和聯省主義，——這些主義恰好和廣東的大農地主及大商買辦相符合。陳炯明派的職志便是和帝國主義妥協而維持一般市儈和土豪所需要的「安寧秩序」。 因此他的軍事戰略——恆不致於直接的和北京軍閥政府、吳佩孚等相勾結或者直受他們的指揮；然而這並不是說他不利用其反對革命、反對中山的軍事勢力。

英國在香港的政府用盡種種方法幫助陳炯明，可是也并不願意他真能打勝孫中山。 現在的情形：中山還不得不用全力以征服陳炯明，陳炯明也不得不以全力攻擊孫中山。——這種狀況對於英國是非常有利的。 一切運輸機關——從廣東到上海、汕頭、廈門、韶州，甚至惠州，完全在英國公司掌握之中。 不但如此，香港及沙面的英國銀行資本家還能操縱廣東的金融。 當然在這種情形之中

英國帝國主義很容易達到他的目的：延長戰爭——輕輕的幫助陳炯明面各方面阻撓孫中山。

孫中山及國民黨很明瞭這種形勢，知道陳炯明確是國民革命的阻力，所以認克服陳炯明是緊要的職任。可是這種職任却是很困難的。陳炯明雖然兵力單弱，可是他有他的根據——惠州一帶的窮農。孫中山的軍隊有許多，滇軍湘軍粵軍各自獨立不相統一，往往不聽大本營的指揮和命令。假使其中有一軍能戰勝陳炯明，老實說，還算不得是孫中山的勝利——革命軍的勝利，不過這種勝利總是對于陳炯明力量的一種打擊。

南方政府因此注全力於克服東江，而凡純粹是一種軍事上的籌畫。暫時實在還沒有去想方法使城市及鄉村的貧民羣衆自動的加入這一種鬥爭。國民黨改組之後對於這一種政策還沒有切實採行。軍事以及其他政策上，國民黨還沒有完全明瞭平民的經濟利益，同時對於大商及大農的「階級覺悟」及「階級組織」太不注意。國民黨至今沒有拿勞動平民的利益做根據，——雖然他並不代表資本家及大地主。他只是不明瞭克服陳炯明的事業一大半還靠廣東政府的民政政策決定，並不能專視為軍事，這種民政或者叫陳炯明有隙可乘以自失其根據，或者只是打破陳炯明使陳炯明的地域自有表同情於廣州政府的人民。

國民黨對於商人工人及農民的政策

軍事行動只是革命政治的一部分，這種行動非以勞動平民的利益為根據不可，——國民黨不明白這一點確是一個根本錯誤。可是在現時狀況之下，克服陳炯明的戰爭，至少客觀上是國民解放運動的一部分。最近設立軍官學校，教練政治上有覺悟的青年軍官，預備改良軍隊，——這都是必不可少的革命行動中的軍事工作。可是在政治組織及行政方面却不然了。

國民黨在廣東執政一年半以來，絲毫政治工作沒有做，——使在國民黨之下能建立一個城市貧民的基礎，對於農民亦是如此。恰正相反，廣東工人及農民往往看着國民黨政府是一個束縛他們的國家機關。當這國內戰爭、國外侵略的時期，要滿足工人農民的經濟利益，是一件非

常困難的事，有時候要滿足羣衆必不可緩的要求，倘且實際只是件不可能的事。 可是從國民黨執政以來，他的政策覺使羣衆連他爲平民政治權利而奮鬥的心願都看不見。同時，國民黨對於大商大農向來沒有一定的政策，——而大商大農既有資財又有外國列强的帮助，於是日漸組織起來，——勞動平民的政治及經濟利益便因此極無保障。

國民黨的這種政策——所謂左派的政策，不能說沒有錯誤，大概這種錯誤的原因便在於不明瞭國民革命的政黨的職任，不明白革命黨對於民衆應當持怎樣的態度，怎樣的代表並保護民衆的利益。 右派國民黨更不用說了，他們完全只知道國民黨未改組以前的舊習慣，那時大半是受商業資產階級的影響，無意之中反映他們的利益。 右派國民黨現在已經不滿意國民黨政策的模糊，竭力想他右傾，使他去代表富有階級的利益，終至於與世界帝國主義妥協。 右派的反對中俄協定便是一個明證。 同時右派又反對共產黨，說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使國民黨『多得罪人』，其實要不得罪人最好是不革命。 這種右派的勢力在廣東及廣州很有增長的形勢，——這實際上是反對國民黨的很大的危險力量，——不在外面，而在內面。

國民黨的左派，却仍以爲國民黨是信仰三民主義的一種理想結合，一切不了解或誤會，都可以說明解釋，——解放中國是國民黨員的使命，那裏會有階級利益的內部爭執。 所謂左派這樣的糊塗見解却使國民革命更處危險地位。 因此，他們對於右派的盜勵和廣州奸商的刁難，竟不注意。 因此，他們竟妄信左右派及共產派之間可以好言安慰免去衝突。 因此，他們只知道形式上的要組織工人農民，而不懂政黨組織和階級的經濟組織之間的大區別。

現在國民黨的左派似乎已經看見中國國民革命的社會基礎，因爲工業發展而日益分化。 他們的經驗告訴他們：從前的同道——商業資產階級一天一天的離革命而遠去，漸漸反戈相向了。 別一方面，農民漸漸覺悟要想組織起來以反抗土豪和市儈，工人運動已經成了中國社會生活裏的新動力。 他們很能說出這些新變化和新動力的意義

，可是他們不知道怎樣應用這些新勢力參加國民革命。最初他們的概念，便很簡單——只要在工人中多得黨員，那時一切工人運動和能工運動便都能為國民黨用了。這種機械式的聯絡工人——拉他們入黨，當然不能得到國民黨所預期的結果。因此，孫中山及國民黨當然要另外設法接近羣衆。

很困難的很麻煩的改革：一步步從機械式的聯絡工人進於新的道路——直接影響已有的行會和工會。可是：第一，廣東政府的行政應當使工人看得見政府確有幫助他們的志願；第二，執政的國民黨確乎能贊助工人組織階級的經濟組織。那時，國民黨對於工會運動才能有真正的影響。這兩點上國民黨曾經做過不少的大錯誤——主義上策略上的原因都有。

上面已經說過，廣東政府的注意全在東江，而餉源卻要向廣東的大商人去籌。於是廣東政府便想盡方法要使大資本家自願的獻納。實行上便成了這種怪象：犧牲平民的政治經濟利益而成全富有階級的利益。大商階級看見革命政府對他們這樣態度，而且很明白此中的原因，他們便一天一天的膽大起來，自作主張的要挾廣東政府，今年四五月間，商人罷市要挾，很明顯的表示：雖然國內戰爭非要有如此的財政政策不可，他們都不願意出錢贊成了。當廣東政府想抽酒飯館及筵席的捐，他們便罷市，所謂商團——『紙老虎』竟耀武揚威的巡行廣州市；廣東政府不得已而免捐——商人便算打了一個勝仗。

從此奸商階級日益放肆，他們向勞動平民的進攻漸漸蔓延全省，——商團搗毀工會、攻擊農民協會等。商人的這種勢力也並非驟然表現出來的。半年以前，商人因為國民黨政府還沒有十分『擾亂』他們的經濟生活，自己也還沒有力量，所以事事聽從政府的要求。可是商人漸漸的覺得南方政府不大硬着，國民黨的政策並不確定，便集中力量來對付國民黨。所謂『紙老虎』——就是商團，逐漸成立，佈滿廣州城內各處，並不聽從政府的軍警，全由商人子弟及失業軍人組成，——直到今年五月才成了真正的武裝力量，專門只保護大商人和大地主。五月底

商團開大會，政府代表和國民黨都不能對他有什麼動作。

而帝國主義的報紙却稱讚他是法西斯蒂式的強固組織，能保護『安寧秩序』。

現在政府和工人組織都不得不留意這一商團。可是國民黨及政府對於這件事竟不明瞭他的危險，對於商人反抗革命政府的勢力一天一天厲害起來，也不覺得。國民黨以為只要東江戰勝便很容易使大商階級及商團取中立態度。疏忽之結果，乃至軍械事件，商團和英國陳炯明派軍幷國民黨右派勾結起來，竟迫使孫中山的革命政府屈服了！

別方面呢，國民黨雖然願意得勞動平民的同情，極願意在他們之間有勢力，可是國民黨以為軍事未了，一切實際工作及經濟組織都可以暫緩——『讓他們晚些再組織工會能！』。工人階級的羣衆因此便自然而然開始表示對於政府及某某幾個官吏不滿意的態度。廣東工人大會在今年五月一日開會；延長十九天；工人公開的聲言：政府不保護他們的利益；商人企業家和工人衝突的時候，警察總是幫着企業家；行會和工會實際上幷不受政府機關的承認；商團每每毆殺工人，而政府不管；工會常常在恐怖狀態之中——也許今天明天商團跑來搗毀。工人曾經正式要求承認某幾個工會，而且要求武裝工人，以防商團的襲擊。國民黨現在已經答應工人，幫助他們組織工團軍，幷且幫助他們的軍器，然而實行上還沒有看見什麼成績。

國民黨現在並不組織工人，確言之，卽幷不幫助工人組織階級的工會，第一，因為他們不了解工人的階級組織對於國民革命的重要意義，第二，他們怕工人組織直接擁護自己利益的傾向。國民黨員以為有國民黨工人部，比工會更得力些；以為工人組成工會之後國民黨對於工人的影響便小了。

國民黨員大半不明瞭，不知道對於奸商應當也更確定些的政策；不知道幫助工人組織的必要；不知道假使國民黨的政策，為着國民革命不但要求工人農民的一部分犧牲，而且還要求資產階級的犧牲，那時就絲毫都不用怕工人和手工業民衆，不知道必須組織農民，先為防禦土匪的襲

擊，進一步便可以反抗大地主。

我們想來，左派的國民黨始終還未明白過來，而確定的傾向勞動平民。

有一點大概是絕無疑義的：國民黨的左派是願意反對北洋軍閥——帝國主義的傀儡和外國帝國主義。 他們也明白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鬥爭和蘇聯的反帝國主義鬥爭是歷史上必然要聯合的，他們或者也知道反帝國主義的最不妥協的力量便是中國的勞動平民，所以應當傾向他們，應當為中國民族獨立建設這一個基礎。 他們也開始看出大商買辦階級及大農地主的賣國賣民的行為。

可是他們沒有這樣的勇氣和決斷更換一種傾向勞動平民的新政策。

蘇維埃制度底下民族問題之解決

鄭超麟

霹靂一聲，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羅斯革命爆發，成立了一個蘇維埃的國家。 從那時起，世界上的國家遂分為社會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二種。 在資本主義的國家範圍裏，殖民地受了宗主國壓迫、侵略，宗主國之間又為爭奪殖民地而衝突，而一個國家中之許多民族間也因為種種利害關係無日不在互相傾軋、排斥之中：只這一個民族問題已夠使資本主義寢食不安了。 然而週顧社會主義的國家方面，則當時被壓迫、被侵略的民族已與從前壓迫人的大俄羅斯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中間也沒有互相傾軋、排斥的現象了。 正在國際帝國主義壓迫、侵略底下做解放運動的中國民族應該從蘇維埃俄羅斯各民族解放運動過程中取得經驗，應該知道無產階級革命纔是解決民族問題的徹底辦法。

＊　＊　＊

用強迫手段將無數非俄羅斯民族聯合在『沙皇』的統治之下——這種過程，早開始於十六世紀了。 俄國侵略的方向最初乃朝較無抵抗的東方民族發展，莫斯科以東的各民族先後都就了『沙皇』的軌範，直到十八世紀之末十

九世紀開始，西方諸國如芬蘭、波蘭等也都逃不了『沙爾』的鐵網。十九世紀後半期『沙爾』帝國領土已擴大到全世界六分之一，『沙爾』帝國人口已增加到全世界人口十分之一；但在這個龐大的帝國裏，民族不是平等發展的，那裏大俄羅斯民族是統治者，大俄羅斯民族利益是超出所有落後民族利益之上的。

據一八九七年統計，全帝國人口共有一二八·九二四·二八九人，所屬民族分配如下：（但實際上，大俄羅斯民族自然沒有這官廳的統計表所記那樣之多。）

民族名稱	人數（以千為單位）	百分比
大俄羅斯	五五·六七三	四三，三〇
烏克蘭	二二·四一五	一七，四一
波蘭	七·九三一	六，一七
白俄羅斯	五·八八六	四，五七
猶太	五·〇六三	三，九四
日耳曼	一·七九〇	一，四〇
立陶宛	一·六五八	一，二九
列多尼	一·四三六	一，一二
愛沙尼亞	一·〇〇三	〇，七八
喬其亞及其他	一·三五二	一，〇五
亞美尼亞	一·一七三	〇，九一
列支更	六〇一	〇·四七
赤城與赤格斯	四九一	〇、四二
沙爾特	九六九	〇·七五
烏支柏格	七二七	〇，五七
達支克	三五〇	〇，三〇
摩爾達晚	一·一二二	〇，八七
瑞典	三四〇	〇，二九
韃靼	三·七三八	九·九一
啓爾基茲	四·〇八四	三，一八
巴斯季爾	一·四三九	一，一二
摩爾特瓦	一·〇二四	〇，七九
次瓦斯	八四四	〇，六六
服達克	四二一	〇，三三
赤勒米斯	三七五	〇，二六
古爾德、波斯及其他	二四七	〇，一九
土耳其曼	二八一	〇，二一
宙爾季（西比利亞）	四四〇	〇，三五
鎮略特	二八九	〇，二二
雅古特	二二七	〇，一七
其餘小民族尚無確數		

到了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帝國領土更擴大到二一•七四一•八七四平方啓羅米突，人口更增加到一八一•一八二•六四五人。 這樣廣大版圖、衆多人口的一個帝國，內部民族又那樣複雜，已是很難統治的了，再看各民族經濟、文化水平線之差異，尤其令人失驚。

在這帝國裏，人類經濟的、社會的發展之一切階段都可以找尋出來：從應用最近發明的技術之工廠到應用原始耕種工具之農村，從共產黨指揮下鮮明的勞資鬥爭到原始共產主義遺留帶血族公社的組織都有。 似這樣一個帝國，又加以大俄羅斯民族中，地主、貴族、資產階級之營私專權，自然落後民族愈不能自由發展，而影響所及又自然使全國感覺不安了。

過半數非大俄羅斯民族，語言不同，文化習慣各異，與大俄羅斯民族同處在地主、貴族與資產階級合作的『沙爾』政府統治下，受了强迫的『俄羅斯化』和難堪的經濟壓迫，而所有獨立反抗企圖又都被哥薩克騎兵預先壓抑下去，這些民族對於『沙爾制度』之深仇極恨自無待言了。

高加索民族五十年的獨立奮鬥，結果仍然被政府武力鎮壓下去，事後——往往有整個部落受軍隊驅逐出境逐到土耳其去。 波蘭數次暴動也得到流血的結果。 芬蘭也是一樣。 其他各民族如猶太、韃靼、亞美尼亞等之慘被摧殘，更不可以言語形容。 被壓迫民族在文化上也得不到自由，藝術上之含有種族情感的都被禁止，民族固有的語言文字亦被屏斥於學校、社會和國家機關之外。 此外政府於各民族，特別在東方，又實行經濟的劫掠：這個『和平點做』，就是當地的人民要服從客居的大俄羅斯人，當地人民所佔領的土地亦被大俄羅斯的地主和哥薩克兵靠藉官廳的權威霸佔了去，而且將他們驅逐到惡劣的、不毛的地方。 政府這種行爲是有二重目的的：一面遣送缺少土地的或簡直沒有土地的貴族、地主到弱小民族去，就可平他們的慾望；一面靠着這些分子在弱小民族中可以預防各民族的暴動。 結果當地人民都失却經濟的基礎——土地，至於求乞與餓死。 因此種種，各非大俄羅斯民族對於大俄羅斯人的關係，對於畜奴者的關係，永遠充滿了猜

忌與仇恨，而各民族歷史中，反對官吏等之暴動事件也就因此層出不窮了。

這種經濟的刼掠到了中部工業開始發展時，更加厲害，亦以東方為尤甚。「沙爾」政府不但不肯提高弱小民族的文化、政治地位，而且還要以人工壓抑這個文化、政治之發展，將弱小民族變成殖民地，供給大資產階級的原料，而售其製造品等。　這個便夠說明這些民族在種種方面何以還保存封建的、衛士的勢力在廣大羣衆上頭。　舉一個例來說，全俄一千八百萬回教徒裏頭，據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調查受過中等教育的，只有三九四六人，即佔全數四萬五千分之一，他們又差不多完全是有錢人的子弟，至於受過高等教育的那只有一九〇八人了。

在這個狀態之下，所以無產階級反抗「沙爾」制度的運動一起，被壓迫民族即刻風起雲湧拔刀相助，最初只是文化比較提高的西方諸民族，如波蘭芬蘭立陶宛等，特別是各該地的無產階級，但其後多數落後的東方民族也參加這個運動了。

潛伏在「沙爾」政府威權之下的民族運動，到了二月革命發生，「沙爾」政府推倒之後，遂一發而不復歇。舊俄境內各民族都各自組織「民族蘇維埃」，各自提出「民族自決權」去抵制「沙爾」政府遺傳給臨時政府的侵略的民族政策。　但可惜這種「民族蘇維埃」的指導權那時卻落在各民族的資產階級、智識階級、「上流人」、紳士手裏——他們自己剛從壓迫底下解放出來即自信以為可以支配本民族中的一切，殊不知全俄勞動者革命努力之企圖卻超出他們想像力之外了。　各民族中這般「上流人」們，不但要支配本地勞動者，而且時常表現他們的帝國主義傾向，侵掠鄰近較落後的民族之野心。　韃靼的資產階級，假託聯合俄國境內回教徒口號，在卡站組織一個「回教徒蘇維埃」，謀併吞鄰近的巴斯季族、啓爾基斯族等；同樣巴庫也成立了一個「回教徒蘇維埃」，要統一高加索一帶。　烏克蘭和芬蘭二民族的資產階級也羣向臨時政府宣佈獨立，要自剝削本地的勞動者。　結果在俄國全境內遂成異常複雜的局面：一方面是各民族的蘇維埃和臨時政府

之衝突，一方面又因爲革命前進，引起各民族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衝突。 這是必然現象不足爲奇的，因爲在資本主義國家組織底下本沒有徹底解決民族問題之可能，以包含被壓民族之俄國，舊時秩序又完全是以威權維持的，一旦威權中樞既倒，新的有力的政府還未形成，各民族間關係之一場糾紛自無待言了。

＊　＊　＊

當時所謂臨時政府雖然外貌承認『民族自由』，但實際上仍然完全沒有放棄舊政府傳下來的對於各民族之優越權』，且進一步還想實事上發展，打通地中海交通，佔領土耳其和小亞細亞。 其實這也是必然的現象。 俄國資產階級當時已經是帝國主義者，剝削、侵略弱小民族乃是帝國主義生存之要素，不管臨時政府如何發表保障『民族自由』之宣言，無論他說得比威爾遜十四條更是好聽，但其生存條件迫得他對於民族問題不得不取侵略的態度，但被壓迫民族裏資產階級的解放要求無論說得怎樣爲全民族利益，亦是笑裏藏刀，別有作用的。「資產階級老是提出自己的民族要求爲第一個意義，而且無條件地提出；無產階級則不然：民族的利益應該安放在階級的利益之下。』 懂得列寧這一句話，我們纔能分別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解決民族問題之態度，纔能知道無產階級對於民族問題應取何種策略。 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中葉贊助波蘭的民族運動，而反對克夫與南斯拉克的民族運動，這一點在資產階級政治家們看來一定以爲是矛盾的理論，殊不知當時波蘭解放運動成功可以助長歐洲革命潮流，於無產階級有許多益處，而捷克南斯拉夫運動成功不過替『沙爾』的反動勢力張目吶喊，於無產階級是有害而無一利的，——馬克思即以無產階級利益立足點來解釋這個辯證法的矛盾，這個自非資產階級政治家夢想得到。

俄國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的指導者——波爾札維克，早就應用馬克思的觀點來處理民族問題了。

民族問題的討論，在俄國黨中，還在一九〇五年以前。 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會議——一九〇三年——中，即因民族問題引起一場大辯論。 當時猶太工會提議

黨的組織應該用聯合會形式，以爲猶太工人在俄國工人中有種種特殊情形必得另組織一種團體，再以團體資格加入俄黨。 其實猶太工會因受奧國社會民主黨改良思想影響，要在『沙爾』統治之下取得『民族文化自治』，自然是一種空想，但這個提議却是很重大一件事情。 如果大會接受這個提議了，那無異於承認將帶國際性的無產階級政黨劃裂爲許多民族的政黨，以分散自己的勢力。 所以革命馬克斯主義一派——波爾札維克，列寧一派——即堅持中央集權，竭力反對這個提議。 結果大會拒絕了猶太工會要求，而另成立一條決議案：斷定猶太無產階級與其所在地無產階級之密切聯絡是絕對的必要；僅有這個聯絡才能戰勝一切帝國主義和反猶太人主義；改變猶太無產階級與其所在地無產階級現有的組織是不可能之事。 這個決議一出，遂爲猶太工會退出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之藉口，然而當時列寧一派的主張是極對的。

其次就是俄黨與波蘭社會黨關於波蘭獨立問題之爭執。 波蘭社會黨根據國際承認波蘭獨立口號，以爲任何階級爭鬥，任何歷史情況，波蘭獨立一個口號終須成爲波蘭無產階級奮鬥的根本口號，至於無產階級本身解放，反是次要的事。 這種絲毫忘却階級觀點之盲論，不但受列寧的嚴重批評，而且波蘭社會民主黨左派，以盧森堡爲領袖，也攻擊這種謬論了。

但盧森堡更進一步攻擊一八九六年國際倫敦會議提出的口號：『民族自決權』。 據她的見解以爲資本主義發展已使波蘭和俄國接近起來，如果主張分離這二個國家那就是反動行爲，違背了客觀合理的經濟集中。 其實她不知道『沙爾』政府的鎖鍊打開之後，二國經濟之接近不特不因之停頓，而且必然要更猛進呢。 列寧曾做過許多論文駁斥民族問題中這種左派幼稚病。 一九一三年波爾札維克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決定：『關於被『沙爾』專制壓迫的民族之要求自決權，卽分離和組織獨立國家之權，社會民主黨應無條件地贊助之。』 這個決議繼續又說明凡有利於勞動運動之民族自決權與任何時間、任何條件的民族分離，有很大區別，不應混爲一談。 在每個單獨情

形之下，無產階級政黨應該立足在本階級利益上，藉當時狀況來解決問題。

到了二月革命之後，臨時政府正忙於對付烏克蘭與芬蘭事件，波爾札維克即於四月二十四至二十九日開全俄會議對於民族問題議決：「在俄國版圖內所有民族應該承認有自由分離與組織獨立國家之權利。否認這個權利，或是不採用種種方法保障這個權利之實現，即等於保存佔領與兼併的政策。惟有無產階級承認這個權利才能保證各民族工人之完全一致，才能做到各民族之德謨克拉西的接近。目前芬蘭與臨時政府之衝突更加可以證明否認民族分離之自由勢非達到直接繼續『沙爾』政府之政策不可。」這個議決案在當時影響是很大的，既證明大俄羅斯資產階級不能拋棄歷史傳統政策，同時又取得被壓迫民族對於無產階級之同情。

從波爾札維克黨歷來處理民族問題態度看來，可知牠完全站在無產階級利益上，其解決辦法之主要點始終是民族自決權，直至於能自由分離和組織國家，——因爲當時

這種辦法是唯一的利於無產階級。這不單是十月革命之口頭的主張，而且十月革命之後實際也就如此了。

△ ※ ▽

俄國無產階級取得各弱小民族的勞動者同情與贊助，而成功了歷史上破天荒的十月革命。政權就歸蘇維埃以後，波爾札維克從在野的政黨一躍而爲在朝的唯一政黨，向來對於民族問題之主張遂有實現之可能。

蘇維埃政府成立後，在民族問題中第一件做的事就是十一月二日發表一篇「俄羅斯民族權利宣言」，內有很重要的四條說：

（一）俄羅斯民族一律平等，一律有主權；

（二）各民族有自決權，其範圍擴大至於能分離，組織獨立國家；

（三）所有民族的、宗教的特權和界限一律廢止；

（四）居住俄羅斯境內之民族小團和種族團體都有自由發展之權。

這個宣言就是後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合（或簡

稱「蘇聯」）誕生之種子。　那時有二個民族問題：烏克蘭與芬蘭之獨立要求，曾攪擾得臨時政府手忙脚亂，到了此時已很容易對付了。　是年十二月蘇維埃政府承認芬蘭的分離權，同月又承認烏克蘭民族共和國『有完全從俄羅斯分離之權或與俄羅斯共和國發生聯邦關係之權』。　這兩個問題之解決就是蘇維埃政府解決其餘民族問題之模範。

此時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波爾札維克）已改名爲俄羅斯共產黨了。　但黨裏對於民族問題仍然有一部分人抱別種見解。　一九一九年三月共產黨開第八次大會——這是最重要大會之一。　會場上有人仍保存盧森堡的見解，以爲『民族自決權』口號在社會革命時代適成了聯合反革命勢力的口號，而共產主義者是沒有民族的。　這種見解隨後經過幾次事變已從根本上推翻了，這完全是沒有看到各民族歷年反抗大俄羅斯民族心理之不易消滅，纔發出這種見解。　大會討論結果仍然是列寧一派主張取得勝利。這通過的黨綱中，第九條關於民族問題如下：

『俄國共產黨關於民族問題決定如下：

（一）在根本上決定聯絡各民族的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共同從事於推翻地主及資產階級之革命鬥爭。

（二）舊時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爲取得被壓迫民族的勞動群衆信任起見，必須撤消任何民族團體所有的一切特權，主張民族完全平等，承認殖民地或低等民族有分離獨立之權。

（三）爲同樣目的，黨提議將按照蘇維埃制度組織的國家用聯邦制聯合起來，這是走向完滿統一的過渡中之一種最進步的形式。

（四）關於誰是代表民族分離意志的問題，黨站在歷史的階級觀點上，估量該民族歷史發展的程度——從中世紀到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或從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到蘇維埃或無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等——然後決定。　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舊時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必須特別注意、留心於被壓迫或低等民族勞動群衆中民族感情之遺留。　惟有應用這個政策，才能創造一些條件，適合

於國際無產階級不同民族分子之真正堅固的、自願的聯合；這是許多民族蘇維埃共和國在蘇維埃俄羅斯周圍聯合起來之經驗所證明了的。』

黨綱這一條的真確性到了一九二一年黨的第十次會議更加證實。　但那時民族問題中又發現了二種不好的傾向：一方面是離開了共產主義走向大強國的、殖民者的、大俄羅斯的國家主義之傾向；他方面是離開了共產主義走向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民族主義之傾向，如夾囘教主義之類。　後一種傾向實是前一種傾向之反動，根本上前者較之後者危險更大，因此前一種傾向不消滅即難於處置後一種傾向。　到了一九二三年黨的第十二次會議，這種傾向之表現更加顯然了，大會於是乃成立一決議案重新聲明四點：『（一）堅決地否認民族關係中所有各種強迫的形式，（二）承認民族處理自身之平等和主權，（三）承認民族間鞏固的聯合只能建築在協作的和自願的原則上頭，（四）宣言此種聯合只有資本權力推翻之後才能存在。』

好在那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合已經成立，每個蘇維埃共和國中間關係得着恰當的規定，從此民族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營壘裏已算完滿解決了。

疊　疊　疊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合是俄國共產黨歷來主張的民族政策之必然的結果，同時也即是世界政治經濟的客觀局面所必然造成的。　這個聯合成立之過程可分為二期：

第一期是各民族中階級分化時代。　革命以來，各民族脫離了『沙爾』的羈絆，解放運動遂風起雲湧而來，但內部因為階級利害關係，貴族資產階級主張與大俄羅斯分離，勞動者則竭力要求同勞農政府攜手。　上面所舉烏克蘭、芬蘭二事件就是很好的例。　芬蘭政府成立後，始終落在資產階級手裏，結果做了帝國主義走狗反對蘇維埃俄羅斯；烏克蘭則不然，獨立政府成立後不久，即被勞動者暴動推翻了而另組織蘇維埃的政府，聯合於大俄羅斯的無產階級。　其餘民族中發生類此的情形很多。　協約國的帝國主義往往利用從舊俄分離出來的民族反攻新俄，而勞動者執政的民族則反幫助新俄，以抵抗協約國的帝國主義

。——這一點也可證明當代民族運動與勞資二階級鬥爭是二件密相含接不可分開的事。 在這個情況底下，自然每個蘇維埃國家都感覺有互相聯絡的必要。 一九一九年六月一日蘇維埃全俄執行委員會決定聯合大俄羅斯、烏克蘭、列多尼、立陶宛、白俄羅斯等蘇維埃共和國從事於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鬥爭，幷議決集中底下諸部分事業：（一）軍事組織和指揮，（二）國民經濟蘇維埃，（三）鐵路管理和事業，（四）財政，（五）勞動人民委員會，——為的是在一個總指導之下，便於一切的進行。 然而此種計畫，在反動潮流日甚一日之一九一九年是無實現希望的，果然六月以後上述諸蘇維埃共和國，除大俄羅斯以外，都被那受協約國嗾使的反革命先後推翻了！

第二期是蘇聯組成各分子之恢復及聯合成功時代。紅軍戰勝反革命，從一九一九年年底起，各蘇維埃共和國開始恢復政權，各國中間聯合的過程亦於此時開始。 最初恢復的是烏克蘭，其次接踵而起的是亞裁倍雲、白俄羅斯，最後是二個高加索共和國：亞美尼亞和喬其亞，——但波羅的海沿岸諸國至今終究走入資本主義國家營壘一邊去了。 到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聯合時機已經成熟，全俄蘇維埃第十次大會上史大林演說，提出聯絡各蘇維埃共和國為一個大聯合之三種理由：第一對內的關係，（1）帝國主義戰爭和國內戰爭之結果共同感覺經濟來源之缺乏之必須合作，（2）歷史上各民族間自然分工創成互相依賴狀態，獨立生存以求完滿發展殆為不可能之事，（3）主要交通機關之統一在各國發展上有重大作用，（4）財政來源缺少，阻礙了我們的計畫與節儉；第二對外的關係，（1）因軍事要求，必須聯合戰線抵抗多方面仇敵之進攻，（2）對外商業與外國資本接觸，需要嚴密的統一；第三蘇維埃組織是國際的，應該盡量發揮勞動者團結精神。史大林報告取得一般同意，結果成立一個決議案：定出組織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合的計畫，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召集第一次蘇維埃大會，到了一九二三年七月六日公布憲法（譯文見新青年季刊第二期）。 為被壓迫階級、為被壓迫民族奮鬥之『蘇聯』從此誕生了。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合由四個共和國——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白俄羅斯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高加索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亞兹培裳、亞美尼亞、喬其亞）——組成起來：各共和國領土、人口分配如下：——

國名	領土（以千平方瓦斯特爲單位）	人口（遠東除外）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	一七•七四七	九六•三三七•四八五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三九三	二六•〇〇一•八〇二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五二	一•六三四•二二三
高加索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	一六九	五•六八三•七六七
總數	一八•三六一	一二九•六九七•二七七

這些社會主義國家既然互相聯合起來與資本主義國家旗鼓相當之後，於是在其面前即橫着二個問題，即：對外如何抵抗帝國主義侵略，援助其餘被壓迫民族從帝國主義解放出來；對內如何提高落後民族之政治組織的、經濟的、文化的水平線，以築下未來社會主義社會之根基。 而對內問題尤其難於解決，因爲各民族種種方面相差太遠旣如前所說，如欲均齊發展自非待以時日不可。 現在將蘇聯在這範圍內所已做的工作，略述於下：

政治方面，即國家組織方面。 按照各該民族情形組織蘇維埃，這些蘇維埃內容不必盡同，譬如大俄羅斯的蘇維埃制度，絕不是土耳其斯坦的蘇維埃制度之類，這些蘇維埃共和國的獨立性是很充分的，管理指揮的人大半是本地人，語言相通，又熟悉該地風俗習慣及人民心理，他們發達和鞏固適合於該地情形之國家，然後將幾樁重大的事

業如外交、軍事等，交給聯邦政府支配，——所以聯邦制度是在這個過渡時代多民族的國家中最良好的國家組織。

經濟方面。蘇聯內部各民族經濟發展太不平均，大約大俄羅斯和烏克蘭、白俄羅斯一部分及亞裁倍爰、亞美尼亞一小部分雖程度有差別，但總算是經過工業資本主義的。這些民族總算起來有三千五百萬人。其他許多民族如烏支貝克、亞裁倍爰之大部分，韃靼、巴斯季爾等簡直沒有經過工業資本主義，其中有時即許有資本主義痕跡也不過是商業資本主義罷了。其餘還有一千五百萬人之許多民族還在農業社會，現在也不過開始從游蕩狀態過渡到固定狀態，還保存着血族公社組織遺跡，如啓爾基茲、土耳其曼、赤城等。此外還有更落後的許多民族，如北部西伯利亞野人。在這個狀態之下，要把這些複雜經濟提高至同一水平線上，現時殆爲不可能之事。蘇維埃政府任務在乎於農業地域恢復落後的經濟，於半游蕩半固定地域則從事於地質改良，使該地民族得固定經營農業；鐵路、電線之擴大也是提高落後民族經濟之一法，至於提高這些民族之工業，蘇維埃政府已實行遷移工廠到經濟落後地域去，同時又可接近原料產地免轉運之勞了。

文化方面。這些民族文化程度之差異亦極可驚。在土耳其斯坦、啓爾基茲等地，以前差不多沒有一個小學，沒有一家報館，全俄帝國中不識字的人異常之多，但經過最近幾年政府在文化上的努力，現在已大不同了。在中央設有「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西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全俄東方研究協會」等機關及舊時「東方學院」之改組，又成立東方與西方二個出版部，政府各機關也盡可能應用各民族的語言文字等。在各地方，文化機關如學校、報館、俱樂部、戲院、書局等，亦如雨後春筍一般怒發出來。即仍舉土耳其斯坦，啓爾基茲爲例：現在已有幾千小學、幾個大學，專門學校、師範學校等，又有本地文字出版的種種日報、雜誌及圖書館、俱樂部之類，而啓爾基茲城市不識字人的數目幾乎從百分之百減至百分之五六，四、——由此就可看出政府在文化上建設之成績了。

經過了七年的破壞與建設之後，俄國境內諸民族已由被壓迫、被侵略、被剝削地位變成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了。我們——還呻吟於國際帝國主義壓迫、侵略、剝削底下的中國人，相形見絀之後應如何欣羨，如何效法呀！然而我們不應忘記民族問題這樣解決『只有資本權力推翻之後，纔能得到。』這個道理是很淺顯的。拿烏克蘭、芬蘭與臨時政府之衝突來看就可證明，雖然『沙爾』權力崩倒之後，如果沒有十月革命，這種衝突之結果不是大俄羅斯民族恢復舊統治權，便是各民族之分立成『巴爾幹化』；再拿波羅的海沿岸諸國做例，如果沒有十月革命，現在許多蘇維埃共和國將也同波羅的海沿岸諸國一樣變成了國際帝國主義爭奪的目的地，如此即等於從甲強盜劫掠下逃走出來，而仍落在乙強盜的山寨裏；此外如較強的韃靼吞併較弱的巴斯季爾、啓爾基茲，較大的喬治亞壓迫較小的土耳其斐等種種事實，如果沒有十月革命，也必定要實現的，——總而言之，沒有十月革命，俄國境內民族仍然逃不出帝國主義羅網，尤其是無產階級要長遠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如今，地球之六分之一已染遍紅色了，但資本主義國家的營壘裏怎樣？亞洲、非洲殖民地之痛苦較甚於舊俄諸弱小民族，而國際帝國主義手段之辣又遠勝於『沙爾』的枷鎖，——這純然是十月革命前俄羅斯帝國之一幅放大的寫真。讀過了以上所述蘇聯諸民族解放經過及其現狀以後，我們知道是無產階級革命解放牠們，是俄國共產黨歷來所應用那站在無產階級利益上的民族政策解放牠們。因此，我們斷定只有在共產國際指導之下，繼續這個民族政策，纔能解放在國際帝國主義壓迫底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衆。

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列寧的提案早就指示我們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運動之意義及其解決方法了！

國民革命之土耳其

瞿秋白

（一）

土耳其的革命黨，大家都知道，最初是『少年土耳其』黨，——雖然有人以為『少年土耳其』不成其為政黨，然而他在土耳其革命史上，社會與政治兩方面，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當『少年土耳其』派是政黨，本來是不對的。『少年土耳其』派自己竭力避免『黨』字，彷彿中國人『朋而不黨』的成見，唯恐人家說他們有黨見。組織上他們是一個祕密結社，與中國同盟會同樣帶着『江湖性質』，——最初叫做『統一進步會』(Ittihad ve Terak y)。一九〇八年土耳其革命前，『少年土耳其』派并沒有黨綱；革命之後幾個月方才定出黨綱來，其中的模糊矛盾，簡直比機會主義最盛的法國資產階級政黨還厲害得多。原來的立憲主義，變成了擁護可蘭法典；原來的民族平等主義，變成了屠殺亞爾美尼亞人的民族自大主義。……并沒有一定的政治綱領，而祇有許多不同的政治想望混而為一的化合物——土耳其初生的資產階級的實際要求。

『少年土耳其』派的社會成分是怎樣的呢？『少年土耳其』派是代表土耳其資產階級的。可是彷彿是一個歷史的誤會——當時的土耳其并沒有現代式的資產階級！何以如此？這却應當從土耳其與國外資本主義的關係說起。帝國主義用極細膩的方法侵入土耳其，占領他的經濟生命。最重要的方法便是外債。——埃及、波斯、中國都是如此。克里米之役（一八五四——一八五六俄土之戰），土耳其在歐洲借了二十次外債，於是他便成了英法德各銀行的債務者。這些國債利率都非常之重，所以等到一八七六年，單是利息一項，土耳其便要付一千四百萬土耳其鎊，國家收入總數不過一千八百萬。破產卻在目前，不得已而轉利歸本苟延殘命，其實如此便是利上加利，担負更重（一八八一年）。不久，便成立了外國管理土耳其財政的機關『鄂圖曼國債管理處』(Conseil administration de la Dette Publique ottomane)——好像中國的稅務司似的，——土耳其的煙酒鹽稅、漁業稅、印花稅都歸他管轄。國債處的收入占了土耳其國庫的三分之一。外國資本主義簡直漸漸把土耳其國民經濟的

收入，完全握入自己掌握之中。 當時所謂『邪託孟銀行』簡直祗存一個虛名，實際上完全是法國人的，而且獨占土耳其的金融權，既是國家銀行，又是商業銀行。 至於鐵道的建築和管理權，却又完全在德國資本家手裏，——所謂德意志銀行 (Deutsche Bank) ，便是總機關。 每一條鐵路都有所謂『基羅保證』，就是國家發行的特別債券——每一基羅米達鐵道，債券上規定價值若干，如巴達鐵路分司 (Socl'ete Imp'eriale Ottomm e du ch'emin de for de Bagdad) 收入國家所給『基羅保證券』每條值一萬一千法郎，而實際上每一基羅鐵路僅值六千至九千法郎。 這些特別債券的利息又要許多租稅去担保。 土耳其的工業，也大半爲歐洲某幾個託辣斯所壟斷，如煙業完全歸法國公司 "Regie de Tabacs" 所獨占；敘利亞絲業實際上爲里昂幾個絲廠公司所壟斷；棉業發展得很快，不久便集中於希臘工廠家之手，一部分爲德國公司 "Deutsche Levant inische Baumwollegesellschsf." 所占有；葛臘克黎 (Gr'aklee) 的煤鑛是德國公司的財產，荷北 (Hope) 的銅鑛爲德國工廠家所獨占……并且，土耳其和列強訂的條約，使土耳其喪失規定任何專賣之權及增加關稅率之權，——亦是協定關稅制度。

外國資本家在土耳其有絕對的貿易自由，土耳其人反而受條約的束縛。 土耳其財政部屢次想求列強批准增高輸出稅 (從百分之十一增至百分之十五) ；可是直到歐戰，始終沒有成功。 外國人呢，差不多絕對不納租稅；就是國內稅則，不得外國政府同意，對於外國人也是不能生効力的。 土耳其資本主義化了；可是土耳其在這種經濟侵略之下，自己的工業資產階級決無發生之可能，一切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當然亦是如此。 三十三年的英英德蘇丹的統治，極端的專制更是一個助緣：全國佈滿五萬偵探，『自由』『權利』『聯合』等字眼都被禁止；賂買威嚇，無所不用其極，不用說普通的人，便是鼎鼎大名的政治家『Ikdam』報主筆亞黎基馬爾 (Ali Kamal) 都被政府收買；對於異族亞爾美尼亞人等的殘暴敲打或屠殺——當時的政治統治是如此。 不但政治有這些阻礙，經濟上也是

如此：畸形的病態的蘇丹有許多迷信，禁止建築電話電燈電報以及採取地下的礦物，甚至於命令沒收輸入的機器——因爲他怕這些東西都變成暗殺他的工具。　這種情狀之下，工業資產階級當然不能發展；可是，甚至於商業資產階級都沒有，這不是更奇怪的事嗎？

普通總有一種唯心論的解釋，說土耳其人天性不喜歡商業，可蘭經又有種種限制商業的條文，因此，對外貿易完全在歐洲人手裏，國內商業又大半操於基督教徒的土耳其國民——亞爾美尼亞族、希臘族等等。　其實這完全不對。　最主要的原因是國內市場之衰落。　因爲租稅制度的苛刻，鄉村人民簡直沒有購買力。　田稅向來是所謂什一稅（Ashar），直到歐戰開始時，抽取的還是物產，而不是貨幣，並且行的是包稅制。　什一稅不過是一個虛名，包稅人的作弊和濫用職權，使什一稅變成六一稅或七一稅；再加其他稅捐——農人一年的收穫，差不多祇剩三分之一是自己的。　基督教徒的異族人民，卻大半居住在城市裏，他們不担負物產稅和國家的力役，而且受歐洲列强基督教國家的保護。　因此種種，基督教徒比土耳其人容易經營商業——實行那所謂『資本之最初積累』，而成商業資產階級；這種積累資本的過程又常常是在土耳其國外進行的。　希臘族和亞爾美尼亞族，因爲民族上及宗教上的聯繫，往往僑居在希臘及俄國，他們在那裏所積聚的資本，便輸進土耳其的商業市場。　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土耳其人對於亞爾美尼亞人的大屠殺之後，昂納託列亞地方發現了土耳其資產階級，可是數量上這一資產階級實在微弱得很。

土耳其既沒有工業及商業的資產階級，便亦不會有鄉村的所謂貴族的資產階級（即資產階級化的地主——封建與資本制度之間的過渡階級）；況且，摩罕默德第二時，王權統一的過程十分激烈：貴族大都被殺，田地早已沒收，所以土耳其已經早已沒有貴族及閥閱制度。　固然，地主制度曾經復活，可是已經受一替的蘇丹的限制：田地享有權每次祇發欽賜特權二十年——蘇丹隨時可以收回。　因此，新的地主與田地關係少而與官職的關係多；他們的

田地都不是自己經營的，而是出租給農民的。 歐洲土耳其（馬其頓等處）的田地制度却不同些：因為土耳其人征服東羅馬時，對於東羅馬人的封建制度曾經加以法律上的承認，經濟生活沒有起大變化，至今還保存着大地主和小地主。 這種地主階級與蘇丹的關係密切，而與資產階級的關係疏。 一九〇八年革命時，他們反對『少年土耳其』派最厲害，便是一個證據。

土耳其的社會結構簡直是一個金字塔——中間抽去了幾層中介階級，祇有一頂一底：最下層是農民，最高層是蘇丹官僚、半封建階級以及西歐資本家。 上下兩層之間，祇有弱小的基督教徒資產階級。

（二）

然而土耳其國內的資本積聚過程，在這種鐵道鑛山漸漸開發，消費方面漸漸的資產階級化的社會裏，决計不會不發現的。 政治上經濟上守舊力如此之强，真正的資產階級不能產生，於是產生一種假資產階級，代行他的使命——就是官僚階級。 國內市場既甚衰弱，又絕對不能與西來資本相競，土耳其社會之中祇有官僚階級能實行『資本之最初積聚』。 官僚階級積聚資本的方法，第一便是賄賂，上下相效，簡直是家常便飯。 商業工業金融業完全在外人之手，除出官署實在也沒有可以積聚資本的機關。 第二便是包稅制，包稅人的違法作弊，各級官員的朋分陋規，都是從農民身上搜括來的汗血，甚至於中央政府的大吏也參與其事。 第三便是大吏所享有的欽賜田畝，他那三四層的田租，尤其是剝削農民的工具。 再則，第四，最重要的利源便是國債。 每次國債成立，經手機關的官員最少得有千分之五的回扣，這已經成了一種習慣法。 一九〇三年一切國債轉利歸本的時候，所提的『手續費』竟占全數百分之五。 一切租借地及軍需品的訂購等，當然亦有『手續費』和明的暗的回扣。 靠這些來源發財的寄生階級，人數是極其衆多，當一九〇八年革命之後，『少年土耳其』派實行減政——單是國務院裏一百四十六人中，便可以去掉一百八；財政機關裏裁減一千五百人。 可見土耳其的官職，在資本主義初期，簡直和美洲的

金銀、非洲的奴隸對於西歐資本主義的作用一樣。土耳其國內的『做官熱』的原因，便很可以明瞭了。

可是，真正的資產階級亦已經有了他的根源。一切資產階級都是從小資產階級發展出來的。假使土耳其的資產階級帶着官僚性質，那麼，真正資產階級革命的動力——小資產階級，亦帶着官僚性質——智識階級的胥吏。

十九世紀之末，因社會的資本主義化，土耳其內已經發現了很多的歐化的政府機關，其中便不能沒有新式的智識階級。譬如軍官和醫生，電報官吏，國債管理處的簿記生及職員，以及其他歐洲式的機關或企業裏的雇員。這些下級胥吏的生活狀況非常之艱苦。新式胥吏常常受偵探的監視，每年軍官學校的畢業生總有幾個人充軍到亞剌伯及非洲沙漠裏去，或者直接送給軍事裁判所。這種智識階級很不容易找到職業，學校及法庭完全在回教教堂之手，新聞界又受政府嚴厲的監視。就是當胥吏的智識階級的生活狀況，也不見得好：各官署都有世家盤據着，位置高的都是八九十歲的老朽，各人又帶着一大班親戚私友，普通的智識階級至多祇能到第三等的位置。并且各官署欠薪欠得很久；每月十至十五利爾的薪水，因此還要抵押給高利借貸的資本家，自己往往祇剩得百分之六十或五十，甚至於有祇剩百分之十五的。一九〇八年革命時，軍隊都贊成革命——亦就是因為欠餉。

『少年土耳其』派的社會成分，便是這種失業的智識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化的胥吏階級。實際上，『少年土耳其』派大部分是大學生，醫科大學的尤其多；其次便是新軍軍官及軍官學校的學生。一八九四年成立於巴黎的第一屆的統一進步會的職員裏，便有四個是軍醫學生。隨後便有僑居外國的土耳其文學家及新聞記者，如摩勒德白（Murad Bey）等。一九〇八年革命中的重要人物：昂佛爾（Enver）及尼亞齊（Niazi）是少年軍官；塔臘亞德（Talaat）是電報局的官吏……沒有一個地主或資本家，甚至於一個商人都沒有。『少年土耳其』派的社會成分是如此。所以一九〇八年的革命及隨後的四次政變（一九〇八——一九一三）純粹是軍事暴亂（Pronunciamento

），而沒有普通的羣衆運動。 固然不錯，一九〇八年時昂佛爾及尼亞齊很受一部分農民的擁戴，然而祇限於馬其頓一帶的回教徒。 昂納託利亞的農民，簡直一直睡到歐戰終了。 至於馬其頓的基督教徒，那卻是尼亞齊的日記上說得好：『他們跟着革命，無非是為着將來担心，因為現在沒有出路。』

基督教徒的資產階級曾經經過一時的革命熱潮，在一九〇七年的時候，當時有過一次巴黎大會，聯合了土耳其十三個革命團體，其中包括『少年土耳其』派、馬其頓派及達師納克察康派等；可是革命之後，這基督教徒的資產階級很決絕的轉到反對『少年土耳其』派的方面去，成立了許多對抗『少年土耳其』的黨派，如自由與和諧會（Hurrieive Ittiliaf）等，有時簡直和帝制派合作。至於地主和世閥，那就簡直實行武裝反抗『少年土耳其』派。

『少年土耳其』派的這種社會成分對於我們絲毫沒有什麼可怪的——本來差不多是純粹的小資產階級竭力想取得政權，以便於自己的經濟上的發展和政治上的統治。

（三）

『少年土耳其』派的組織成分及社會根性既是如此，他的革命事業也就自然而然成一種大土耳其主義——鄂託曼主義、回教式的軍國主義。 民族問題上，『少年土耳其』派和帝制派幷無何等區別；統一進步黨的發起人納齊摩（Nazim）博士說：『祇要雅典或是蘇菲亞地方沒有人來宣傳，我們可以給真正的自由；那時你們可以看見：——我們就很容易同化一切希臘人、阿剌伯人等，而造成一個整個兒的土耳其民族，言語文字完全相同；而他們（希臘人等）自己也要很願意的歡迎我們這種意思呢。』

『少年土耳其』派執政的時候，竭力實行這一民族政策。 其實土耳其的民族問題非常之複雜，不容易解決。根本原因便在於：除昂納託利亞地方以外，其餘各區的土耳其族都是少數；——阿剌伯、美莎伯達美亞、苦爾其斯坦、亞爾美尼亞地方，所有的土耳其人祇是很少數的官僚兵卒，和當地的居民不相融洽的。 而且土耳其人比那些異族的文化程度都低。 這些地方的人看着土耳其人終

究是征服者。所以他們的分權主義是很自然的現象，他們要求行政上的自治，以至於政治上的獨立。帝國主義的列强，便利用這些，煽動小民族反對土耳其，其實是想瓜分土耳其。

法國對於敘利亞特别用功夫——他和敘利亞從十字軍東征時起便已經有商業關係。法國每每以保護東方天主教徒爲名實行侵略。天主教堂便是宣傳法國言語及文化地方，每次政潮他們總在暗中指使；天主教堂上總插着法國國旗，教堂裏禮拜的時候法國領事總占上賓之座。而且在一八六一——一八六二年法國藉口基督教徒的被殴，佔領黎房（Livan），宣布黎房是自治區，以基督教徒爲總督，列受强的監察，當然第一便是法國。

當時的英俄，對於亞爾美尼亞亦是如此。英國利用新教徒，暗中允許亞爾美尼亞獨立；可是蘇丹割地供献之後（吉普衛島），馬上便食前言，所謂幫助獨立，絕對沒有再提。俄皇政府也和英國競爭。然而他們的獨立口號——帝國主義的陰謀，純粹是哄騙弱小民族的，因爲列强資產階級的利益，根本上與弱小民族相反，不過一時的利用，比不得各國勞動平民自由聯合的要求，確是互助的經濟基礎。

『少年土耳其』派却因此矯枉過正，竭力遏止民族解放運動，根本否認他們的自由；因此，土耳其的各民族更容易受列强奸狡的宣傳。土耳其國內的各種革命流派，也因此早就自相衝突起來。

『少年土耳其』派的這種政策，純粹是他資產階級的根性。基督教徒既然大半是城市居民，而且壟斷國內的商業市場，『少年土耳其』派執政之後，便首先剝奪蘇丹所諭允的一切城市居民的特權；以前基督教徒不必服兵役，祇要多納一分力役稅，如今便要他們實行軍事義務，可是，又剝奪他們當軍官的權利。小民族的反抗，三次都受『少年土耳其』派政府的懲罰——（最後一次是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對於亞爾美尼亞人的殘殺）。這種政策的目標，無非是要造成一整個兒的土耳其帝國——甚至於竭力禁止小民族學習自己的言語文字，——這種大帝國

便是土耳其資本主義發展所急需的。

大土耳其主義的宣傳亦便根據於此。 他們的理論，要從敘利亞到白史海爾，從俄國復爾窩河到地中海，建築一圖爾民族（土耳其）的大聯合。 其實有些地方早已成異族經濟的基礎，他們卻想生生的把土耳其資本主義强納進去。

（四）

社會問題上『少年土耳其』派根本上是極反動的。革命以前，『少年土耳其』派裏便分了兩派：一派是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派；一派是狹義民族主義的守舊派。 守舊派的首領在國外是黎若（Risa），在國內是納齊摩博士——實際上是統一進步會的中堅。 他們看見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經驗，嚇得不敢談起私有制度的變更，『革命祇是政治的，千萬不可以變成社會的。』『少年土耳其』派得到政權之後，果然，立刻便竭力否認土耳其有社會問題。 就祇農地問題上在馬其頓地方稍微有些改良，還是利於地主的，再則，便是歐戰開始的時候，頒布了幾條法律——允許法人公團享有田地和定了估定地價的規例。除此以外，什麼社會問題都不准討論。 社會主義者符臘霍夫（Vlahov）在第一屆國會提出擴大農民享用田地權的議案時，內務總長聲明這個問題不能討論——因為可蘭法典禁止干涉地主與農民的關係。 這種反動意見常常得國會全院的贊同，不問議員中平時的派別。

勞動問題上，『少年土耳其』派的反動性亦是如此。當一九〇八年革命的時候，史湯瀧勒及史美爾納等地方的工人都行同盟抵制及同盟罷工，反對西歐資本家和蘇丹，贊助『少年土耳其』派的革命。 可是，『少年土耳其』派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之後，便將以前和工人及對手工者的一些兒關係完全斷絕；一方面根於他們資產階級的天性，別方面受外國資本家的逼迫教唆，對於工人簡直大施虐政；第一屆國會裏便通過禁止工會的法律。 隨後一切罷工，都受鎮壓，簡直拘捕能工首領，用軍警屠殺工人。

農民問題上，他們既然不能除地主制的弊，勞工問題上他們又壓迫工人；『少年土耳其』派的資產階級性已

經顯然可見。他們設立了國家信用銀行，許多官商合辦的公司，大大發展投機事業。土耳其的軍國主義，革命之後日益加厲（軍費占國家預算百分之三十七），亦仍舊是因為積聚資本的來源，在於濫借外債和購辦軍需中的侵扣及賄賂。此外，虛額領餉亦是軍人資本主義化的一種原因。

『少年土耳其』派既然祇代表土耳其的幼稚資產階級，實行反動的狹義的民族自大主義，鎮壓基督教徒的資產階級和農民及工人，他們便不得不與反動勢力的回教的神權階級合作。於是發現所謂大回教主義——真是民族自大主義的好工具，亦就是軍國主義的護身符。君士坦丁重新出現『回教統一會』『大回教主義會』等，四處派傳教師到印度非洲去宣傳，鼓勵民族的宗教的惡感，釀成毆打屠殺異族人的種種慘劇。

（五）

歐洲大戰之後，統一進步黨（少年土耳其）已經消滅了；他們的首領都逃亡外國，而普通黨員却融化成了國民黨（Nationalist）。國民黨的社會成分是甚麼呢？——他的資產階級性是明顯的。

一九〇八年的革命已經是土耳其資產階級的興起。革命之後，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又穩固了些，一班胥吏式的智識階級都圍繞着他們。歐洲大戰中，土耳其一方面與西歐各國隔絕工商業的關係，別方面軍需的購買運輸又大大的增多；土耳其的工業家及大商人，徹底的鏟除希臘及亞爾美尼亞人的資產階級的勢力，——所以他們，土耳其的資產階級，已經得到很鞏固的經濟基礎。

歐戰四年中土耳其資產階級所接觸的祇是德奧資產階級。可是德奧資本家所經營的，純粹的吸收原料和運輸軍需品的勾當。所以德國人在小亞細亞大發展其煤礦和煤油礦，建築罷葛達德鐵路——純粹為軍事用的，其餘便是兵工廠等。德奧的軍國主義化，使土耳其對於他們不成其為一種銷售工業品的市場，而祇是軍需品之製造及取納的場所；於是土耳其自己的工業便得着發展的極好機會。譬如紗械、製履、傢俱、衣服等小工業都有相當的發

達。雖然戰事對於經濟的惡影響也曾波及土耳其國內資本缺乏、技術程度很低，——然而『少年土耳其』派政府的保護關稅政策，已因歐戰而得施行；這期間土耳其資產階級的發展是無可疑議的。總之，土耳其本國工業的發達，商業機關的擴大，爲政府經營食糧及購辦軍需——凡此一切都是資產階級發生的原因。

農業方面亦是如此；戰前土耳其的大農業不能發展，因爲有美國和俄國的食糧輸入，競爭太劇烈。戰事一開，大農地主便獨占了國內市場。同時，因爲牲畜的減少及租稅的加重，小農及中農都逐漸無產階級化，而田地便集中到盤剝重利的富豪或地主手裏去。於是發生一種資產階級化的地主——富農、販買食糧的大商人，大半是包辦軍餉的。

塞佛爾和約重新使西歐資本在土耳其取得霸權，而且使土耳其的亞爾美尼亞及希臘人做他們的商業代理人。自然，這種政策要引起剛剛鞏固的土耳其資產階級的大反抗。戰後發現的土耳其國民大會及昂戈爾會議的代表，商人占百分之四十七，胥吏式的智識階級占百分之二十，回教師占百分之三十，半無產階級的份子占百分之二。他的資產階級面目是很明顯的。

可是，他這種成分，也就是土耳其國民運動政治上散亂不定的原因。昂納託利亞地方到處都組織『民權保障委員會』，確實是强有力的機關，而且是資產階級獨裁制的機關，聯合社會上某幾種階級。這種國民運動，還絕對不成其爲政黨，不過是許多純粹資產階級的政團的暫時的結合。

國民運動的首領基馬爾將軍常常說：『分成黨派是危亡的先兆』，——他唯恐內部起政治上的分化。然而民權保障會裏包含着商業資產階級、農業貴族和神權階級——已經含孕各種不同的利益和互相衝突的政治傾向。

土耳其國民運動的開始，他的政治上的方針其實和『少年土耳其』派差不多的溫和。『世界裁判前之土耳其』一書（La Turquie devant le Tribunal Mondial），可以代表國民運動派的政綱，他說：『少年土耳其派同化小

民族的政策是很正當的；不過少年土耳其派太不接近小民族；同化政策祇要有極寬泛的自由主義與之相伴而行。』

對外政策方面，國民運動派最早也是很溫和的。——他們想美國幫助，『主持正誼』。 直到君士坦丁國會解散之後，要引起民衆實力的自衞，國民運動派方才開始左傾。

國民運動的領袖常常說起緊要改良民生，甚至於說到社會革命。 報紙上往往論『民權保障會』是和俄國蘇維埃相同的。 他們並且竭力聯絡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派如，『綠軍』及『哈勒架摩膿』等團體。（『綠軍』和『哈勒架摩膿』其實是一個團體：前一個彷彿是社會黨，後一個是他在國民大會裏的一系。 大部是農民、手工業者及智識階級。）

哈勒黨雖然主張改良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然而決不是社會黨。 他們是純粹的民族主義者，甚至於是帝制主義者，——因爲他們與回教及蘇丹制有度密切的關係，他們的首領便是著名的大回教主義者漢都拉蘇白希（Hamdulla Sybhy）。 可是他們的黨綱却能把大回教主義、狹義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甚至於那自成其爲一種的社會主義都混合一起。 對於社會問題，他們的觀點是：『本黨根本的目的——爲平民服務，務求普遍平等的福利，擁護他們當得的權利。 體力及智力的勞動者——農民、工人、智識階級，手工業者、教員、警吏及下級雇員——這些人是人類真正的服務者……』 對於經濟上的對外政策很有意思：『外債和租界都是侵蝕無權力無自由的平民的，簡直是一條鎖鍊，而且使資本家的剝削得以侵害幷統治平民。』 政治上的綱領便是各地方民選議會，議會主席就是當地的行政官。 經濟政策，便是『均無貧』三個字——沒有地的人，由政府頒發田地。 其餘的條文都是社會空想家的烏託邦。 可是，最有意思的，便是這黨的領袖承認這些政綱都是合於回教的教旨的。

國民運動派竭力利用哈勒黨是很明顯的事實；他們利用左派組壓反動的右派氣燄。 同時，一九二〇年土耳其共產黨也成立了。 國民運動派最初利用他，隨後自己竭

力到無產階級中去宣傳很激烈的主張，想用這個方法奪取共產黨在民衆裏的信用。　基馬爾最初對於共產派十分表示好意。他寫一封信給土耳其共產黨首領蘇白希說『爲救國起見，不能不預先防止過分激烈的要求，恐怕要損害國民的統一和對外的抵抗力。　因此，土耳其國民大會謹愼和緩地在這裏實行社會革命。』　雙方策略上雖然不同，基馬爾始終請共產黨派代表團加入國民大會主席團，還聲明自己在原則上（主義上）和政見上完全與共產黨相同。

不久，國民運動派造設了一個『官辦共產黨』——大約是故意要破壞共產主義的信用的。　官辦共產黨表面上說遵從第三國際的政綱，却同時承認回教亦是社會主義的根據——因爲『共產主義是宗教的道德的行善主義。』　這一官辦共產黨的黨員是政府派定的，——大半是大商人、工廠家、著作家——如摩哈謨定（Mihaeddin-bey）等，向來否認土耳其有社會問題的！

國民運動派對於左派——哈勒黨和共產黨的好意，一直到他們自己地位穩固和戰勝了希臘人之後才變定的。戰勝了希臘，國民運動派漸漸有和協約國妥協的趨勢，便想各種方法摧殘左派。　一九二一年初，忽然說哈勒黨謀叛，因此便解散了他。　同時對於共產黨也實行通緝；蘇白希一家和幾位重要的共產黨領袖逃向西部，就此失蹤，大概是被人推墮海裏淹死了。

於是所謂國民大會便日漸右傾，造成了軍政國家。據一個基馬爾派的軍官說：『直到如今，昂納託利亞的民政，既至於國民大會，都沒有訓練，沒有紀律，大家不明白國家的公共利益。……所以基馬爾要委任强有力的軍人（非夫齊）做昂戈爾國務會議的主席。』

國民運動派原來的社會主義，改善民生主義，到此便不談了；仍舊又回到大土耳其主義和大回教主義去了。這是因爲『少年土耳其』派又重新活動起來；當初昂戈爾地方不許他們居住，可是各省及鄉間他們都有極大的宣傳；等到一九二二年春天，內閣改組，『少年土耳其』派居然在內閣裏得了四把總長交椅。

民權保障會本是自下而上地發生的，現在都消滅了，

却變了軍政獨裁的統治；最初很模糊的民族主義與革命的社會主義相混淆的口號，如今也拋棄了，却變成了純粹資產階級的黨綱。——戰勝希臘及統一土耳其時的國民大會政府的性質，便是這樣。

(六)

昂戈爾國民大會政府的政策，照上面的情形看來，決不會是很果決的、很一貫的。 固然，國民大會曾經有沒收回教教堂的田地、鐵路國有、普及教育等的政綱。 然而實際上國民大會的立法，僅僅決定了：叛國罪的意義及懲罰、國民衛生條例、禁酒條例、赦免法以及取消或否認君士坦丁政府的行動等的法令。 至於眞正的社會政策，可以說絲毫沒有——雖然關於這一項的法令多至三百八十種。

土耳其國民政府已經經過了兩個時期——就是上一節所敘由左傾而右傾的過程。

舊時代的土耳其政制本來太集權，而且官僚制度的流弊太多。 國民政府初興時，便首先打破這個集權制(一九二〇年)。 國家組織以鄉村為單位，每村選一民權保障會，這村委員會以次遞選上去，直到國民大會的主席團。 各級委員會在自己區域內完全有統治權，同時服從上級委員會。 土耳其人每每喜歡拿民權保障會和俄國的蘇維埃相比擬；殊不知道，蘇維埃選舉有產業關係——工廠選舉或工會選舉；而且俄國的召回權完全屬之於選民。

等到國民運動派的地位穩固了之後，這種革命式的政制，簡直漸漸的消滅，官僚制度又復興起來。 一九二一年一月裏在國民大會通過的根本法，限制各級委員會的職權，對外政策、國家經濟、內務、軍事全都歸中央直轄；而且各省長官也由中央委任；再加上中央監察官制——簡直是一個完完全全的集權的官僚制度。 這便到了國民政府的第二期。

政制改變之後，地方上的政權完全到了資產階級之手——富豪巨商反成了『國民運動』的中堅。 最高的立法權及行政權完全歸之於國民大會，『根本法』上說明祇有國民大會能制定法律、改革政治，而且必須『根據可蘭法

典及民法，以時代潮流及民衆生活爲標準。」國民大會每兩年選舉一次；選出後再由國民大會選舉內閣。

土耳其現時的財政，仍舊是很窘。——戰前每年有虧，因此借了不少外債。國家的經常收入，有：什一稅、地稅、牲畜稅、所得稅等。軍役稅曾經廢除過，現在又恢復起來，祇利於資產階級罷了。什一稅的包稅制也曾廢除，——國民大會曾經把這一種定作地方稅，歸下級民權保障會管理，可是不久又恢復了原狀。其次，便是關稅，——收入却很多，對外貿易的輸入稅率定得很高，——這是因爲參加歐戰的原故——稅則大約是值百抽三十。

至於特別收入，就是賠款和愛國捐。國家支出的現狀，可以看一九二一年國民大會上通過的預算表：

蘇丹府	551,012利爾
國民大會	982,995
官吏薪水（及去年政府欠薪）	8.056.578
財政部	7.527,638
國家統計處	100,000.
海關	624,639
國民大會主席及其職員	20,368
內務部（及移民費）	4,146,849
憲兵及警察	6,929,868
郵電	1825,071
醫藥衛生部	1,120,686
外交部	499,296
可蘭法庭	580,801
民法法庭	2.732.301
教育部	1.587.619
交通	2.103.375
商業及農業	1,879,325
印刷及通訊	151,187
國民防衛（海陸軍）	15,000,000
總數	36,519,650

海陸軍的軍費幾占全部預算之一半，——防禦帝國主義的進攻時，固然也不能不如此；可是憲兵及警察費也三

倍於教育費，其餘各部所得更少，簡直不能有絲毫發展。

經濟政策方面，國民大會竟能禁止外貨的輸入——祇准原料機器及半製品輸入，土耳其資產階級因此得獨占國內市場。 對於農民的租稅，却絲毫沒有減輕，——至於農地問題更沒有能解決。

土耳其的農地問題是很奇怪的，——『少年土耳其』派和『國民運動』派都說土耳其沒有農地問題，『差不多已經是共產主義了』！ 亞洲土耳其總共有一•八〇〇•〇〇〇平方基羅米突田地，其中祇有八•〇〇〇•〇〇〇平方基羅米突是已經開墾的。——祇有十分之一。 可是，荒地雖如此之多，農民却儘着做人家的佃戶，做國家的佃戶。 國有田地非常之多，私有田地確是很少，尤其沒有大地主。 然而：一則國家（政府）對於農民的關係簡直和農奴制差不多——力役、物產稅、額外徵收，都是農民負担的；而田地的移讓、承繼，甚至於耕種使用，都很受限制。 二則農地立法上並沒有斷絕產生大地主的可能，至少可以由富豪承租國家田地——現在已經有這樣的現象了。 至於小農所使用的田地，却都隨時可以受政府的剝奪的。 歐洲大戰，英希的武力干涉，使農民喪失了不少牲畜和農具，完全用於軍事；農民大半無力繼續經營自己的經濟，——於是失地失業的農民一天一天的多出來；佃戶多而小地主少，也是因此。

最高國民大會曾經下了一個『自由墾殖令』——沒有人種的田地，農民得自由使用，不用出錢給田主；法律上不動產的規定也變更了些；貧農得無代價的斫取林木等的法令也頒了好幾種。 然而這不是積極的解決農地問題，却消極的避開他。 同時，牲畜稅增加了五倍；印花稅以及其他間接稅，增加了三倍，——農民生活狀況的惡化是顯而易見的。

土耳其以一『半自然經濟及半神權制度』的國家而不得不行資產階級的革命，——當然，這種文化程度落後的資產階級不會解決社會問題，以鞏固國民革命的勝利。

一九二三年土耳其戰勝希臘之後。土耳其國民運動派的資產階級性便完全表露出來了。 國民大會政府若要鞏

固國民革命的勝利，必須有贊助勞動階級的勇氣，不然呢，他和帝國主義妥協而犧牲民族及平民利益的時候快到了。

土耳其戰勝希臘之後的政治變化，因沒有材料，所以未及詳論。

列寧主義之民族問題的原理

此篇根據克畧仁(Kritsjin)一九二三年初發表的一篇文章做的——原文登在新東方第三期上。——

蔣光赤譯

——譯自俄國斯達林所著之列寧主義——

從這個題目，我提出兩個重要問題：一、設問，二、被壓迫民族之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

一、設問　最近二十年來，民族問題曾有過許多更變。民族問題在第二國際時代與民族問題在列寧主義時代，並不是一樣的。這兩時代間民族問題之差別，不但在範圍之狹廣，而且在內部的性質之異同。

從前，民族問題普通牽連到所謂『開化民族』的一切問題。愛爾蘭人，匈牙利人，波蘭人，芬蘭人及其他歐洲的一些小民族，——一切無全權的民族，第二國際對之很注意。至於幾百萬萬之亞洲人與非洲人，雖然忍受民族的壓迫在極慘酷的形式，也不值得一顧。白種人與黑種人，開化人與非開化人，不准列作一排。做出三個或兩個寬泛的、又苦又甜的議決案，極力避去殖民地解放的問題，——這就是第二國際行動家所能做的勾當。現在這種兩面圓的、半截的態度，在民族問題上，可以說取消了。列寧主義揭破這種不合宜的差別，破壞白種人與黑種人及亞洲人與歐洲人中間之隔壁，取消開化人與不開化人之界限，而把民族問題與殖民地問題合在一起。並且因此，民族問題從局部的、國家以內的問題，轉為共同的、國際的問題——轉為被壓迫國家與殖民地解放運動反對帝國主義的問題。

從前，民族自決的原則，時常被附會爲民族自治的意義。 許多第二國際的首領，居然把民族自決權改爲文化自治權，就是被壓迫的民族有權設立文化的機關，而把一切政權放在統治的民族之手。 在這種狀況之下，民族自決的思想，從爲反對割地的工具一變而爲保證割地的工具。 現在應當把這種紛亂算爲已經被清理了。 列寧主義擴張了民族自決的觀念，以民族自決權爲被壓迫國家與殖民地的民族之完全分立權，換言之，爲民族有設立自己的國家權。 如此，纔免除紛亂的觀念——把民族自決權與民族自治權相混，或藉民族的自治爲割地的保證。 如此，民族自決的原則，從爲欺騙羣衆的工具（當帝國主義戰爭時代社會愛國派以之爲欺騙羣衆的工具），變爲揭破帝國主義黑幕的工具，變爲以國際主義的精神啓發羣衆的工具。

從前，普通視被壓迫民族問題，爲一純粹的法律問題。 高呼『民族平權』，宣言『民族平等』，——這就是第二國際政黨的能事！ 當在帝國主義之下，少數民族剝削其他多數民族而吸其血液，若高呼什麼『民族平權』『民族平等』，這簡直無異於對於被壓迫民族之譏笑！ 現在這一種資產階級的法律觀點之謬誤，在民族問題中，可以說被揭露了。 列寧主義把民族問題從天上拿到地下，以爲僅宣言『民族平等』，而無產階級政黨不實際幫助被壓迫民族之解放運動，那末，這種宣言簡直是空話。 因此，把被壓迫民族問題轉爲實際幫助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反抗帝國主義、爭奪民族之真正平等與真正獨立的問題。

從前，視民族問題，用改良主義的眼光，爲單個的，獨立的問題，而與資本統治、推翻帝國主義、無產階級革命，一切總問題不發生關係。 似乎都默認：歐洲無產階級之勝利無須直接與殖民地之解放運動聯合，而解決殖民地與民族問題，可以慢慢地，自然地，而不必經過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與對於帝國主義的奮鬥。 現在這一種非革命的觀念之不當，又可以說被揭露了。 列寧主義指示我們：帝國主義的戰爭與俄國的革命已經肯定了，就是民族

問題之能解決，只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發生關係，而西歐革命之勝利，一定要藉助殖民地之革命的解放運動，被壓迫民族對於帝國主義的奮鬥。 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問題之一部分，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一部分。

現在的問題是如此的：在被壓迫民族之解放運動中，所有的革命的可能性已經消失了沒有？ 倘若未消失，則是否還有希望利用這些可能性爲着無產階級革命，而把殖民地與一切被壓迫的國家，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預備軍、轉爲無產階級的預備軍、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者？

列寧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承認在民族解放運動之腹中，有革命的能力，並且可以利用這種能力推翻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發展的樞紐，帝國主義的戰爭與俄國的革命，完全肯定列寧主義的這個結論是不錯的。

因此，無產階級對於民族解放運動，應有實際的積極的幫助，是很重要而且是必要的事情。

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無論在什麼狀況之下，在什麼時候，一定要幫助一切的民族運動。 我們現在所說的幫助，是幫助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而非鞏固或保守帝國主義的運動。 當某一個被壓迫國家之民族運動與無產階級的利益發生衝突時，當然說不上幫助。 所謂民族平權問題，非單獨的、隔離的問題，而是總問題無產階級革命之一部分。 馬克斯在過去世紀之四十年代時，主張幫助波蘭人與匈牙利人之民族運動，而反對南斯拉夫人與捷克人之運動。 何故呢？ 因爲捷克族與南斯拉夫族在當時爲反動的民族，而波蘭族與匈牙利族爲革命的民族。倘若幫助當時捷克人與南斯拉夫人之民族運動，則無異於間接幫助俄國君主獨裁政體，使其益形擴張；而俄國之君主獨裁政體爲歐洲革命之一大障礙、一大仇敵。

列寧說：「德謨克拉西之部分的要求，如民族的自決、非是一個孤另的絕對，而是全世界德謨克拉西運動之一小部分。 或者在某種狀況之下，部分與總體相矛盾，則此時只可將此一部分犧牲去。」——錄自列寧文集之十九卷中討論的總束。

我們對於各個的民族運動之態度是如此的。各個的民族運動中有帶有反動性的可能。我們估量這些民族運動的價值，應以其對於革命運動之利益爲標準，而不要在形式上去觀察牠們。

我們對於普通民族運動之革命性，也要仔細地考察一下。自然多數民族運動各有自己的特殊的、相對的革命性，也就如有些民族運動含有自己的特殊的、反動的趨向。在帝國主義壓迫之環境中，民族運動之革命性不一定先要有無產階級的分子，革命的或民主的黨綱及德謨克拉西的基礎。阿富汗皇帝極力圖謀阿富汗的獨立，在客觀上是革命的現象，因爲他的這一種運動能減弱帝國主義的勢力，雖然他與他的屬下的觀念還是君主式的。如在帝國主義的戰爭時，一些『民主派』、『社會主義者』、『革命黨人』及『共和主義者』——例如克倫斯基、雪德曼、享德遜、喬爾諾夫——的奮鬥（！）却爲一種反動的行爲，因爲他們粉飾了，鞏固了帝國主義的勝利。埃及的商人與資產階級的知識階級爲埃及獨立而奮鬥，照着我們以上所說的原因，在客觀上是一種革命的奮鬥，雖然在埃及民族運動中，一切首領都是資產階級的出身，雖然他們反對社會主義；可是同時英國的工人政府爲保留埃及的不獨立而奮鬥，這一種奮鬥却爲反動的，我們真要以爲工人政府的閣員是社會主義者，是『贊成』社會主義的。我不願再說別的一切比較大的民族運動，如印度的、中國的民族運動，這些民族運動是向着解放的路上走的，就使牠們有時破壞形式的德謨克拉西制度，可是牠們對於帝國主義如一大蒸氣鐵斧，能劈破帝國主義的頭腦。

列寧的話自然是不錯的。他說，估量被壓迫國家之民族運動的價值，應以在反對帝國主義之過程中所得的實際的結果做觀點，應視民族運動爲世界革命運動之一部分。

二、被壓迫民族之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　解決民族問題，列寧主義以下幾種情勢爲出發點：

A、世界分成兩個營寨：（1）所謂開化的民族，占有財政資本，剝削地球上之大多數人民；（2）被壓迫的

國家與殖民地之大多數人民。

B、殖民地與一切依賴國，爲財政資本所壓迫、所剝削的，構成帝國主義勢力的大來源。

C、殖民地與一切被壓迫國家的民族之反對帝國主義的奮鬥，是牠們從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惟一道路。

D、最重要的殖民地與依賴國，現在都已走向民族解放的道路，不得不使世界的資本主義趨於恐慌。

E、先進國之無產階級運動與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要求這兩種革命運動的形式聯合起來，共同向着共同的仇敵——帝國主義，奮鬥。

F、先進國之勞動階級的勝利與被壓迫民族從帝國主義下的解放，若無共同的聯合革命戰綫，是不可能的。

G、聯合革命戰線，若無先進國無產階級之極力的幫助——反對自己祖國的帝國主義，則也無可能的希望。

H、無產階級對於民族解放運動的幫助，意思就是要保障『民族有分立權』，『民族有自建國家權』一切口號能夠實現。

I、這個口號不實現，則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構成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上面之協作是不可能的。

J、這一種民族的聯合，僅僅能在各民族間相互友愛的關係上面發生。

因此，民族運動有兩方面，有兩種傾向：（1）在政治上，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建設完全獨立的民族的國家；（2）在經濟上，民族間實現經濟的接近，構成統一的世界經濟。

列寧說：『發展的資本主義知道民族問題之兩個歷史的趨向。第一——民族生活與民族運動之驚醒，反對任何一種民族的壓迫，建設民族的國家。第二——民族間關係之日趨接近，消弭民族間的隔膜，建設國際的經濟，政治與科學生活之統一。這兩種趨勢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世界公律。第一種趨勢已經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初就甚明顯，第二種趨勢則表示成熟的資本主義之轉變，走向社會主義的社會。』

對於帝國主義，這兩種趨勢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爲

若不剝削、壓迫殖民地，則帝國主義不能生存，因為帝國主義之使民族接近，只有用割地或霸占殖民地的方法，若非如是，則帝國主義沒有意思了。

對於共產主義，則這種趨勢為一件事之兩面，為殖民地解放運動反對帝國主義之必然。 共產主義知道：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上面之民族聯合，僅僅在民族之互相信仰、互相調和時，纔有可能。 建設民族自由的聯合之方法，只有經過殖民地脫離帝國主義的統治，而成為獨立的國家。

因此，我們必需極力向一切強大民族（英、法、美、意大利……）中之『社會主義者』的狹義愛國主義奮鬥，他們不願意反對自己的帝國主義的政府，不願意幫助被壓迫民族之解放運動，不願意殖民地分立成為獨立的國家。

若無此種奮鬥，則所謂訓練先進國的勞動階級，使之眞為國際主義者，使之與殖民地的勞動羣衆接近，使之眞正為無產革命的預備，都簡直是沒有意思了。 倘若俄國的無產階級從屬俄帝國所屬之殖民地中得不到幫助與同情，則十月革命將不能成功，哥恰克與田尼庚等將不至於失敗。 但是欲得到這些被壓迫民族的幫助與同情，則俄國的無產階級必先打碎俄國帝國主義的枷鎖，把他們從民族的壓迫下解放出來。 若非如此，則也就不可能鞏固蘇維埃政權，實行眞正的國際主義，建設民族協作之最好的機關——所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合，為將來世界眞正民族統一的活形。

所以我們要反對民族的閉關主義與被壓迫國家的社會主義者之孤單主張，使他們要舉起民族運動的旗，明了自已國家的解放運動與先進國無產階級運動有什麼關係。 若非如此，則所謂被壓迫民族之無產階級政策及牠與先進國無產階級之階級的團結、反對帝國主義……毫無意思。

至於國際主義的實現也是不可能的。

訓練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之勞動羣衆，使之為眞正國際主義者，惟有用這個方法。

列甯關於訓練工人，使之為國際主義者的工作，說：

『這一種訓練能在大民族中和小民族中，壓迫民族中

和被壓迫民族中，都具體的是一樣的麼？

『很顯明地，不是一樣的。 到一個目的去，使民族間完全平權，完全親近，應當要走種種不同的具體的道路。 如一點在中間，大家向這一點走，無論從那一方面開步，都是一樣。 倘若某一個强大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宣傳民族之聯合，而忘却了他的尼古拉第二、威廉第二或普恩賚也想同小民族聯合起來，用割據的方法，則這麼一個社會主義者却變成了帝國主義的走狗。

『在壓迫國家中對於工人之國際主義的訓練，其重心在於堅持被壓迫國家之分立。 無此，則無國際主義。 我們有權力說，倘若壓迫民族中之某一社會主義若不如此宣傳，則爲一帝國主義者，一惡物。 這是一種無條件的要求，雖然在未實現社會主義以前，這種分立的情形是很少可能的。

『反之，小民族中之社會主義者應把宣傳的重心放在「民族自由結合」口號上面。 他能不拋却自己國際主義者的義務，而主張自己民族之政治的獨立，或主張加入任何一個國家。 但是在一切情形之下，他應當反對小民族的閉關主義、孤獨主義，應當主張部分的利益要服從全部的利益。

『或者有一些人們，毫不對問題想一想，而以爲大民族中的社會主義者主張「自由分立」，小民族中社會主義者主張「自由聯合」，這是一種矛盾的現象。 但是倘若我們略想一想，達到國際主義和民族聯合，除開以上所說的，還有什麼道路可走呢？』

民族與殖民地問題

——列寧在第二次國際大會之演說——

蔣光赤譯

同志們，我現在要說的僅限於很簡括的導言，然後同志馬林詳細向大家報告我們在草案中所更改的一切。 他報告了之後，做附加草案的同志羅易演說。 我們的委員會完全核准了略更改的原有草案及附加草案。 因此，我們對於一切重要問題的意見都能夠一致。 現在我且略指

出幾點來，使大家注意。

第一，什麼是我們草案中根本的、重要的思想？　這是被壓迫的與壓迫的民族間之差別。　我們特別提出這個差別來——與第二國際及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相反。在帝國主義時代規定具體的經濟的事實，解決一切民族與殖民地問題，不以抽象的理論而以具體的實際現象作出發點——這對於無產階級與共產國際非常重要。　帝國主義時代之特點，在現在的時候，在於全世界分成兩部分：一大部分被壓迫的民族，一小部分壓迫的民族——佔有巨大的財富與武力。　差不多全世界上四分之三的民族屈服於壓迫之下，波斯、土耳其及中國雖然非完全殖民地，但爲帝國主義的武力所征服，遂成依賴的國家。　這一種被壓迫的與壓迫的民族間之差別的觀念，不但在從前我所署名印出的草案上面，而且在同志羅易的草案上面處處標出。

同志羅易的草案是以印度及受英國壓迫的各大民族立論的，所以對於我們特別有意義。

第二個重要的思想：在現在的——帝國主義戰爭後的、世界狀況之下，各民族間的關係，國際間的情勢，是以一小部分與蘇維埃運動和蘇維埃國家的奮鬥而規定的。倘若我們把這個忘却了，則我們將不能認清民族與殖民地問題，雖然我們把話說得很遠很大。　只有把此點認清之後，共產黨才能解決一切強國與弱國之間的政治問題。

在第三層，我想特別將落後的國家中之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運動提出一下。　因爲這個問題引起了許多爭論。　我們爭論的是：共產國際與共產黨應當幫助落後的國家中之資產階級德謨但拉西運動，在原則上是否是對的；在這種爭論的結果，我們一致地把『資產階級德莫克拉西運動』改說爲愛國主義的革命運動。　每一愛國主義的運動只能是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這是毫無可疑的事情，因爲在落後的國家中之大部分的人民是農民，而農民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關係之代表。　若以爲落後的國家中之無產階級政黨，對於農民運動不抱一定的態度，不實際地幫助牠，而能實行共產主義的政策，——這實在是空想了。　但是，若此處我們僅說資產階級德諾克拉西運動，則將擾亂

改良的與革命的運動之分別。 在近幾年來，在落後的與殖民地的國家中，這一種分別非常明顯，因爲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用盡力量，企圖在被壓迫的民族中，發展改良主義的運動。 在壓迫與被壓迫國家的資產階級之間，已經表現出親近的現象，或者在多數的情形之下，被壓迫國家的資產階級一方面雖然幫助民族運動，而同時却與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妥協，共同壓迫革命運動與革命階級。 在我們的委員會之中，我們詳細地指明，并且以爲注意這種差別，而將『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語意改爲『民族主義革命的』。 這個改變的意思是：我們共產主義者幫助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僅僅當這種運動眞正是革命的，且運動的代表者不阻礙我們組織農民和被壓迫羣衆的時候。 倘若沒有這種條件，則我們共產主義者應當奮鬥，反對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及附屬於資產階級的第二國際的首領。 在殖民地國家之中，已經存在改良主義的政黨，他們自稱爲社會民主黨或社會主義者。 在我們的草案中，這種差別表白得很詳細，我以爲我們的觀點現在應當比從前眞確些。

此外，我還想將農民蘇維埃提出一下。 俄國共產黨在過去屬於俄皇下的殖民地中之工作（如在落後的土耳其斯坦），在我們面前放一問題：如何在資本主義前的條件之下，施行共產主義的策略；因爲這些落後的國家之特點，就是在牠們中還是資本主義前的關係統治一切，而絕對沒有純粹無產階級運動的可能。 在這些國家之中，差不多沒有工業的無產階級。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在這些國家之中拿了並且應當拿着指導者的地位。 我們的工作指明我們，在這些國家之中，要征服許多巨大的困難，然而工作的結果也指明了我們，雖然有許多困難，而還不能在羣衆中鼓起獨立政治運動的趨向，雖然沒有無產階級。 這種工作對於我們比較對於歐西的同志更難，因爲俄國的無產階級已經指揮國家的工作。 很明顯地，在半封建制度下的農民能夠領會蘇維埃組織的思想，而且實現之於事實。 也很明顯地，被壓迫的羣衆，不僅受商業資本的剝削，而且受諸侯、國家的剝削，自然在自己的條件之下，

也能適用這種工具——蘇維埃組織的形式。 蘇維埃組織的思想非常簡單，不但能適用於無產階級的關係，而且能適用於農民的封建的或半封建的關係上面。 我們在這個範圍之內的經驗還不大，但是當委員會討論之時，參加了許多殖民地的代表，他們指示了我們：共產國際應當注意農民的蘇維埃，因爲農民的蘇維埃不僅對於資本主義國家是一種工具，而且對於落後的、留存着資本主義前的關係的國家亦然。 共產黨及與共產黨接近的分子，應當宣傳農民蘇維埃的思想在落後的國家與殖民地的羣衆裏。 共產黨應當在可能的範圍內，竭力建設勞動羣衆的蘇維埃。

此地在我們面前，有很有趣味的而且重要的實際工作。 現在我們關於這一方面的經驗雖還不大，然而我們漸漸積聚了許多資料。 先進國的無產階級應當幫助後進國的勞動羣衆，——這件事情是無可爭論的。 落後的國家之發展能跳出現在的狀況，僅僅在勝利的蘇維埃國家的無產階級與這些被壓迫的羣衆以實際的幫助之時。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的委員會曾作很興奮的討論，不但由我簽名的草案而起，而且更由於同志羅易的草案。 羅易此地將辯護自己的草案，可是對於他的草案已一致地改正了幾點。

我們的設問：國民經濟的發展之資本主義的階段，對於戰爭後現在的落後的民族（正在解放的而且進步的）是否是不可免的？ 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 倘若革命勝利的無產階級，在落後的民族中實行有統系的宣傳，而蘇維埃國家又用所有的力量與以幫助，則以爲經濟發展之資本主義階段對於落後的民族是不可免的意見，當然是錯誤的。 在一切殖民地與落後的國家之中，我們不僅要組織先鋒隊的中心，黨的團體，不僅宣傳農民蘇維埃組織的思想、趨向將牠適用於資本主義前的條件，而且共產國際要規定一種理論的原則——落後的國家因先進國無產階級的幫助，能轉入蘇維埃的制度，經過一定的發展的階段到共產主義，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

對此有些什麼方法是必要的，——提前指明是不可能的。 自有實際的經驗將此說與我們。 但是這是規定的

——最遠的落後的民族中之勞動群衆與蘇維埃的思想很接近；而且蘇維埃組織應當適應資本主義前的社會關係；在這一種方向，共產黨的工作應當趕快開始。

我還想指出共產黨的革命工作之意義，不僅僅在於自己的國家中，而且在於被壓迫的民族用以管轄殖民地的軍隊中之工作。

同志克維斯，英國社會黨的代表，在委員會中曾說及此。他向我們說，普通工人以爲幫助殖民地的被壓迫的民衆反對英國的主權，是叛逆，是賣國。不錯，被狹義的愛國主義所鼓動的英美的工人貴族，對於社會主義爲一巨大的危險，他們是第二國際的柱石；我們在此地見出附屬於資產階級國際的首領和工人方面的叛逆。第二國際的政黨口頭允許要革命行動，但是實際上幫助被壓迫民衆反對壓迫者的行動，我們却看不見。這不但第二國際的政黨是如此，就是有些已退出第二國際而願加入第三國際的政黨也是如此。我們關於這一點應高聲地聲明，並且不能爲人所否認。我們看一看，將來有不有否認這種聲明的嘗試？這一切所說的都伏在我們決議案的原理上，我們的決議案雖然很長，但是我相信，牠是有益的，而且在民族與殖民地問題中，牠能促進革命工作的組織與發展。

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議案

光赤譯

1. 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照着牠的本性，對於一切平等的問題，慣抱着抽象的或形式的態度．對於民族平等的問題也是如此。在人類個性平等一標語之下，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聲言無產階級者與私有財產者、被壓迫者與壓迫者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暗地却以此欺騙被壓迫的階級。平等的思想本身是商品生產的關係之反映，牠被資產階級變爲反對消滅階級的工具，以人類個性絕對平等做藉口。平等的要求之實際的意思，是在於階級之消滅。

2.為着符合我們根本的職任——反對資產階級擁護克拉西，揭破牠虛偽的假面具，代表無產階級反對而且企圖推翻資產階級的壓迫的共產黨，應當對於民族問題，第一，不以抽象的成形式的原則為觀點，而以歷史的具體的，尤其是經濟的情勢為觀點；第二、要把被壓迫階級的利益從普通全國民的利益的觀念分辨出來；第三，把被壓迫的民族，不獨立的，無法律平等的民族，同壓迫的民族分開，而與資產級階擁護拉西的虛詐相反，——我們要知道這一種資產階級的虛詐本是財政資本與帝國主義時代的特性，資產階級援亂民族平等的觀念，掩飾殖民地的受壓迫。

3.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之帝國主義戰爭，在各民族與全世界被壓迫階級的面前，非常地明顯把資產階級擁護克拉西的虛詐揭露出來。這一次戰爭因布列斯立脫瓦和約與凡爾塞和約，指示了我們，勝利的資產階級如何主張民族解放與民族自治，如何照着自己經濟的方便規定民族的界限。對於資產階級，民族的界限也成為貿易的對象了。所謂國際聯盟——不過是一個保險證，勝利的資產階級用之以為相互鞏固在戰爭中的所得；恢復民族的統一及聯合已經被讓與的地域之趨向，照着資產階級的意思，僅是戰敗的民族對於新戰爭之企圖而已。被破壞的民族之用人為的聯合，一部分當然於無產階級也有利益；但是無產階級僅僅用革命奮鬥的方法，將資產階級推翻，纔能達到真正的民族的自由與統一。國際聯盟及一切戰爭後帝國主義協約國的政策，更揭露了這一種真理，促進各國的，無論是先進國家的或是殖民地的勞動群眾之革命的鬥爭，加速破壞了市儈式的民族幻想——以為在資本主義下，民族的平等與協作是可能的。

4.從以上所解釋的根本的原理，可以確定共產國際對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政策，——要使各國家與各民族的無產階級，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共同做革命的鬥爭，推翻地主與資產階級。因為只有這個聯合，纔能保障對於資本主義的勝利；若不推翻資本主義，則一切民族的平等與階級的消滅是不可能的。

5.世界政治的環境現在將無產階級專政放在議事日程

上面，一切世界政治的情況都集中於中央的一點：全世界資產階級之對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而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應當將全世界先進的工人的蘇維埃運動及被壓迫的殖民地的民族民衆非與革命的無產階級聯合反對帝國主義不可之解放的運動 統都拉在身邊而指揮之。

6. 因此，在現在的時候，不可僅限於承認或宣言各民族勞動者間的接近，而必須使一切民族與殖民地解放運動同蘇維埃俄羅斯結一很堅固的同盟，且照着每一個國家之無產階級運動發展的程度或每一個落後的國家之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發展的程度，而規定這一種同盟的形式。

7. 聯邦制度是到各國家勞動者完全統一之過渡的形式。聯邦制度在事實上已經表示出自己的適宜，如在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對於其他蘇維埃共和國的關係及對於內部各民族的關係。

8. 共產國際的職任在這一方面，是要在發展的過程中，用經驗來研究、審察建築在蘇維埃制度上面之初生的蘇維埃聯邦運動。 承認聯邦制度爲達到完全統一之一個過渡的形式，必須趨向最密切的同盟，同時又要注意：第一，無蘇維埃共和國之堅固的同盟，則被全世界帝國主義列強所圍繞的蘇維埃共和國家是不能保持存在的；第二，蘇維埃共和國家間應有很堅固的經濟同盟，否則爲帝國主義所破壞的生產力與勞動級階生活的改進是不能實現的；第三，建設全世界經濟統一的趨向，在資本主義下已經表露出來，而僅有到了社會主義時代，此趨向纔能完成。

9. 在國家內部的關係之範圍內，共產國際之民族政策，不能僅限於形式的，毫無實際上的價值的承認——一切民族皆是平權的；僅有資產級階的民主派爲這樣形式上的承認，僅限於形式上的承認；無論他們承認自己是否如此，或稱自己爲社會主義者，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者，總不能做到民族間的實際平權。

不但在共產黨的宣傳中——在議會內或在議會外——要極力揭破資本國家破壞民族平權壓迫弱小民族的黑幕，指示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憲法之無用；而且要：第一，向羣衆解釋只有蘇維埃制度能真正地給民族的平權，開始

組織無產階級，然後團結一般勞動羣衆與資產階級奮鬥；第二，一切共產黨直接幫助殖民地民族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　若不如此，則反對殖民地民族之受壓迫，或承認一切民族皆有自治權，不過是虛話而已，這也就是第二國際政黨的政策。

10.口頭承認國際主義，而在宣傳鼓動的時候，則暗代之以市儈的民族主義與和平主義，——這不但是第二國際政黨中之普遍的現象，就是從第二國際退出的或自稱爲共產主義的政黨，也有很多是這樣的行爲。　與小資產階級的民族成見（這種成見在種種形式上表現出來，如人種的仇恨，民族的誹謗，反猶太主義）奮鬥，且使之爲重要的行動，則將一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支配世界的政治）改爲國際的無產階級專政（至少也爲許多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能夠支配世界的政治）之職任更迫切而重大了。　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宣布承認民族平權爲國際主義，而保留着（現在且不必說這種承認是口頭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民族自利主義；可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則要求：A、一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奮鬥要以國際無產階級的利益爲標準；B、無產階級已得勝利，資產階級已被推翻的民族，爲着消滅國際的資本主義，要能有巨大的犧牲。

因此，在完全資本主義而有工人政黨（的確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國家中，與投機主義的、市儈平和主義的虛僞（牠們將國際主義的觀念混亂了）實行奮鬥，實爲現在第一重要的職任。

11對於封建的宗法的關係還鞏固之落後的國家及民族，便特別謹記以下之數點：

A.一切共產黨應在事實上幫助這些國家之革命的解放運動，幫助的形式應以該國家的共產黨之力量爲轉移。壓迫的國家之工人應當爲積極的幫助，因爲殖民地依賴壓迫的國家之工人處甚多，關係也較密切。

B應極力與反動的、中世紀的神權階級的影響（如傳教會……）奮鬥。

C特別要幫助落後的國家中之農民運動，反對一切封建制度的統治及遺跡；務使農民運動帶有更革命的性質，

將農民與一切被壓迫羣衆聯合起來，組織蘇維埃，同時實現歐洲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同東方的、一切落後的、殖民地的農民革命運動之大團結。

D.反對一方面反對歐美的帝國主義，而同時增加土耳其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之大回教主義與大亞細亞主義。

E.在落後的國家中，應極力免除非眞正共產主義革命的解放運動糾染着共產主義的色彩；共產國際要幫助殖民地與落後的國家之革命運動，是欲使落後的國家之將來無產階級政黨的分子，在自己特別職任的意識上，有所團結，有所訓練，，這一種特別職任是在本民族中與資本階級德謨克拉西運動奮鬥。 共產國際在落後的國家中，應有時要暫時地與資產階級民主派妥協或協作，但是絕不能與他們混合，而要保存無產階級運動之獨立性，雖然這種無產階級運動或尚在萌芽的形式。

F.在一切落後的國家之勞動羣衆中間，應極力說明，揭破帝國主義國家的虛詐——帝國主義國家利用被壓迫國家中之特權階級，表面上建設政治獨立的國家，而在實際上，在經濟、財政與軍事方面，則全爲依賴帝國主義國家的國家。 協約國的帝國主義與猶太的資產階級勾結，主張光復猶太的故土，在巴列斯廷建設猶太國家，——既表面上是很正大的，其實在巴列斯廷猶太人還佔很小的少數，若猶太國家建立了，不過是把亞拉伯人給英國剝削罷了，犧牲罷了；這實在欺瞞被壓迫民族的勞動階級之最好的一個例證。 在現在國際環境之下，除了蘇聯而外，是沒有什麼救星的。

12.帝國主義列强對於弱小殖民地之時間很久的壓迫，使被壓迫民族中的勞動羣衆，不但對於壓迫他們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懷着仇視，就是對於壓迫他們的國家中之無產階級也沒有信任。 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各國社會主義首領之叛變，在「保衞祖國」一個口號中，極力爲自己國家中的資產階級出力，壓迫弱小民族，强掠殖民地，自然要增加被壓迫的民族中之勞動羣衆對於壓迫他們的民族中之無產階級的不信任。 消滅此種不信任與民族的成見，僅僅在先進國家裏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消滅後，而

且在落後國家裏經濟起了大變動之後，纔可以達到；否則，這種不信任及成見，是不會很快地就消滅了。 因此，一切有覺悟的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對於落後的民族間之民族的感情，特別要十分注意、謹慎，有時爲着要消滅這種不信任，應當在可能的範圍讓讓步。 若全世界無產階級及一切落後國家中之勞動羣衆沒有自由統一的趨向，則對於資本主義之勝利，絕不能很迅速地完成。

附加議案

1.規定共產國際與被壓迫而有資本主義制度統治的國家（例如中國與印度）中的革命運動之相互間的關係，這是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前之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世界革命史現在正在經過這個時期，就是正確明了這個相互間的關係，成爲一定的必要了。 歐洲大戰及其結果很明顯地指示了我們：被壓迫國家的羣衆與歐洲的無產階級運動有很密切的關係；世界的資本主義集中化了，例如大批的殖民地的軍隊與工人發送戰場，參加戰事，這實與歐洲無產階級運動有重要的關係。

2.歐洲的資本主義吸聚自己的力量，最大部分是自殖民地的領土，而非自歐洲工業的國家。 爲着保存資本主義的存在，則必須要有寬大的剝削的來源；且對於殖民地的市場加以監督或管理。 美國——帝國主義的首領，感覺生產過剩的痛苦已經有一世紀了。 倘若沒有寬大的領土做銷售商品的市場與供給原料的來源，則美國的資本主義將久已消滅了。 一方面把持非洲、亞洲無數萬萬的居民處於奴隸地位，而同時英國帝國主義也就把持住自己國家中的無產階級，使之服從資產階級的統治。

3.從殖民地所取得的額外利潤，是現代資本主義之最重要的源來。 歐洲的無產階級僅僅在這種源泉完全消滅之後，纔能推翻資本主義的制度。

歐洲資本主義的國家企圖恢復自己原有的狀況，極力剝削殖民地的天然財富與人的勞動。 因爲剝削殖民地的居民，歐洲的帝國主義纔能給與歐洲的工人中的貴族許多禮物，賄買他們。 同時歐洲的帝國主義用輸入自殖民地來的賤價貨品的方法，減低無產階級的生活費；資產階級

預備犧牲在本國內所得的額外利潤，而保存着從剝削殖民地所得的額外利潤。

4.一方面使殖民地分立，一方面在本國內起無產階級革命，如此才能推翻歐洲資本主義的制度。 因此，共產國際應當擴張自己活動的範圍。 共產國際應當與在被壓迫的國家中之參加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有密切的聯絡。

爲着世界革命之早日成功，則必須此兩種勢力爲共同的行動。

5.共產國際是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之集合的意志。他的使命是組織全世界工人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實現共產主義。 共產國際是一軍事的主體，應當團結全世界革命的勢力。

爲資產階級文化所浸潤的第二國際，却未度量到殖民地問題之重要。 對於第二國際，則歐洲而外無世界。歐洲的革命運動與其他非歐洲的革命運動有相互提攜的需要，對於第二國際是不明了的。 第二國際的人物不但不與殖民地革命運動以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幫助，而且自己成了帝國主義者。

6.壓迫東方民族的帝國主義自然阻止了他們的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取消他們達到如歐美一樣水平線的可能；帝國主義的政策，總是趨向於把持住殖民地的工業之發展；所謂土著的無產階級（工業的無產階級）之存在並不久。

土著的、地方的小手工業生產將位置讓與帝國主義國家之集中的大工業，結果使大部分的人民迫不得已從事農業，而輸出原料到國外去。 在別一方面，我們看出土地很快地集中於少數資本家地主之手，使失去土地的農民的數目日見增加。 這些殖民地中之大部分人民，都處於被壓迫的狀態之下。 這種政策的結果，羣衆反抗的精神僅經過很少數中等階級的知識階級表現出來。 國外的壓迫是妨礙社會生活之自由的發展之一個大勢力，所以革命之第一步，應推翻國外的壓力。 因此，我們幫助殖民地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並不是贊成土著的資產階級之民族主義的趨向，而是開闢殖民地的無產階級之一條解放的道路。

7.我們可以看出日離日遠的兩種運動：一，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愛國主義運動，徒欲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實現政治的獨立；二，貧苦的農工群衆爲着自己解放的運動，否認一切的剝削與壓迫。 第一種運動企圖管理第二種運動，並且已很有成效；但是共產國際應極力反對這一類的管理，而促進殖民地的工人群衆之階級的覺悟。 因此，殖民地革命之第一步爲推翻外來的勢力，但是最重要而且必要的職任，是設建農工之共產主義的組織，使他們能夠隨手建設蘇維埃共和國。 因此，在落後的國家中，民衆之到共產主義，並不經過資本主義之發展，而只要受先進國有覺悟的無產階級之指導，發展階級的覺悟就可以了。

8.實際的力量，殖民地解放運動之基礎，並不囿於很狹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之民族主義派。 在殖民地中已經存在許多有組織的革命的政黨，並且與工人群衆有密切的關連。 共產黨欲與殖民地革命運動有關連，應經過這些政黨或團體，因爲他們是工人階級的先鋒。 在現在的時候，牠們的數量還不多，但是他們是群衆意志的表現，引導群衆向革命的道上走。 一切帝國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對於殖民地中無產階級的政黨，應當有密切的關連，可以經過牠們與一切革命運動以物質的、精神的援助。

9.殖民地的革命在初時不能成爲共產主義的，但是當革命的開始，共產主義的先鋒就佔在領導的地位，則革命的群衆可以因漸漸所得着的革命的經驗，而走上達到目的之正確的道路。 倘若完全用共產主義的原則解決農民問題，則將成爲很大的錯誤。 在發展的第一階段，殖民地中之革命應適用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黨綱，如瓜分土地等。 但是這並不是說，革命的指導應當放在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手裏。 無產階級的政黨應當在最初的可能時，極力宣傳共產主義的思想，建設農工的蘇維埃。 這些蘇維埃之工作，應當如先進的資本主義的國家中之蘇維埃共和國的工作一樣，好爲着絕對地推翻全世界資本主義的制度。

中國戰爭

列寧

俄羅斯與中國戰爭，已告結束，爲這次戰爭，調動了許多的軍隊，消耗了幾百萬金盧布，運送了整千累萬的軍隊到中國內地，經過了許多的血戰，得到許多的勝利，——這種勝利，對於加入戰鬥的兵士，固然是沒有甚麽稱快的地方，更是對那班暴動的中國人，尤是對於那些沒有武器的中國人民，加以剿滅、彈壓，無量的婦女兒童，都被慘殺、殘戮，其苦何堪！ 至若農村、居民、商店之被蹂躪、搶掠的狀況，更是不言可喻了。 在這種慘淡情景之中，俄羅斯政府和政府所維持及靠政府以存在的各種報紙，還是無量的慶賀，并鼓吹這次戰爭的勝利，獎勵這次軍隊勇敢的勳功，咸以這次歐洲文化戰勝了中國野蠻民族爲快，無不謂俄國『文明敎化』在遠東另開天地勝利之爲愉。

幾千百萬先進的工人羣衆裏面，居這種慶賀喜悅喊代聲浪中，曾未聽有一個工人代表出現說話的聲息。 而何況這次出征所費的一切，都是爲工人民衆自己所負擔的：從工人隊伍中拿去許多工人，送到萬里以外的疆場上，由工人羣衆中，增收賦稅，以彌補整千累萬無意識的消費。現在我們也不妨將這問題來詳細剖斷一下：社會主義者對此次戰爭應取如何態度？ 這種戰爭確是有利於誰？ 俄國政府所施行的政策有何種眞確的意義？

政府方面還辯明自己，并沒有與中國作何戰爭：不過是扶助合法政府、平定暴動、鎮壓逆叛、恢復治安而已。政府雖辯護沒有戰爭，然事實上戰爭是已發生，而不能否認。 到底中國人爲何要排擠歐洲人呢？ 爲何這個爲英法德俄日……所平定的暴動，這樣嫉妬歐洲人呢？ 加入戰團的人說，是因爲『黃種要仇視白種』，或是『中國人看不起歐洲文明的文化』之所致。 中國人卽許看不起歐洲人，但是他們所看不起的，祇是某一種歐洲人，因爲就太看起這班人們也沒有多大益處。 在實際上看來，并

不是中國人普通的看不起歐洲人——他們中間并沒有何種衝突而是看不起歐洲的資本家和爲資本家所豢發的歐洲各國政府。 那些榨取人家血汗，或者虛張自己文明的招牌去欺騙、搶掠、剝削人民，或者爲着自己得到販賣毒人鴉片的特權而與中國挑戰（一八五六年英法與中國之戰），或者借宣傳基督教義，暗中達到搶奪的强盜政策而到中國去的歐洲人，能使中國人看得他們起麼？ 這種侵略中國的政策，歐洲各國資產階級政府久已採行，現在俄國帝國政府，竟亦與他們同流合污起來了。 這種侵略形式已變爲殖民政策，即是工業發展很快的國家，因環境關係不得不向國外尋找工業不發展而仍處於宗法社會狀況中的國家，可以消售大批工業生產品，而能取得豐厚利潤的殖民地。 資產階級的政府，爲使國內資本家的順利，寧使兵士在酷熱地帶去受飢餓，不惜民間集來百萬的財富，不顧及民衆的饑寒交迫而致於暴動之如何，只拚命的與各國較量的挑撥戰爭。 我們猶記着印度土人反對英國的暴動以致印度大起饑荒和現在英人與蘭納（非洲南部）民族所起戰事之慘耗。

今日歐洲資本家貪慾的利爪，又伸入中國了，且現在力求滿足私慾的俄羅斯，亦轉入這個漩渦之中，并已割據中國的旅順口，由俄兵保護，在滿州里公然建築鐵路，同時歐洲各國政府，相繼而起，大家都熱心來做搶掠中國的事，衝動了他們『分據中國』的觀念，由是將中國的土地，或割據或租借起來，事實上就等於歐洲各國政府（俄國居其首位）已開始瓜分中國，可是他們瓜分中國不是用一種公開的形式，而是暗中作鬼祟小偷一樣。 換言之，就如同偷竊人家墳墓中的死人一樣。 假若這被看做死的人，稍有反抗的表示，他們就如待猛獸一般，燒毀其村落，驅逐於海洋，或將赤手空拳的居民和其妻子，彈射刀殺，毫不加以姑息。 倒反還聲稱是應基督教的使命，來平服那些冒險來反對歐人的中國野蠻民族。 佔據了牛莊，屯兵滿州里，而俄政府於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二日致外國的通牒上面，還聲稱不過是臨時的行動而已！ 『這不過是防備暴動的中國人復來侵略的對付方法而已。 完全不是想

圖謀私慾的計畫，圖謀私慾，絕對非我帝國政府所採納的政策。」

帝國政府眞是可憐的很！　他那樣表白自己，是依教義毫無貪慾之念，而人家偏要沒良心的侮辱他。　他幾年前那樣沒有貪慾心的割據旅順，現在他又沒有貪慾心而來霸佔滿州里，他還想要無貪慾心的侵入中俄交界的中國地方，派許多工程師、武官和執事人，到中國內地，耀武揚威的壓服中國人民，騷擾他們安全的生活，他們對於建築鐵路的工人，每天僅付給工資十哥比（等中國錢一角），——這不都是俄皇政府無貪慾心的表現麼？

爲何俄國政府對於中國採行這樣神筋過敏的政策呢？

這種政策到底是有利於誰？　我們看得很明白的。　這種政策僅有利益於少數與中國貿易的資本家紳士和爲亞洲商場而生產的工廠主，以及最少數謀販賣軍器而能榨取厚利之軍需上的執事人（現在幾家製造軍器和能藏軍用品的工廠各處都加工製造）和在軍民署內有高位的貴族；他們時常希望有政變擾亂的機會，庶可乘機取利，或可借機以貪功而高其祿位身家。　只要能對於這班少數的資本家官僚和奸人能得到利益的事，政府總絲毫不惜人民的生命財產，去替他們成美。　所以現在的俄皇政府，不過是屈服於貴族資本家紳士階級前之無聲價的官僚政府而已。

俄國工人階級及全體人民，從這次征服中國的戰爭中，得到了甚麼益處呢？　無數的家戶，均已破產，并將其擔負家庭生活的男子，都強送到戰場上去備戰，國家消費及借債無限的增加，田稅驟加幾倍，同時使資本家及壓迫工人的權威更加鞏固，工人生活狀況日形困苦，更以那些農民的慘死，及西伯利亞之饑饉之事實，——都是這次中國戰爭對人民所遺的福利！　現在一切假文出版品，報紙、雜誌，均處於奴役狀況中，沒有政府裏面官僚的准許，不能印刷各種眞正的消息和寫實的論文，因此我們也無從得到這次戰爭慘禍人民的眞像。　但是我們能預料得到的，就是此次戰爭是消耗了幾萬數人民所集來的財富，這是無疑義的，曾稍有露出來的消息，說有一次政府曾提出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這種提出并沒有公開報銷

的，此外平均日常消耗的戰費在三四日內，約在百萬金盧布左右。 政府將大宗金幣消耗於戰事，對於饑餓農民的補恤，當然只好減少，使農民一個哥比都難得着，對於國民教育的經費，亦無款以維持，而政府反盡量剝削國立工廠工人的所得和郵局以及各國立機關的辦事人的薪金，以補其不足。 財政總長喩德說：在一九〇〇年正月間，在國庫還存有現金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現在均消耗於戰爭了，政府除所有的財富均消耗外，并已向外國借來大批債務，增加租稅，而對於建築鐵路所需要區區不足之數還不能支出，則可見國家之財政了。 快要破產的俄皇政府，他還公然取佔領的政策，——這種政策不僅是需要許多餞財，而有醞釀更大的世界戰爭的危險，已揷足中國之各帝國主義，為分贓中國已開始衝突，誰也不能預料這種衝突的前途和結果。

俄皇政府對於中國所採行政策的內容，不僅止剝奪民衆的財產，而且可以用此以迷惑民衆的政治觀念。

一切依賴軍力維持的政府，時刻離不了要用武力去阻止或抑制民衆的反動，有時他們自己也明白這種反抗的民氣，是不能以武力平定的，乃不得不想如何能用別的軟和方法來抑消民衆對於政府的不平，而激動民衆向別一個對象去注意。 如俄國政府激動人民仇視猶太人，即其例證：或用報紙上的鼓吹，以侮辱猶太人，或是說猶太人在同一政府之下，并沒有覺得如俄國人這樣了不起的壓迫。：：：：以激動俄人。 如現在報紙又鼓吹，與兵反對中國。加上中國人是『野蠻黃種』『仇視文明』的罪名。 或是登載些什麼『俄國的文化問題』，或是說些『俄國軍隊猛勇戰鬥』，以惑民衆。 那班無廉恥的新聞記者，屈服於政府及金錢目的之前，乃故意無中生有，造謠惑衆，鼓動民衆，輕視中國。 事實上中國國民，對於俄國人民，從來也沒有何種不好的表示或排斥。 他們同樣也是受本國政府壓迫的痛苦，中國的政府，也是同樣從農民中榨取賦稅，用武力平定一切求解放的行動。 換言之，中國國民，也同樣受中華帝國內資本勢力壓迫的。

俄國工人階級，已開始覺悟這種民衆其毒的政治騙者

及隔膜，現在各個有覺悟的工人身上的責任，就是要以全力一齊起來，反對一切提倡『輕視他種民族』的思想，攻擊愚昧工人自覺的敵人。 俄皇政府對中國所採行的政策，是無人道的，是只顧欺騙、壓迫貧苦民衆的政策，俄皇政府現在不僅奴隸本國人民，而并且對於反對奴隸生活的被壓迫民族，還要派人去加上他們一種壓迫（如一八四九年俄政府干涉匈牙利革命）。 俄政府不僅幫助資本家去壓迫工人，束縛工人的手足，使他們不能自己爲自衛而團結，而并且派送軍隊爲少數富人貴族的利益，去搶掠別的民衆。 爲使戰爭不至再爆發而復來侵略工人階級，使工人階級脫除將來的困苦，則惟有一法：集合國民代表，由眞正國民代表去革除政府的權力，而另造一眞正爲全體國民謀利益的新政府。

弼時譯自一九〇〇，一二，火星。

革命後的中國

列寧遺著

先進的和文明的歐洲對於中國的改革是無興趣的。 四萬萬落後的亞洲人得到自由了，對於政治生活已經有覺悟了。 可以說，地球上全人口四分之一已經由沉睡轉到光明、活動、奮鬥的路上了。

此事對於文明的歐洲是不發生關係的。 甚至法國至今還未正式承認中華民國！ 法國議員快要到國會去提出質問了。

歐洲這種冷淡的態度，用甚麽可以去解釋呢？ 原來在西方各處都受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之統治，這資產階級四分之三已經腐朽，對於任何一個野心家，只要爭得反對工人『嚴厲』的方法及一個盧布有五個戈壁的利息，都願把自己所有的『文化』賣掉出去。 這個資產階級把中國只不過看成一塊肥肉；這塊肥肉自從被俄國『親熱的擁抱』一下之後，現在也許要被日本、英國、法國等撕碎了罷。

但是中國的改革却日見進步。 現時正在開始選舉國

會議員，——這是從前帝制時的第一個國會。 衆議院議員共六百人，參議院二百七十四人。

選舉權非普通的，亦非直接的。 凡在二十一歲以上曾在該選舉區內居住二年以上，或繳兩個盧布以上的直接稅，或有財產五百盧布者，均有被選舉權。 初選完後，再由當選者覆選。

在沒有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極幼稚的狀況之下，這種選舉已經表示出農民與資產階級的聯合。

中國政黨的性質恰好也表示這同樣的情形。 最重要的政黨有三：

第一是『激進的社會主義黨』——這個黨實際上就和我們的『國民社會黨』（及十分之九的『社會革命黨』）一樣，一點甚麼社會主義也沒有的。

這是小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黨。 最主要的要求是：中國政治上的統一，『向社會方面』發展工商業（這也就和我們的民粹派和社會革命黨所說的『勞動的開端』及『平均』一樣的是空話），和平的保障。

第二個黨就是自由派。 他們與『激進的社會主義黨』聯合起來組織成『國民黨』。 大約這一黨在中國的第一次國會內占大多數。 其首領就是著名的孫逸仙博士，現在他正竭力擴張中國鐵路（俄國民粹派須知：孫逸仙所以有此計畫就是要叫中國『經過資本主義的命運』）。

第三個黨是『共和黨』——這是在政治上作騙人招牌的一個好標樣。 實際上這是一個守舊黨，完全只擁護中國北部，即中國最落後一部分的官僚、地主及資產階級。 而國民黨卻是工業比較發達的、比較先進的中國南部的一個黨。

國民黨最重要的分子是廣大的農民羣衆，其首領是在外國受過教育的知識階級。

中國的自由是由農民的德謨克拉西及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之聯合爭得來的。 不受無產階級的黨的指揮之農民，能否保持其德謨克拉西的地位去反抗那待有機會就偏向右邊的自由派？ 這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就可以看出的。

仲武譯自一九一二，一一，八，眞理。

亞洲的醒悟

列甯

中國是否早就以數世紀沉睡不醒的國家之代表而著名？但是現在中國的政治生活却沸騰起來了，社會運動及德謨克拉西的興起，好似大海波浪有一日千里之勢。隨着一九○五年俄國運動之後，德謨克拉西的革命馬上逼於全亞洲，如土耳其、波斯、中國等，甚至連在英屬印度這種趨勢也一天比一天增長起來。

革命的德謨克拉西運動，現在又行到荷屬印度、爪哇及有四千萬人口的荷蘭的其他殖民地內，這到是很有意思的。

担負德謨克拉西運動使命的，第一，是爪哇的國民羣衆，因爲他們在回教旗幟之下已經組織國民運動了。第二，資本主義從氣候化的歐洲人中創出一個本地的智識階級，他們都力爭荷屬印度之獨立。第三，許多在爪哇及別的島的中國人從本國帶了革命的運動來。

荷蘭馬克斯主義者王拿味●斯坦對於荷屬印度之悟醒，會說荷蘭政府之專制現在正受本國羣衆之反抗。

因此在革命未到以前，這個時期的普遍現象就開始了：聯合會及政黨極快的產生出來，政府禁止他們，因此反抗愈烈，甚至發生新的運動。荷蘭政府因見『印度黨』的章程及黨綱中都有獨立的話，所以在過去不久把他就解散。荷蘭的『Dergimord』（順便說一句，宗教派及自由派都是贊成他們的：歐洲自由主義腐朽了！）在這裏看出這是脫離荷蘭的罪惡了！解散後的政黨，自然改一個名稱又復活起來。

爪哇也組織得有一種土人的國民聯合會，有會員八萬人，并常常招集羣衆會議，德謨克拉西運動之增長是不能抑止的。

世界資本主義及一九○五年的俄國運動把亞洲完全搖動了。幾萬萬沉睡的人民醒悟過來了。他們從新生活的路上，從爭人的第一步權利及德謨克拉西奮鬥的路上走

去。

世界各先進國家的工人應很有興趣的很有精神的注意全球的及各種形式的世界解放運動之增長。　歐洲的資產階級因為怕工人運動的力量，於是與軍閥、神父黑暗勢力擁抱在一塊，替代這腐敗的資產階級而起的就是歐洲的無產階級及亞洲各國的幼稚的却自信有力取得羣衆信仰的德謨克拉西。

亞洲的覺悟及歐洲有覺悟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奮鬥之開始，要占二十世紀初世界歷史的一個新篇幅。

仲武譯自一九一三、五，七，眞理。

落後的歐洲及先進的亞洲

列甯

這幾個字對看起來彷彿是　合理的。　誰不知道歐洲是先進的，亞洲是落後的？　但是在這題目的幾個字裏却含有苦的道理。

在文明的先進的歐洲，有極發展的技術，有極豐富的各方面的文化及憲法，現在却到了一種歷史的時期，使資產階級因懼怕那漸漸增長和堅固的無產階級，不得不擁護一切落後的、死了的中世紀的遺物；停滯不前進的資產階級與一切停滯不前進的勢力聯合起來，以保存那動搖不定的雇傭奴隸。

在先進的歐洲，是擁護一切落後的東西的資產階級在那裏橫行。　歐洲并不，因為資產級階才是先進的，而實在是因為反對資產階級才是先進的。　原來只有一個無產階級在那裏為爭未來的幸福而奮鬥，只有他在那裏對於落後、野蠻、特權、奴隸以及以人消滅人的獸行保存并且擴充其仇視的對抗。

在先進的歐洲只有無產階級是先進的階級。　活着的資產階級預備擁護一切獸行，罪惡，想借此逃避快要滅亡的資產階級的末運。

也許還可以舉一個比較顯著的例來證明歐洲資產階級之腐敗，如為了財政的分割及資本家利益的關係，歐洲資

產階級居然擁護亞洲的黑暗勢力。

亞洲各處現在都發生了德謨克拉西運動，并且日見擴大，日見鞏固，那裏資產階級還與人民攜手去反抗黑暗勢力。 幾萬萬的人們都醒悟到新生活、光明、自由的路上去了，這個世界運動，使那懂得要到集合主義只有經過德謨克拉西的一般覺悟的工人們心中多麼愉快呵！ 所有誠實的民主派對於幼稚的亞洲多表同情呵！

但是，先進的歐洲呢？ 掠奪中國，幫助德謨克拉西的仇人，中國自由的仇人。

這裏有一篇簡單的却又極有教訓的小賬。 中國的新外債是反抗中國德謨克拉西的，因為歐洲幫助袁世凱，他原來是預備實行軍事專政的一個人。 歐洲為甚麼幫助他了？ 就是因為可以分點利潤。 中國借了二萬五千萬盧布的債，然而却按照八十四盧布為一百盧布計算，這就是告訴我們「歐洲」資產階級於中國人二萬一千萬盧布而從中國那裏却要拿二萬五千萬盧布，你看在一個長期內就可以得到一千五百萬的純利，實際上，這是甚麼「純」利呢？

但是假使中國人民不承認這筆債呢？ 中國是共和國，假使國會大多數也不承認呢？

呵，那時候先進的歐洲就要大聲疾呼甚麼「文明」「秩序」「文化」及「祖國」了！ 那時候他就要裝着大砲，與野心家、黑暗勢力的好友袁世凱聯合去壓迫這「落後亞洲」的共和國了！ 整個統治的歐洲，整個歐洲的資產階級都與中國的一切黑暗勢力、復古勢力聯合。

不過整個幼稚的亞洲，換言之，即亞洲幾萬萬的勞動者也有最可靠的幫手，這就是一切文明國家的無產階級。 世界上沒有一種力量能抑止他的勝利，這勝利將把歐洲亞洲的人民都要解放的。

仲武譯自一九一三、五、一八，真理。

東方革命之意義與東方大學的職任

鄭超麟譯

——托洛茨基『東大』第三週年紀念會上之演說辭——

現在所有政治的、文化的運動，都是與資本主義有關的，都從資本主義因緣產生出來的。　但所謂資本主義，淺顯地、斬截地說，是有二種不同的面貌：宗主國的資本主義和殖民地的資本主義。　英吉利算是宗主國的模範形式，牠在某種時期能成功其所謂『工人政府』；東方諸國即能找得一個國家做殖民地的模型，形式上舉出印度來代表殖民地罷，但如中國，雖外貌還保存自由，然其國際地位與發展步驟仍然屬於殖民地之國家。　英國是資本主義的模範國家。　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在倫敦觀察了最先進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然後著成的。　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也一樣地發展，但那裏不是從自己的萌芽裏開放出來，而為外國資本之侵入。　因此就造成了二種不同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型。　為什麼麥克唐納爾那樣頑鈍，那樣保守，那樣狹隘呢？　因為英國是資本主義的模範國家，因為資本主義在英國是有機地、一步一步地，從手工業，按照進化道路，經過手工工場，才發展到當代工業，所以昨日的成見，前日的成見，過去一世紀、二世紀的成見：這些世紀的植樟，我們都可在麥克唐納爾的天靈蓋中尋得出來。

這裏就有一個矛盾現象出現，即馬克思為何產生在十九世紀上半期歐洲較落後的國家——德國，列寧何以產生在十九、二十兩世紀之交歐洲較落後的國家——俄國？這的確是個矛盾。　這個矛盾不是偶然，是可用歷史發展之辯證法來說明的。　英國的機器是歷史創造出來最強大的發展動力，但這種機器在英國是在長而緩的歷史過渡中，一步一步製成的、創造的。　人的意識普通異常之保守，發展太緩，進步的印象就很難映進人的天靈蓋裏去。這是事實。　主觀主義者如社會革命黨人，以為人的意識，批評的精神以及其他動力能夠推動整個歷史。　這個是不對的。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知道歷史動力是生產力，如果發展是和緩的、有機的、不大感覺得到的，那麼在人脊背後的生產力，就很難映進人的保守的天靈蓋裏，使之發生政治觀念之火花；但如果宗主國的生產力，資

本主義模範國家的生產力（譬如英國）使人較落後的國家了（譬如十九世紀上半期的德國，十九、二十兩世紀之交的俄國，特別是現在的亞洲），如果革命動力侵入和破壞舊制度了，如果發展不是和緩的、有機的，而爲怪異的經濟震動，怪異的舊社會層次破壞——那麽批評的精神就隨着國中理論上必要的先進者而盡量發瀉出來：這就是馬克思所以產生在十九世紀上半期的德國，列寧所以產生在十九、二十兩世紀之交的俄國之故，這也就是我們所以在資本主義發展最高、歷史最長的國家中，看見最保守的、最頑鈍的工黨這個怪現狀之故。同樣在歐洲範圍裏，經濟上、文化上最落後的俄國，而有世上最優良的共產黨之事實也可說明。

俄國在經濟發展上，正處在資本主義模範國家（譬如英國）和殖民地國家（譬如印度或中國）之中間地位：東方諸國發展與英國之比較，較之俄國和蘇聯全體與英國之比較，其差別更加明顯。資本主義是以外國財政資本形式侵入殖民地的，牠搖動了、消滅了殖民地的舊經濟基礎，一下建築起新經濟的巴比侖塔，因此資本主義於東方諸國之影響映進人的智識，將不是和緩的、進化的，而爲突變的，在許多情形之下，其突變且更甚於蘇聯。

估量東方諸國在最近幾年或幾十年的政治地位，應該用這個觀點。請拿英美銀行家的一九二一、二二、二三年賬簿來看，你們在倫敦、紐約銀行結算的數目中，就可推算出東方諸國未來的革命命運。英國已恢復其爲世界債權國資格了，美國積累無數的金子，在其中央銀行儲藏室中，堆着值三十萬萬美金的金子。請問英美將這些款項借給誰呢？給蘇聯嗎？你們知道資本家們是不肯的。德國？人也不給。法國？只給一點救濟佛郎跌價。究竟給誰呢？

英美資本家們是拿來借給殖民地國家的，他們將東方諸國工業的發展都財政化了。帝國主義戰爭之先，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所得於英美比較資本主義發展國家所得於英美要少一倍至二倍，而現在情形則恰相反，東方諸國所負債務已超過，且多量超過舊資本主義國家所負担的了

。爲什麼？ 原因很多：一方面不信任破產的、貧血的歐洲，有瘋狂的、將引起新戰爭的法國帝國主義爲其心腹大患；他方面，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能供給原料、購買機器和製造品，又是英美所需要。 所以大戰中以及現在，我們看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之狂熱的工業化，如日本、印度、南非、南美等；如果中國的德謨克拉西政黨（國民黨）成功，將中國統一起來在民族德謨克拉西制度之下，那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將當爲風行，也是毫無疑義的。 所有這些就是預備下無數無產階級羣衆之動員令；他們突然從有史前的半野蠻生活蛻化出來，而鑽進工業的熱水瓶裏；往昔積累下來的世紀枷桎、腐舊成見和信仰，已在斷頭台上斬斷，而現在他們的意識已迫得他們去找尋新的思想、新的形式、新的道路了，而日本、中國、土耳其、印度等共產黨已發現、存在，且將迅速地發達了。

東方諸國勞動者同志們呵！ 你們記得俄國革命高潮於一八八三年組織了一個『勞動解放社』。 這椿事現在回憶起來是很久的，自一八八三年到一九〇〇年是十七

年，自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七年又是十七年，一共三十四年，居然是一世紀之三分之一了。 自第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小團體成立到無產階級取得『沙爾』制度的俄國政權，中間將整過去一世紀之三分之一；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覺得很長久，但在歷史觀點上看，這只是一瞬間罷了！ 而在東方諸國，發展的步驟，比這段時間更要快些。你們的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是東方諸國『勞動解放社』之栽培者啊！

不錯，東方馬克思主義者面前，青年馬克思主義者面前，是有大的危險，不應閉目放過的。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俄國有一派冒牌的馬克思主義者——資產階級的智識者、學生，——他們隨後變成資產階級政治上的走狗，議政民主黨人，且有許多走入十月黨或更右的政黨。 俄國那時在政治思想上還未分化，，馬克思主義證明資本主義發達之不可免，於是一些爲資本主義去歡迎資本主義的人，都拿馬克思主義做招牌，而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拋棄。

這種情況在羅馬尼亞也有，現在羅馬尼亞的支配人物大

牟無爲馬克思主義學派。 塞爾維亞也有許多保守派、反動派政治家，當其少年時代信仰過馬克思主義；保加利亞也有同樣情形，不過比較的少些。 總而言之，這可算是俄國和歐洲東南諸國的共同現象。 這個危險將恐嚇東方的馬克思主義麼？是有一部分的。 爲什麼？ 因爲東方的民族運動純是歷史的進步動力，譬如印度獨立鬥爭是很進步的鬥爭，但這種鬥爭終限於民族資產階級範圍裏；又如中國解放鬥爭，孫文思想也是德謨克拉西的，進步的鬥爭，但這種鬥爭也終是資產階級的。 我們主張共產黨人擁護中國國民黨，推動牠向前進步。 這個是必要的，但此地就有民族德謨克拉西思想復活之危險。 同樣東方無產階級在那邊在進步動力的民族鬥爭條件底下之國家裏，對於這種進步動力自然應加以援助，但東方每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此都有脫離「勞動解放社」之危險，都有流於民族思想之危險。 然而你們究竟佔得便宜的，你們比較過去的俄羅斯、羅馬尼亞及其他各國馬克思主義者多得一點便宜，——即你們生活和工作不僅在馬克思時代之後，而且在列寧時代之後了！

你們的便宜在乎你們的青春期是從那正走入歷史去的一個時代——列寧時代——生活和長大起來。 你們在設報上有關於馬克思和列寧之辯論：一派以爲馬克思是一位純粹的理論家，而別一派則反對之，以爲馬克思也是一位革命的政治家，正和列寧一樣，理論與實行相輔而行的。 後一派意見自是不錯，但這二位歷史人物中間却因時代不同而有差別。 馬克思主義不是學院派學說，而是革命行動的骨幹，馬克思常告訴我們說：「學說只好解釋宇宙，我們應該改造宇宙。」 但第一國際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只爲勞動運動利用之可能麼，馬克思能將他的主義一簡不漏地用在行動上面的？馬克思有可能和幸動徹底實行他的革命理論麼？自然是不能的。 馬克思自己也知道。 他不是一位學院派學者，他完全從革命長大起來，他在一八四八年著成有名的共產黨宣言，那時他就說破了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預見和預言了德謨克拉西之破產，他在倫敦著成資本論，他又是第一國際的手創者，各國

工人階級先進團體的策略之指導人。　我們簡單地自問：『誰是馬克思？』，我們可以答：『馬克思是資本論之著作者』；我們自問：『誰是列寧？』，我們也可以答：『列寧是十月革命之著作者』。　列寧比誰都知道他不是修正馬克思，都知道馬克思定出規律，而他降生（借用聖經上語來說）不是為修正規律，而是為執行規律而來的。　他比誰都知道這個；然而虧得他能夠從生活在馬克思與他中間一群人的作偽底下，從麥克唐納爾一派人的作偽底下，從高等工人保守性、官僚性的作偽底下，將馬克思拯救出來，虧得他能夠將洗清了作偽和臂一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工具，完完全全應用在行動上面。　你們一幫的最大便宜就在你們都直接地或間接地參加了這個工作，就在你們看見這個工作之完成，而又在東方大學中從容研究這個理論。　這是個巨大的便宜，因為馬克思在其理論中雖能解釋十年和百年的發展步驟，但他的學說隨後已部分的變了態，到了列寧才將他的學說整理起來，應用在廣大歷史範圍的行動上。　你們已看過這個行動了，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是建設在這行動上面的。

根據以上所說，所以我以為民族德謨克拉西思想復活之危險雖然存在，且能陷人，但已不如前此之甚，這是馬克思思想之歷史的證實。　東方大學出來的學生在東方諸國無產階級運動中將佔階級發酵的、馬克思主義發酵的、列寧主義發酵的地位。　革命對於你們的要求是很大，這個要求之發現不是按步就班的，不是進化的，而是突如其來的。　你們試讀列寧近著之一：好的必是少的，我們總要好的。　這篇文章討論專門問題，但也論及東方諸國發展前途與歐洲發展之關係。　文中根本思想在乎：西方革命發展或至留滯不前，其原因乃麥克唐納爾一流人之抵抗革命，因為他們是歐洲最保守的勢力——土耳其廢教皇，麥克唐納爾反恢復教皇舊位，這豈不是一個明顯的例證明西方孟雪維克主義與東方民族德謨克拉西運動之衝突？

這二種勢力中究竟誰是反動的？　自然是麥克唐納爾。　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土耳其現正盡牠的進步的歷史任務。　再舉阿富汗為例：英國在阿富汗推翻那些要歐洲

化阿富汗國家之民族資產階級左派勢力，而恢復最黑暗的、生於成見的回教及教皇信仰等等。　我們看見歐洲發展怎樣為高等工人階級之怪物的保守主義所包辦，歐洲經濟怎樣逐漸墮落與解體。　歐洲尋不見出路：一方面美國不信任，不允借欵，他方面英美都需要將殖民地國家的經濟發展來財政化，同時就催促這些國家狂熱地走上革命道路。　如果歐洲長遠為行會式的工人貴族，為孟雪維克的麥克唐納爾派所把持，革命運動重心就將完全移向東方去；從前需要英國資本主義幾十年的發展，借着資本主義革命動力之幫助，才將舊俄國與落東方提高起來，將來則需要東方革命，才能鑽進英國，破壞或擴大頑鈍的天靈蓋，灌輸革命衝動了。

我在你們校報中，看見一段消息，即在你們大學聽講的土耳其女生回到卡站去，有許多老的、不識字的婦女圍繞着她探詢新聞等等。　這是一件小事，然而這是有世界歷史的意義的。　波爾扎維克主義之思想、勢力及實質乃在這個主義并非向高等工人階級說話，而是向更廣大的、全體的、下層的、百萬人的被壓迫中之被壓迫的羣衆說話。　所以波爾扎維克主義成了東方諸國所愛的學說。　你們的校報又說，列寧名字不僅傳播到高加索山上，且及於印度；我們也知道中國的勞動者雖然一生無機會得讀列寧一篇論文，但能猜想到列寧學說是為奴隸、為被壓迫者謀利益的。　列寧主義又特別為勞動婦女所歡迎，因為世界上再沒有比勞動婦女更受壓迫的階級啊！　我看見校報上這個女生消息之後，引起我前在巴庫短期逗留中之一段回憶。　我看見和聽見土耳其女共產黨員，我在會場中也看見她們，看見和聽見她們發出來的熱忱：她們昨日做過奴隸之奴隸，今日聽見解放新說，其歡呼自不待言了。　那時我第一次很明瞭地想而且自己告訴自己說：婦女將在東方民族運動中比歐洲、俄國更有偉大的作用啊！　為什麼？　因為東方婦女受壓迫、受成見包圍，要比男子加萬倍；新的歷史吹噓，新的經濟關係，以比解放男子更大的力量，更突變的形勢，將婦女從舊習徹底下解放出來。　我們現在東方看見回教的統治、舊成見舊信仰之統治，但這

些現在已逐漸化成灰塵，——譬如一匹腐化的紗布，外觀還是完好，各種花紋也很明晰，但只要經手一動，微風一吹，整匹紗布都四散紛飛化爲灰塵了。 即如此次回教皇之廢除，在古董的東方似乎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然而廢除教皇者竟毫髮未傷，於此可見東方的舊信仰是已經腐化的了，可見一旦勞動羣衆革命運動興起，這些舊信仰將頃刻灰飛不能爲革命障礙了，同時又可見生活最受摧殘、創造才最受抑制之東方婦女——奴隸之奴隸——一旦揭開幾重面幕，她們的舊信仰盡數動搖，她們必有狂熱的渴望與需要一個新的思想、一種新的意識能夠提高她們的社會地位，是於乎東方再沒有更良好的創作者，更良好的替革命思想，替共產主義思想奮鬥的戰士，能夠超過於覺悟轉來的婦女——東方的女勞動者了！

總而言之，東方大學是出產世界歷史酵母的。 英美財政資本搖動東方經濟基礎，鑿穿了這個基礎，一層層地拆開，將舊的破壞了同時又引起向新的需要，——你們就是共產主義思想之新種子的播種者，你們工作的成效將無限地超過前輩馬克思主義者工作的成效了！

然而我是不願意以任何東方式誇大的態度做出這個結論的。 我希望你們決不至於誤會我的意思，因爲如果存了這種教士式的思想，存了這種輕蔑西方的心理，就將迅速地流入民族德謨克拉西思想裏面。 共產主義者，東方民族革命者不應這樣，你們在東方大學中應該懂得階級思想與勢力之世界運動是向着一個偉大目的走去的，你們應該懂得聯絡印度人暴動，中國苦力運動，國民黨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政治宣傳，朝鮮人獨立奮鬥，土耳其資產階階級德謨克拉西復興，高加索文化運動等等，他們應該懂得將這些勢力聯合於第三國際在英國工作與鬥爭之上，——固然那裏工作進行極爲遲緩，且出於我們希望之外，然而共產主義蝎子終究要貫穿麥克唐納爾頑固的天靈蓋啊！

這種理論的和政治的訓練，你們應該在東方大學內取得，這個大學將變成由英美和聯絡西方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被壓迫民族運動種種線索之總匯。

你們的第三週年紀念日就是個小的紀念。你們之中

許多人幾到馬克思主義的門限，這個我在校報上看你們的辯論就可知道。　但我敢說，你們究竟多佔得一點便宜，即你們已經不是在小研究社中，在資本主義統治的國家裏研究馬克思主義入門，列寧主義入門，而是在列寧主義瀰漫的地域內，在列寧主義空氣充滿的地域內研究了！　你們已經不僅在書本上研究列寧主義而兼有可能在這個國家的政治空氣中學習列寧主義了！　這個不僅指蘇聯領土內的東方民族而言，從其他東方諸國來的也是一樣。　帝國主義統治亞洲之最後一頁開始了麼？　牠的統治將於一年、二年、三年或五年內完畢了麼？　這個我們不能知道。　我們所能知道的就是每年從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一批一批地送出共產主義者，送出列寧主義者，他們都學過列寧主義初步，而且能應用這個初步到實際上去。　經過了一年我們就有一批學生，經過了二年我們就有二批學生，經過了三年我們就有三批學生；如此類推下去，到事變嚴重爆發的那一天，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出來的學生衆口同聲說：『我們在此地！　我們已經學會了一點啊！你們——東方的奴隸們，聽着！　我們會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國際思想譯成中國文、印度文、土耳其文、朝鮮文，我們也會將東方勞動羣衆的痛苦、感情、要求、希望譯成馬克思主義的文字，譯成革命科學的文字啊！』

『誰教你們這個？』『我們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來的啊！』。　同志們！　在你們的第三週年紀念日子，我結束我的演說辭：『敬祝你們的大學：光榮！光榮！光榮！』

一九二四，三，二一。

黎明期的台灣

沫雲

近代台灣史的第一篇——現在的經濟狀況——政治現狀的解剖——文化狀態一瞥——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台灣與社會革命。

（一）近代台灣史的第一篇

追溯過去台灣歷史之構成，生番是台灣最初的住民。當十六世紀的時候，西洋商船已經在東方海上飛走，而生番們還在經營原始共產社會的生活。狩獵是他們那時的基本生產方法，十餘萬人口結成幾百個大部族，一切食品和器具爲各該部族的共同所有物，階級和國家那時自然還說不上。日、月、巨石、大樹、猛獸，是他們所日日崇拜的神；雖然有極簡單的言語，却還沒有文字。

這樣到了一六二〇——三〇年，荷蘭人和西班牙人便先後經過地中海、印度洋，一直到了東亞。這個海上的孤島，就被占爲西班牙人和荷蘭人的共同領土了。——南方爲荷蘭人所有，北方爲西班牙人所據。

到了一六六二年，明將鄭成功戰敗於清兵，閩南一帶也歸清軍所有，於是鄭氏便引兵東渡到台灣。那時台灣的荷蘭人和西班牙人爲數很少，所以台灣就爲鄭氏所占了。自此以後，每年都有大批的移民，來自福建的漳州、泉州，廣東的惠州。經濟落後的生番，便爲漢人逐到深山之中，而台灣就完全變爲漢人的殖民地了。在這個時候，台灣形成一個獨立的國家，可是不久鄭成功之孫投誠滿清，於是台灣就爲福建省的一部分，變做大清帝國的領土。

到了甲午之役，日本堅利的戰艦，一舉而打倒滿清的弱兵，清廷不得已便和日本講和，在那喪權辱國的和議條約第二條，便輕輕把台灣割讓給日本了。這個割讓的消息一傳到台灣，全島上下均大爲震駭，後來竟自立爲『台灣共和國』，推舉當時的巡撫唐景和爲大總統，募兵買馬，建築堡壘要塞，大有獨立形勢。然而那年八月，巨大迅速的日本戰艦，包圍了孤島的台灣共和國，數十萬雄兵，由南北各海口上陸，燦爛的劍戟和精銳的槍炮不久就把台灣討平了。而台灣遂又變爲日本的殖民地了。這正是一八九五年——距今三十年前的事情。

（二）現在的經濟狀況

離福建省約二千里的東方海上的一孤島就是台灣。島的周圍約二千餘里，面積和日本的九州相伯仲，約有朝鮮六分之一。現在的住民大約可分爲台灣人（即福建、

所謂東去的移民）、日本人、生番、外國人四種。 據一九二二年的統計，台灣人有三百六十一萬四千二百餘人，日本人有十七萬七千九百餘人，生番有八萬三千一百餘人，外國人有二萬九千三百餘人，總共有三百九十萬四千六百餘人。

日本資本主義的政治勢力，已經完全把咱們的台灣掠在手中，於是一切的經濟利益，也完全是日本資本家獨占去了。 全台灣住民的日常用品，自大至小沒有一物不是日本的工業品，一切的工廠和銀行皆為日本資本家所設，工業原料也完全是日本資本家的專有物。

最近幾年間日本和台灣的貿易狀況如下：

年次	輸出品價額	輸入品價額	合計
	圓	圓	圓
一九二三	六三·八八六·八二四	六一·六三七·一五三	一二五·五二三·九七七
一九二六	一一三·三四七·九四八	六四·〇二一·六〇〇	一七七·三六九·五四八
一九二七	四五·八〇三·七三三	八八·八八七·三六一	一三四·六九一·〇九四
一九三〇	二二六·二六〇·五八〇	一七二·四四七·〇八五	三九八·七〇七·六六五
一九三二	一三二·四三八·五〇〇	一三三·九五四·四一八	二六六·三九二·九一八
一九三三	一五七·八六四·九七五	一一九·〇九五·三〇九	二七六·九六〇·二八四

在這個表中的「輸出品價額」是指台灣商品輸入日本的數目。 但是「台灣商品」不是台灣人所生產的商品，而是日本資本家在台灣所經營的工廠的生產品。 所以這些「輸出品」的利益并不是台灣人的，而是日本資本家的。 在這個表中的「輸入品價額」是指日本商品之輸入台灣的數目。 所以這個「輸出品價額」和「輸入品價額」的「合計」，完全是日本資本家的利益。

其次，在原料出產地直接經營工廠，事實上有莫大的便利，并且台灣的工資極廉，於是日本資本家也漸漸移植資本於台灣了。 一方面日政府當然也用種種的方法，來保護其在台灣的發展。（比如不許台灣人獨立組織公司。強迫農民的工業的原料品——如甘蔗，對於這樣原料品由工廠和政府強定一定的價格買收，政府對於工廠每年給許多津貼等等。） 據一九二三年六月的調查，台灣製糖公司的資本金和工廠數目及最近幾年間製糖的出產數如下：

製糖公司的資本金及工廠數（第一表）

公司名稱	資本金	工廠數

	千圓	
台灣製糖株式會社	六三・〇〇〇	一一
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	二七・二五〇	二
東洋製糖株式會社	三六・二五〇	六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	二五・〇〇〇	六
明治製糖株式會社	三七・五〇〇	五
帝國製糖株式會社	一八・〇〇〇	五
新高製糖株式會社	二八・〇〇〇	三
台南製糖株式會社	二〇・二五〇	三
新興製糖株式會社	一・二〇〇	一
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	三・〇〇〇	一
台東製糖株式會社	一・七五〇	二
新竹製糖株式會社	七。五〇〇	一
沙轆製糖株式會社	二。五〇〇	一
日本拓殖株式會社	一〇。〇〇〇	一
計	二八一・二〇〇	四八

糖之生產額累年統計表（第二表）

年次	出產額（斤）
一九一三	一一九・一四九・二四四
一九一五	三四七・四四六・三九八
一九一七	七六三・四九〇・二七三
一九一九	四八六・三五四・五七六
一九二一	四二一・二二三・六〇五
一九二二	五八八・四四七・二七三
一九二三	五九二・二八三・四七五

第一表以外舊式小工廠還有二百十七個，和第一表中的新式大機械工廠，大部分都是日本人的資本。受日本資本主義的侵入而產生的新無產階級（以前大部分是小農民）大部分都集在這些工廠之下，為勞苦的勞動者。

台灣其他的產物也很豐富，一九二二年各重要工業品的出產價額如下：

品名	出產價額
木材	三•六二一•六五四圓
水產物	一〇•三一八•三七三
鑛產	一二•四一四•七二八
茶葉	一五•六九一•八七一
酒精	二•九四八•五二三
麵粉	二•〇一三•六五四
鹽	一•八四五•〇三四
樟腦	九•二八〇•二八六

農業也還是台灣的主要產業，一九二二年的調查，農民占有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其詳細數目如下：

種類別	人數
自耕農	六九五•七二九
佃農	八七二•九二一
自耕農兼佃農	六五一•六五二
計	二•二二〇•三〇二

主要的農產物是米、蕃藷、茶葉、花生、甘蔗、大豆、果物、煙草、蔬菜。一九二二年的出產數目，列表如下：

品名	數量
米	五•四四五、八一四石
蕃藷	一•五八二•九九一•三二四斤
茶葉	一八•六九三•五七六斤
花生	三六六•六六一石
甘蔗	六•七五七•八三八•二八六斤
大豆	一〇一•〇七五石
苧麻	一•六九三•六七二斤
黃麻	四•八四四•二五九斤
香蕉	一三一•三九九•七〇一斤
煙草	二•八三八•八五九斤
甘橘	一四•九九九•五五九斤

現在大地主很少，中等的地主甚多，而這些地主，大部分一方面是小商業資本家。

專賣制度和租稅制度，是宗主國對於殖民地最有利益的搾取法。這二種直接的搾取在台灣是如何的狀況呢？

現在台灣的最有利益的物產——鹽、樟腦、煙草、酒，已經實行政府專賣制度，還有在世界上已經完全禁止吸食的鴉片，日政府因貪着有大宗的利益，并且一方面能使台灣人的體格脆弱，於是也收爲專賣品之一，由政府公然販賣。國際聯盟的什麼『禁煙條約』，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之前，也只有拜倒脚下了。

現在把最近三年間的各專賣品銷出價額列在下面：

品名／年次	一九二〇	一九二一	一九二二
鴉片	六·七二一·六四七圓	六·〇〇一·六八〇圓	五·四四九·四三五圓
鹽	九九七·七七八	一·八一九·八七四	一·八四五·〇四四
樟腦	二·八四四·九七	五·一七八·二六六	九·二六〇·二六六
煙草	一三·五五四·六八一	一一·五三一·八五〇	一〇·四七六·三一〇
計	二三·二二八·六〇三	二四·五三一·六九〇	二七·三三〇·九七五

此外，酒是自一九二二年方才施行專賣制度的，所以現在還沒有統計可考，然而在沒有施行專賣制度以前，日政府每年都有五百餘萬圓的造酒稅可收，那麼現在政府的利益有多少，也可想而知了。

租稅的搾取，也是個極可驚的數目。其種類有：地租、所得稅、鑛區稅、輸入稅、噸稅、製茶稅、砂糖消費稅、骨牌稅、織物消費稅、酒糟稅、印花稅、火油消費稅、賣藥印花稅、酒精稅、官有地耕作稅、地租附加稅、所得稅、附加稅、戶稅、營業稅、雜種稅、市街莊稅等，一一算起來實在令人幾天也數不盡。可惜現在沒有詳細的統計可考，所以不能有十二分明白的說明。但某君曾在台灣雜誌（？）做過一次詳細的計算，據其結論說：『三百六十餘萬的台灣人，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每年約負担四十元左右的租稅。』

並且在台灣的日本人——自無產的勞動者至大資本家，除極少數的人們有極少數的稅金以外，其他完全沒有絲毫的租稅。

(三)政治現狀的解剖

各宗主國對於殖民地的一切政策，當然是根基於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利益而決定。在資產階級剛剛推翻封建權力，而建立資本主義的時候，對於殖民地的政策，是以本國爲本位的所謂『重商主義』。資本主義發達到生產消費品的工業的時候，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是其經濟上的唯一信條，殖民政策也就變爲在一定的範圍內許其自治的自由貿易主義。資本主義再發達到鋼鐵工業的時候，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便變做保護政策和獨占主義，平和主義便變做帝國主義和軍閥主義了。在這個時候的殖民政策也就變做極端的反動和壓迫了。

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最近的事，而他正在要向國際間飛躍的時候，馬上就碰着歐美的先進勢力了，於是日本資本主義自初就是帝國主義。在他的發達史中間沒有自由貿易主義時代，所以殖民政策也只是極端的壓迫主義了。現在的台灣政治狀況，便是這個理論的事實。台灣的最高政治機關叫做『台灣總督府』。日本皇帝所任命的台灣總督，當然是日本資本主義的台灣總經理，而對於台灣人却是封建時代的專制皇帝。一九〇六年，日本國會根據法律第六十三號，以台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統交給與台灣總督一人。所謂立憲的君主國家，在殖民地便變做握有一切人民的生死全權的總督獨裁制。三百六十餘萬的台灣人，只可做最下級的胥吏——如警察，以外絲毫的參政權都絕對沒有。有個什麼『無賴漢取締令』，對於日人的政治者有絲毫的反抗，便說你是無賴漢，只有警察官吏的一件文書，便把你的一生葬在台灣的東南邊的一個小島——叫做火燒島，一切的所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等的人民權利，也絕對沒有。不但如此，就是資本主義國家所認爲絕對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權，在殖民地也就極不安穩，地方官廳一道命令，便會把人民所有的土地收爲公有。一九二〇年，因恐台灣人之反抗，於是公布了所謂『自治制度』，自此以後，便用那『總督獨裁的自治制度』，把些渴望自治制度的一部分台灣人，欺騙的麻木不仁，總督的獨裁制，便得到更鞏固的保障了

。

（四）文化狀態一瞥

一說起台灣的文化狀態，那眞要令人連哭三天了！

我們先看一看教育的狀況如何？ 台灣的教育權當然也完全握在日政府之手，他們的宗旨，當然是在『養成日人的奴隸』。 不但中學、小學，台灣人不能自己設立，就是極舊式的書房，也在取締之列。 自小學起就禁止三四百年來台灣人日日所用的漢文，這自然是欲斷絕台灣人的民族意識。 全台灣人的中等教育學校，全體不及十個，並且都是極低級的，除教些日本文及淺薄的商工業知識，以供日人的驅使以外，那裏還有什麼東西？ 不但政治、經濟、法律等等的學問無從研究，就是文學、美術等的東西，也都無從學習。

可是後來跑到日本去讀書的漸漸多起來了，並且這些日本的留學生，在日本比較的能吸收些自由思想，於是政府又怕起來了。 因此便有一九二二年的所謂『新教育令』發生。 據這個教育令所定，台灣人得入在台灣的日本人學校（以前是把日本人的和台灣人的學校分開，日本人的學校程度當然高一點），就是實行一種台灣人和日本人的同學制度。 施行這個同學制度實是日政府的空前的大勝利。 不但無知的台灣人都大大的歡迎，就是那些反對以前的教育制度的所謂智識階級，也都莫不點頭鳴謝，以為這是日政府對於台灣人的平等待遇。 可笑呀！ 原來日政府之所以許可台灣人和日本人同學，是個極端兇惡的毒計；因為日政府覺得若把台灣人和日本人分開教育，實在很難把台灣人化為日本人，於是便想出這個法子，一方面向台灣人說：『日政府已經許可台灣人進日本人的學校，這是個日台人無差別的平等待遇』，使那些不明白的台灣人歡喜個不得了；一方面便能在最短期間以內，使台灣人盡數日本化，以便供其自由驅使。

台灣的教育狀況既然這樣，其他一切的文化狀況，就可想而知了。 單就出版物一項來說，三百六十餘萬人，連一種小刊物都沒有，到了近年來在東京的留學生，才發刊了一種台灣雜誌和台灣民報，這算是台灣破天荒的大創

舉，然而卻是極非革命的台灣資產階級之機關報。

至於社會上一般人們的思想是如何呢？ 大部分都還脫不了宗法社會的支配，他們所崇拜的還是孔子。 他們只把『滿清皇帝』換做『日本皇帝』。 日本政府對於這種宗法社會的封建思想，當然也極端的提倡和獎勵。

可是台灣產業的發達，也漸漸產出新思想來了。 這個物質條件的反映，便是下面所要說的解放運動之先驅。

（五）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

一九一五年南部的多吧呢，曾有一次反抗日人的大暴動。 多吧呢一鎮約二萬餘人民，全體挺身舉行大暴動，然而很可憐！ 這一次暴動的極幼稚，好像中國義和團一樣，所以就被日本兵用那精銳的機關鎗打的雞犬不留。結局在幾點鐘之內，被殺的和被日人活埋而死的有二萬餘人，一切無知的婦人和小孩子，也都在慘死之列。

到了近年，日本資本主義的侵略，又必然地培養出反對他自己的新階級出來。 這便是新興的台灣資產階級。

前面已經說明，本來在日本資本主義高壓下的台灣，自身差不多完全沒有資本主義發展之可言，然而在小工業和商業方面，卻也有些微的發展——自農業到商業、小工業的發展。 於是乎新興的台灣小資產階級便成立了。而這個新興的台灣資產階級和那獨占台灣經濟利益的日本資本主義，其利害自然完全相反。 因此台灣資產階級隨其本身的發展，也就漸漸露出反抗日本統治的面目出來了。 可是台灣資產階級還正在那學步的幼稚時代，所以也就不能像印度朝鮮等處一樣，做比較革命的行動，而只在於所謂『台灣議會』的參政權運動戀戀不捨而已。 他們要求在日本法律的範圍內，許可他們在台灣另設一個立法機關，即台灣議會。 一切關於台灣的政策和法律，完全由這個機關處理（見平平旬刊『我的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

這便台灣議會設立運動，僅僅是『半自治』的運動。

其方法也只是派些代表到日本國會去請願，台灣資產階級的力量已經那樣的薄弱，他的解放運動也僅僅是這樣而已。

可是將近死明的日本資本主義，其掠奪殖民地的程度，自然而然的更兇惡更反動。所以去年十二月，便在台灣全島舉行大檢舉，一切關於台灣議會運動的重要分子，全體被捕去了。再看最近形勢，台灣議會的運動無形中已經消滅，於是台灣小資產階級的非革命的半自治運動，也就告終了。那末，此後的台灣人，應該如何呢？從逆呢？後退呢？起來求自由呢？靜坐待死呢？

（六）台灣與社會革命。

台灣社會的狀況雖然這樣，而思想的前驅已經走到社會主義了。

有人說：「現在的東亞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社會革命之前，應當有個資產階級性質的國民革命。中國如此，印度如此，台灣也應當如此。」

是的，現在的中國，當然非舉行全民族的國民革命不可。然而在台灣却不應當這樣。原來台灣的資產階級是極幼稚的，並且將來也沒有發展可言。現在的中產階級已經漸漸落為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已經漸漸變為無產階級，這樣而至於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

一方面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台灣的無產階級運動便是日本無產階級運動的一部分。日本朝鮮和台灣的無產階級運動，是一個整個的東西。日本朝鮮和台灣的無產階級運動，應當站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勢，應當自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勢出發。

這樣台灣的解放運動應當超越「國民運動」，而參加全日本的社會革命運動了。台灣解放運動的意義，不在第三階級而是在第四階級了。我們要看的并且應當看的，是全台灣人的解放，不是特殊階級的解放了。

台灣人的解放運動，自然非有世界無產階級的援助不可，尤其是非有日本和中國無產階級的援助不可。別方面日本的社會革命——東亞的社會革命，也應當有台灣無產階級的援助；因日本資本主義之所以成為日本資本主義，第一是掠奪本國內的無產階級而存在，第二是掠取朝鮮和台灣。處於小民族而發達。所以朝鮮和台灣的解放運動，就是暗示日本資本主義的死期。這便是台灣人在日

本社會革命——東亞社會革命中，所占的地位——使命。

使命這麼重大的台灣人呀！

要求解放的台灣人呀！

只有一齊團結到日本中國共產黨旗幟之下去努力！

只有一齊歸到第三國際旗幟之下去努力！

沫雲同志這篇黎明期的台灣，描寫日本帝國主義對於台灣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侵略，很可以表現日本帝國主義對付殖民地之真精神，中國人讀了之後應當作何感想！ 我在此地希望讀者注意，甲午以前的台灣就是現在的中國一樣，現在的中國又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心目中將來之台灣呢！ 但沫雲同志的結論，說台灣將不要經過資產階級性的民族革命，即全民族的國民革命，而只要直接行向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這未免有點左傾病，這是讀者須注意的，并且也是沫雲同志應自己明白的；因為在現時的台灣狀況之下，在最野蠻的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台灣，只要作到全民族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已經是不容易了。何能遽說無產階級的革命？ 我們須明白，列寧主義教訓我們，凡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須得經過一個全民族解放運動的過程，給宗主國的帝國主義的一個普遍的打擊，才能進一步行到無產階級革命。 所以此時的台灣，正是應當作全民族解放運動時期的台灣，而還未到作單純的無產階級時期的台灣。 所以此時台灣的無產階級，應該站在第三國際之下，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共產黨的援助之下，去領導一切被壓迫的台灣民衆，作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記者附誌）

倫敦會議之面面觀（九月十六日巴黎通信）

任卓宣

倫敦會議是協約國底一個重要會議。 醞釀數月，經過一月，到會者十多國，其關係於歐洲政局者，亦可說世

界政局者，實大。在國際帝國主義統治底歷史上，有重要意義。現在要來說牠，可分成：（一）倫敦會議底經過，（二）倫敦會議底內容，分述如下。

（一）倫敦會議底經過

（1）倫敦會議底開始

自赫里歐於六月中登台後，要想實行道威斯計劃，於六月二十一日即過倫敦拜訪英國首相麥克唐納爾；及到七月二十八日，麥克唐納爾到巴黎與赫里歐再為一度之談話，於是遂由他們發起，召集協約國，開倫敦會議。其重要各國之重要代表：在法為赫里歐諾列克列疊達爾福熙和達古特等；在意為士大非利和拉發等；在美為開羅和渦文源等；在比為特尼斯和許滿等；在日為累亞西等；至於英國，當然是首相麥克唐納爾和他的部下；英國底自治政府和印度，由卑祿古代表。其餘的小國如希臘葡萄牙等，不過像大本營底細卒一樣，跟着英美法跑就是了，無足輕重，——不述牠們，就是日意比也是跟着英美法跑的。角色既已配齊，遂於七月十六日在英國外交部衙門內開演起來。

（2）倫敦會議底概況

這次開會由第二國際底首領麥克唐納爾當會長。組織三個委員會，分頭工作。第一個審查在德國缺乏交付賠償時應採用之對付方法；第二個研究那些為建設德國財政的和經濟的統一之計劃；第三個討論接受德國原料及賠償方法這一類底問題。至於約協國債務與法國占據魯爾等事件俱不討論，因為把議事程序用在專門對德上，比較才可使美英法減少摩擦，完成這個會議。他們雖組織了三個委員會，但每隔幾天，又開全體大會一次。只是問題以關係大強國者較多，八罷了不便講生意，而壞亦不集中，所以在十八日，由麥克唐納爾、赫里歐、開羅，特尼斯和士大非利等五人組織了一個高級議事會，稱為五大。

這個會議可分為兩個時代。由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四日為第一時代，這時代底重要工作，是在整理美英法間之差異，一致對德。而對德是公共目的，不難一致，惟美英法間之差異甚大，頗難整理，所以在這時代中間，經過

了很多的危險。　但英美法三國底差異不是別的，就是牠們各自的資本家銀行家之利益衝突。　因爲這樣，所以這一時代底會議，簡直可說是美英法底財團會議。　至美國公使，英國首相，法國總理，不過是粉面登台底傀儡而已！　在這個期間中，美英法各有提議，最後還是通過了法國提議。　法國提議是：（一）魯爾撤兵分成若干步次，在多年後撤完；（二）賠償委員會宣告德國缺乏賠償時，不必全體通過；（三）德國須繼續交付原料作賠償；（四）英國在萊因駐兵須維持到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應撤之日）以後。　自此議通過後，法國一切資產階級報紙，都以勝利相誇耀，其實真正的勝利不在法國而在美英財團，法國所得者，僅僅對德方面耳！

由八月六日至十六日爲第二時代。　這個會議在七月二十八日第三次全體會中，決議召集德國代表，所以自德國代表馬克思士脫納斯曼等於八月五日到倫敦後，會議底第二時代就來了。　在這個時代中，大部分是協約國對付德國底問題，就中法德關係尤爲複雜繁多，所以好像赫里歐與馬克思當面講生意一樣。　問題之重要者爲撤退魯爾駐兵和繼續原料賠償等，中間因關係重大，所以赫里歐還於八月九日藉口於他與諾列意見不合，同巴黎與肯恩嘉竹、瑪尼諾等商量，於十二日復到倫敦。　德國原已決心再投降於國際帝國主義之前，馬克思等亦原是賣德國工人底販子手，他與赫里歐議價，乃純屬掩飾耳目之舉。　德國根本接受奴隸德國底道威斯計劃，就是對於賠償原料等問題，亦與法以圓滿答覆。『在人屋簷下，怎敢不低頭』！，若不先就範低頭，如何肯到屋簷下去？　這是德代表在倫敦會議中底形勢！

（3）倫敦會議底結果

自八月十六日後，牽制中歐底倫敦會議，竟從幾度破裂危險中告成功了。　牠的結果就是：（一）德國對法比煤炭底交付，延長三十五年（原該一九三〇年止）；（二）德國顏色原料底交付，亦延長五年（原該一九二八年止）；（三）法比於簽字之日起，開始撤兵，於一年以後撤盡占據魯爾駐兵。　這些條件，是一方面的，他方面還有

幾個重要條件，即：（一）德國組織一個歸協約國所操縱底銀行，支付賠款；（二）把德國國有鐵路變為私有，亦歸協約國操縱，並加重車費運費；（三）美國借八萬萬金馬克與德，作為上述銀行和鐵路公司之用。總括言之，倫敦會議底結果，就是施行英美專家委員會底決定——道威斯計劃，夷德國為國際殖民地，共同吸盡中歐無產階級身上最後的那一點血！這個條約，限於八月三日以前，由各國議會通過。八月二十二日，法國共產黨議會喀陝在議院大攻擊倫敦會議所訂條約，到二十四日，法國議院以三三六票對二〇六票之多數通過。德國代表馬克思等回國後，連日與天主教派、民主派、社會民主派、人民派各政黨聯絡，贊成政府主張。國家派（國家主義派）始而反對，以後因以總長作交換條件之故，仍然贊成，卒以三分之二底票三一四對一二七通過了實行道威斯計劃中之最困難的問題——變國有鐵路為私有。就中能反對道威斯計劃到底的，只有共產黨，資產階級政府知其不可收買，乃用驅逐其議員、監禁其議員、封閉其機關報種種方法來對付。因此，德國亦竟通過了倫敦會議所定底條約，甘於墜入國際帝國主義底圈套。於是英美法意比希葡日德及英屬自治政府等國，卒於八月三十日簽最後的字於倫敦。倫敦會議遂完全告了段落。

這個會議所訂底條約，稱為『倫敦條約』。原來自一九二三年一月英法巴黎會議破裂以來，法比單獨行動，進兵魯爾，協約國底招牌，早已墮地。而今因口談和平底麥克唐納爾和赫里歐之登台，竟破鏡重圓。所以歐洲各國資產階級報紙對於倫敦會議底結果，都表示歡迎，稱頌協約國開了『一個和平底新紀元』。赫里歐說：『倫敦會議不是和平，是向着和平底第一步。』麥克唐納爾簡直以為『第一個和平條約』。倫敦會議果算成功了麼？我敢說這是一時的敷衍！道威斯計劃可以實行到底麼？英法衝突可以調和了麼？美國勢力鞏固於中歐，英法可以置之不理麼？總之，倫敦會議不過是提高了凡爾賽條約底兇猛程度，增加了國際帝國主義底未來糾紛！因為歐洲底和平與建設，絕不是將死的資本帝國主義，為

禍之根的資產階級所能維持得了擔任得了的！ 只有工人農人底社會革命才足以斬鋤一切亂源而創造新的生活！

（二）倫敦會議底內容

倫敦會議底表面經過，已經述其大要了，裏面的實質究竟是怎麼樣呢？ 我們從表面上看來，麥克唐納爾是勞動黨和第二國際底首領，赫里歐是急進社會黨等所組織成底左派聯合底首領，此次會議，或許要另開一個新面目。

其實不然，赫里歐去倫敦時，上議院底信任票，連曾恩加賚都是投了的；而麥克唐納爾亦是得了自由黨首領愛士葵和保守黨首領包爾溫之維持，乃始出席。 這樣看來，他們不過代表英法兩國底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者會議於倫敦罷了。 因此，我們要研究倫敦會議，切不可爲登場傀儡所迷，我們要看玩弄傀儡底角色。 並且我們還要知道此次會議除開財政總長克列曼達爾、士大非利和財閥中人酒文源等公然列席外，巴黎聯合銀行底代表色冉、荷蘭巴黎銀行底代表菲拉里都是到了倫敦的。 但在了解倫敦會議底內容之先，我們要知道所謂倫敦會議，是實行道威斯計劃底會議。 倫敦會議底成功，是實行道威斯計劃底勝利。 而道威斯計劃怎麼樣呢？ 這是我們要了解倫敦會議底一個先決問題。

（1）甚麼是道威斯計劃

道威斯計劃亦稱專家計劃，是爲賠償委員會所組織底專家委員會研究安定德幣、平衡德國預算底方法所定出底計劃。 所以專家計劃，是實行凡爾賽條約使德國交付賠償底方案。 但這還是表面的形式，因爲專家委員會在實際上是爲紐約摩爾根和倫敦柏諾特等銀行所擬定的。 此委員會經數月調查研究底結果，所決定底重要方案有二：

（一）在德組織一以四萬萬金馬克爲資本底發行銀行，發行紙幣五十年，且專占此種發行紙幣底權利。 銀行底組織，在指揮方面，有一爲德人所組成底委員會；在檢查方面，有一由七德人七外人所組成底總議事會，但此會之表決須十票方能通過議案。 至於委員會有一總理，由德人充當，但在總理之旁，又有一委員。 此委員之權甚大，譬如紙幣須要總理署名，同時亦須要委員署名，否則

此紙幣便不能發行。因此，這個發行銀行一切權力，在名義上爲德人，在實際上爲外人，完全是操縱德國金融，夷德國爲殖民地底工具。

（二）把德意志國有鐵路變爲私有，以一大公司來承辦。公司之組織，有一由九個德人九個外人所組成底議事會。在這十八人中，以九人爲常任員，而九個常任員中，須有四個外人，其餘五人則由出二十萬萬金馬克底股東派人擔任。這二十萬萬金馬克底條件，當然是爲美英銀行團所留下的了。至於總理，則爲德人，但由外人任命，總理之旁，又有一個由賠償委員會底議事會所委任底委員。所以鐵路名雖由國有變爲私有，實則是由德國之手移入外人之手——美英資本家之手了。

此外，專家計劃還把德國賠償分爲若干年，每年賠償若干；而款項之來源，亦指出從德國預算、鐵路公司、德國實業等處籌出。但要實行此計劃，必須以德國經濟統一和借入大宗外債爲條件。因此，非開倫敦會議不可。所以倫敦會議是解決施行專家計劃之先決問題，而確定施行專家計劃的。

（２）在美國方面

我們一看便知道專家計劃有三個注意點，即：爲美英資本家謀利益、使德國殖民地化，壓抑法蘭西帝國主義。同時我們知道專家計劃是實行凡爾賽條約的，美國並未簽字而願來幹此事件，法帝國主義對於英美帝國主義不得不表示讓步，這裏面實有原因在，我們可一一加以追求。

美國底資本家，是專家計劃底決定者，倫敦會議底事實會長（麥克唐納衛實在只是一個名譽會長）。我們看美國總電氣公司底總理道威斯（Dawes）與摩爾根銀行密切關係底道威斯，不是專家會議底指導者麼？代表美國資本家底渴文源不是專家委員會中底主幹，倫敦會議底美代表麼？既然美國資本家出頭來斡旋專家計劃及倫敦會議，則我們便不可不了解美國底經濟狀況。

美國資本主義乘着歐戰機會，大大達展。其生產全部價值在一九一四年爲二四・二百萬美金，在一九二〇年爲六二・六百萬美金，現在帕的重要生產品底產量極大，

煤占全世界底產量百之五〇，鐵占百分之六十二，鋼占百分之六〇，煤油占百分之七二，汽車占百分之八四。這樣多的生產品，而外開底殖民地不多，所以在一九二〇年發生工業危機，至今尚有二百萬失業工人。美國農業，用機器耕種，十分發達。牠所產底棉花在世界底棉花產額上，幾占其全部，麥子亦占四分之一。但亦因銷場有限，發生農業危機。不僅這樣哩！美國因爲生產得多，所以輸出亦多，原來牠在大戰前欠歐洲五百萬美金，不久竟變成了二〇〇萬萬美金底債主，歐洲倒欠了牠一七〇萬萬。我們看在一九二三年輸出多於輸入三七六百萬美金，在一九二四年前四個月美國銀箱子內增加了一五九百萬美金，較之在一九一三年前四個月美國全部只有六六。四百萬美金者，多一倍半，金子之不斷地流入美國也如此！因是，全世界金子有百分之四四都走入美國資本家底腰包內去了。可是金子多了，則利率減少，貨幣價高，一面使資本生利太少，一面使商品價貴，沒人來買。於是金子底膨脹病——財政危機，遂發生了。以上三種危機，是迫使美國有產階級到處找尋市場底因子。世界底大市場，只有中俄德三處，未爲別的帝國主義所壟斷。在中國實已銷售不了美國底商品，俄國雖需要機器，然是資本主義底大營寨美國底對頭，屈指計算，只有德國可作爲牠的市場，尤其是很好的殖資地帶。在美國只能放利百分之二至四，在德便可獲得百分之四〇至一〇〇底子息。於是美國遂不得不過問歐事了。

輸出需要機會，亦需要保障。德國現在貧困已極，無力賠償，渴望借款以救眉急。法國既需款子，亦欲爲德覓債主而自己才好得着賠款。英國亦有抑制法德之要求。於是有機會了，美國資本家遂乘時供獻其專家計劃底妙計。但所謂保障，仍是不可少的。第一要使德國能夠維持治安，不致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第二要使德國能交付高利息，且不致收債無着。因爲這樣，對於德國鐵路和發行銀行底組織，與使法國離開魯爾，並使以後不再有占據魯爾這一類事發生，以保障德國經濟的統一，是十分重要的。但賠償委員會爲英法比意各出一人所組成，

而法代表爲會長，有二表決權，且比國常與法一致，所以賠償委員會爲法國所把持。 此會有宣告德國缺乏賠償之權，牠一經宣告後，協約國不共同制裁德國，法即單獨行動。 去年一月十一日魯爾之占據，即是這樣的。 現在要保證法國不自由破壞德國底經濟秩序，以鞏固美國投資底安寧，即一面要法國退出魯爾，一面要防禦其後日之自由行動。 所以在倫敦會議中，英美銀行家要求把宣告缺乏之權，歸諸中立的組織，或取決於該委員會全體代表之同意。 法國對此，大不贊成，結果決定美國得派一公民（非由政府派的，因牠未批准凡爾賽條約之故）參加賠償委員會，有表決權。 如表決非全體同意時，每人得訴諸爲賠償委員會全體同意所選出組織之裁判所，或海牙國際裁判所所委任之裁判處決定。 於是賠償委員會對德國宣告缺乏之事，成爲初次判斷機關了。 如此，法不得自由行動，而美債有法律上之保證。 又在協約國全體，或離開協約國底一國着手爲對德制裁時，爲道威斯計劃所預見底利息，要從賠償交付額中先行取出，而這是要爲制裁發事國或多國所保證的。 至於支付賠償底款子，須由以美國人爲總經理人底手中經過。 這樣，美國借債與德，便得到保障，德國成爲美國合法的殖民地，而美國勝利便完全在倫敦會議中奪得了。 所以倫敦會議，是美國奴隸德國底表示，是美國資產階級戰勝歐洲資產階級底表示。

紐約評論說：『道威斯計劃之實行，將置美國於幾乎一個自動狀態中來整理歐洲賠償問題。 賠償底總經理人將是一個美國人，美國將能完全統治歐洲底經濟形勢。 而這件事沒有華盛頓政府去正式參加討論過。 美國曾經盡其智巧來發生一個果決的作用於歐洲大陸上底危機中，而且簡直能繼續這樣正式拒絕牠的政府之一切的參加於此種行動中。』 八月六日報載許斯將於美人留柏（柏林）報紙底代表說：『我們美國人，我們對於實行此綱領（道威斯計劃）底方法是有關係的，是有一個完全特別的樣式底關係的，我們以爲這個計劃（道威斯計劃）標出了一個和平與歐洲幸福底新時代之紀元。 我們很密切地希望這個計劃將來以最有意識的樣式來實行。』 這些就是美國

有產階級在倫敦會議中已奪得勝利後底凱旋聲呀！

（3）在英國方面

在英國方面，我們可以分成對德對法兩方面說。

德國是後起底國家，然其資本主義之發展，使英國驚恐。牠原來爲農業國，自聯邦組織告成以來，大踏步地走上工業國地位。本來在一八九〇年，德國所產之鐵四六五八噸，尚只能及英國產額九〇〇三〇噸之半底樣子；然到一九〇〇年，便以八五二〇噸對九〇〇三噸，幾於相等，至一九一三年，則德國所產之一九三〇九噸，簡直超過英國所產一〇四二四噸之一倍。至於德國電氣事業之能與美競爭，染料工業之專有，海上航業之威迫英國，在在都使大英吉利底帝國主義基礎——資本生產，不能夠占第一位。德國之所以有這樣進步，全由其鐵路政策銀行政策。資本生產要發達，一面須有充足的資本供工業家之用，一面須容易找得市場行銷其商品。德國底銀行，分散全國，由地方而中央，組織極好，且特別便利於工業家之借貸。至於鐵路之運輸原料與商品，取費極廉，因於工業家則可以少費成本，賣價廉而行銷易。因此，生產容易發達，產出商品之價，亦比他國爲低廉，容易在市場上競勝。大戰雖是把德國打敗了，不能與英競爭，然牠的銀行鐵路等政策還是繼續。所以到一九二〇年，英國有二百多萬失業者，而德國工業還趨於安定。英國爲要從根本上掃除這個工業方面底勁敵，故利用專家計劃來抑制德國工業之發展。把銀行底發行紙幣權握於協約國之手，則將來可以少發紙幣，限制借債與工業家。對於鐵路，不獨要變爲私有，使國際資本從中攫利，並要年抽二九〇百萬金馬克充賠償之用，增加運費，是不待言的了。這樣，就是英國底要求，也就是專家計劃底骨子。

戰前英國在大陸上底勁敵是德國，戰後則變成法國去了。所以英國底政策在戰前是聯法以抗德，在戰後便是扶德（自然不是扶之使強）以制法。牠不願有工業凌駕於牠之上底國家，牠不願有軍備強過於牠底國家。法國底好夢，是在聯合亞羅（亞爾薩斯、羅侖）之鐵與魯爾之煤，把自己變成一個工業強國；而牠的飛艇，在世界說

來，居於第一位。　這種繼德而起與英爭霸之勢，實使英國資產階級恐懼不安。　所以使法國退出魯爾，使法國以後不再單獨行動，掠德以自富，裂德以自强，是英國對法國底必要之圖。　在倫敦會議中，英國企圖另組一國際聯盟底財政委員會來代替賠償委員會，不願延長賠償原料，否認法國亞羅產品到德不上關稅底要求，而欲在一九二五年一月撤退其萊因駐兵，並欲法國先撤兵萊因後借債於德，都是很明顯的例證。　一個英國總長在衆議院說：『我們須得創造一個航空隊作保衛祖國之用，這個航空隊就是能夠與防那最强的航空隊且近於發生危險的這種强國之攻擊。』　這幾句話，不更是明白地對法說話麼？

但以上二點對德對法底要求，美國有同樣的感覺。所以專家計劃由英美銀行家道威斯和金達爾士乃來司指導。　牠們都願意實行，都願意來開倫敦會議。

（4）在法國方面

英美既是如此，法國又怎麼樣呢？

法國底政策是：使魯爾煤與亞羅鐵結合；使南德與北德分離；統治中歐。　因為這樣，所以進兵魯爾，一面實行搶劫魯爾之煤，發展其工業生產；一面壓迫德國，使之萎弱、解體，為永絕後患之圖。　這次在倫敦會議中，赫里歐主張於退兵魯爾之前，要德國與鋼鐵委員會（法國鐵工業資本家底組合）訂一商約，保障魯爾煤與亞羅鐵底配合；又他要求德國繼續顏色原料底賠償，以使發展染料工業和用以製造下次戰爭所需之炸藥，便可知道法國對於這個政策沒有變動一點。　至於武裝波蘭，借債與羅馬尼亞，聯絡捷克斯拉夫，用經濟勢力征服奧匈，無非在使中歐所有的國家，不為其陪臣，即為其奴隸。　如是，則牠可稱霸大陸，宰制蘇俄。　牠的對象，全在歐洲，與英之顧全世界局面，美之以東亞西歐為其舞台者，大有不同。

無如牠的力量不充足，所以自一九二三年占據魯爾以來，生活昂貴，佛郎低落，不得不乞援於美。　而從今年三月一日法國恰借了美債，佛郎兌換便强之一事觀之，完全證明了法國在此時，不能單獨施行其偉略——帝國主義政策。　所以專家計劃，不僅和平派底赫里歐，努力來實行

牠，就是武力派底脅恩加賚，也不得不宣言接受。

在倫敦會議中，法國態度爲英美銀行家所軟化。不論牠如何要求，英美銀行家尤其是美國銀行家總以對德借債難之。而在倫敦會議中，態度强硬的，恐怕也只有銀行家先生們了。看他們威嚇法國底話就可知道。美國代表渦文源在倫敦會議之初（七月中）對法國巴黎晨報通信員說：『假使這個會議埋葬於討論細節目所產生底原則和諧會中，歐洲將要在 個奇大的災害底打擊之下。馬克佛郎以及其他的歐洲貨幣，就是在某種限度中底金鎊也一樣地包括在內，一齊都要感受一個很厲害的跌落之苦，所以須要完成這個會議於此才可。』許斯於七月底在倫敦比爾格利摩宴會上說：『假使最後確定底整理，不與借銀人以圓滿期望，會議（倫敦會議）所決定底一切，將無半點用處。』我們更看七月底自許斯到倫敦後，銀行家要求更厲害，以致赫里歐拜訪許斯之不暇，更與麥克唐納爾私談，與摩爾根底夥伴拉孟私談。所以巴黎晨報在七月三十一日說：『看，人對我說，英鎊漲到八七，五〇佛郎了，假使會議破裂，這就是一個恐慌你底災害之隱微的徵象。』因爲美國一聲不借八萬萬美金於德，則德國永遠不能交付賠款，魯爾問題亦無從解決，美國資本家不論積極地向法討他們那三五萬萬美金底債也好，消極地不再借錢於法維持其佛郎價格也好，要皆足以予法國一致命打擊，而使赫里歐下台。這是法國不得不屈服於美英資產階級之前底苦衷！法國一同志說：『魯爾底占據，是法國對英宣戰底表示；專家計劃底實行，是法國爲英所打敗底表示。』其實亦是在倫敦會議中爲美所打敗底表示。

（5）在德國及其他方面

德國能夠接受專家計劃麼？

德國只有接受專家計劃。德國底資產階級爲着要維持其統治，不使工人發生革命，則除借美債以徐圖發展和使法國退出魯爾以減輕一點苦痛外，沒有別法。若果不然，則便只有聽無產階級爆發革命之一途。英美之爲倫敦會議，亦正欲這樣來蘇息德國一下，使牠能爲堵截布爾塞維克勢力西侵底保障。至於魯爾之煤和其工人之剩餘

價值，德國亦要想為牠的資本家克虜伯、梯桑、時丁納等贖取回來。因此，牠願以德國工人底血去作交換品，再向國際帝國主義投降。這個投降，德國資產階級是受不到幾許苦痛的。因為他們的錢出在工人身上，結果不過使生活昂貴、工人增加工時而已！所以倫敦會議，不啻是商量從中歐的無產階級於二重掠奪之下罷了！

德國工人若果受加工時、減工錢以及生活昂貴之苦痛，則法比英等國內底工人也免不了要繼德國工人之後而受苦痛的。所以德英法諸國共產黨對於先奴隸中歐工人次奴隸西歐工人底專家計劃，反對不遺餘力。德國工人在萊普尼開會被禁止，在埃斯曼開會亦被驅散，然其反對專家計劃之堅決和勇敢，仍是要繼續發展，不為強力所阻止的。法國工人對此，亦極為努力，在一切公開大會中，莫不高聲反對。至於英國除革命的少數工人反對外，勞動黨亦有許多支部不贊成專家計劃和倫敦會議。雖是此等反對於專家計劃之施行，不能阻止；但只要時候一到，就要大大爆發的。總之，倫敦條約是第二凡爾賽條約，只有開未來無窮之禍端，絕不能就說把歐洲問題解決了，或者就說把賠償問題解決了。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倫敦會議是圖謀資產階級的利益和增加無產階級苦痛的了。但在勞動運動發展底歐洲，為甚麼美英法諸資本帝國主義者和德國無產階級販子手，還敢於明目張膽這樣地做呢？很明顯的，是法國社會黨，德國社會民主黨，英國勞動黨為他們作支柱！若果沒有這些豬仔業的工黨，在議會內投票贊成，維持牠們的內閣，他們絕不能如此肆行無忌！所以我們要反對倫敦會議，專家計劃，固然須反對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但亦須反對無產階級底叛徒：社會黨、勞動黨、社會民主黨——一句話，第二國際！我們看左派底赫里歐，勞動黨底麥克唐納爾，就是現在英法帝國主義底化身，而倫敦會議底主席，就是第二國際底委員長。那麼，西歐底第二國際之與國際帝國主義難道還不是像中國底封建軍閥之與國際帝國主義同為「二而一」底魔鬼麼？所以我們反對軍閥與國際帝國主義，亦要反對社會黨與國際帝國主義。

民國日報

社址上海山東路一六三B號

三大特色

(1)世界消息底總匯
(2)政治革命底健兒
(3)社會運動底先鋒

附刊

(一)覺悟
(二)評論之評論
(三)婦女週報
(四)社會科學

定報章程

全年大洋九元　半年五元　三個月二元七角　寄費在內　郵費作九五折算

市聲週報大刷新廣告

本報出版已逾一載提倡市政批評地方事情久承各界所推許用是益加奮勉擬於第二卷第一期（民國十四年一月四日出版）起大加刷新擴充篇幅增廣門類所有文字俱爲社員經意之作或特約專家所撰宗旨在建立民治基礎促成全民參政目標爲外抗强權內除國賊而尤注意於托庇外力依附權勢之寄生階級紀載雖不限武漢一地而對於武漢事情更爲詳盡凡贊成本報主旨及留心武漢事情者務請從速訂閱定價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半年二十五期五角半三個月十二期三角零售每期銅圓四枚全國各大埠各大書坊均有寄售總發行所漢口歆生二路泰安里口市聲週報社

新建設第二卷

●繼續建設雜誌工作
●宣傳有系統有辦法的時局主張
●供給國內外政治經濟參考材料
●研究社會科學的好讀物

第一期目次：

孫中山的理想與實際
平均地權淺說
廣州都市土地稅條例草案
經濟的帝國主義
法國革命以前
資本主義社會之解剖
軍官的心理
中國的「農民問題」
時事述評

第二期目次：

國民黨與最近國內思想界
不平等條約之研究
中國國民的革命和革命的國民
三民主義與國民權利
近世歐洲民治之發展
法國革命以前(續)
東方弱小民族運動中之亞拉伯
救濟漢冶萍公司
中華民國全國學生聯合會總會第六屆代表大會宣言
時事述評

▶ 總代售處上海書店 ◀

中國工人

是中國勞動運動的理論的指導；
是各地勞動運動的事實的紀載；
是國內勞動界唯一無二的刊物；
凡欲知勞動運動的人不可不讀。

第一期要目：

我們對於直派與反直派的戰爭觀　述之
工農軍與北伐　中夏
南洋烟草罷工失敗的原因　士炎
趙恆惕摧殘工人之又一方式　重遠
赤色職工國際之東方策略　中夏
英國工團大會的汚點　重遠
美國黑種工人要求加入工會　士炎
帝國主義之進攻與中國勞動階級　士炎
中國工人階級的責任　述之
罷工的戰術　士炎譯

本期定價銅元四枚

第二期要目：

戰之序幕　重遠
『法西斯特』之一幕　中夏
海員宣傳問題　中夏
國際勞動局之眞相與派人來華　得詠
廣州工人最近的覺悟　得龍
誰是友？誰是敵？　能至
我到俄國一個月的感想　偉民
我們的力量　中夏
國際工人運動與職工國際第三次大會　闓世譯
社會的階級　述之
嚮導週報與勞動階級　伯筋
南洋烟草罷工的經過　能至

本期定價銅元八枚

農工旬刊

農工旬刊，是爲農工階級之口舌，以發表農工被壓迫之狀況；是爲農工階級之聯絡機關，以聯絡各地農工之感情與運動；是爲農工階級之顧問，以灌輸農工以常識；是爲農工階級之戰將，以擁護與增進農工之利益。現已出至第十期；最近并刊行雙十專號一大本，名爲廣州反革命派商團屠殺市民記，詳述事件發生前之經過，發生時之慘狀，以及事後之形勢，凡欲知此次事件之眞相者不可不讀。發行通訊處：廣州倉邊街仁和里仁和新街三號二樓。每期售銅元二枚。

點起一把火來，把我們工人現在所處的黑暗地獄，照得通紅了！使我們工人都明白了自己所站的地位和脫離地獄的道路！這把火就是——

上海工人

每週出版一次
每期銅元一枚

前鋒各期目次

這個月刊，是國民運動的一支尖兵，打頭陣的前鋒！

創刊號

第二期

第三期

定價每期大洋二角

□中國青年週刊

這是一種專為青年而辦的小雜誌，對於世界的和中國的一般文化以及政治上經濟上的 都給青年們以很有興味的批評，很有路徑的指導。 他底內容精富，他底篇幅簡練，——凡是留心「現時代文化」和現實的「社會問題」的青年，均應人手一編。 定價每冊大洋二分，國內一元寄足五十期，國外一元寄足三十期，郵費均在內。 代派十分起碼；二百分以內七折，以外六折；十期清算一次；槪不退回。

□中國青年彙刊

第一集第一期至第廿五期
第二集第廿六期至第五十期

每集實售大洋六角

歡迎代派：十册起碼，八折；但均須現款。

□新青年季刊第四期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本期定價大洋二角

編輯者　廣州新青年社

發行者　廣州新青年社

反對基督教運動

目次

我們因為要藉基督教徒的各種紀念集會，指示出來基督教只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之一種，他本身是極淺薄沒有根據的東西。所以，我們同意編輯這一個小冊子，以為各地反對基督教的同志之參考，亦願因此還能喚醒許多不至無可救藥的基督教徒。

此書每冊大洋五分，合購一百冊只收大洋三元。

中國青年社　非基督教同盟合編

上海書店發行

新青年社書報目錄

新青年叢書

社會主義討論集	七角
哲學問題	四角
到自由之路	五角
歐洲和議後之經濟	五角
工團主義	三角
階級爭鬥	五角

康民尼斯特叢書

共產黨底計畫	三角
俄國共產黨黨綱	一角
國際勞動運動中之重要時事問題	一角
第三國際議案及宣言	二角

馬克思全書

共產黨宣言三版已出書	一角
本論入門	一角
工錢勞動與資本	一角八分

列甯全書

勞農會之建設	一角六分
討論進行計畫	一角
共產黨禮拜六	一角二分
列寧傳	二角
勞農政府之成功與困難	一角二分

雜誌

新青年(季刊)	每冊三角
前鋒(月刊)	每冊二角
嚮導週報(週刊)	每份二角

其他

勞動運動史	一角
俄國革命記實	三角五分
兩個工人談話	一角
精神講話一班	一角
京漢路工人流血記	五分
嚮導彙刊(第一期到第五十期)	一元五角

注意

購書簡章

一、本社書價，概無折扣。

一、外埠購書，須加寄費，滿一角加一分，滿一元加一角，餘類推。如欲掛號則加掛號費五分。如未經掛號因而遺失，恕不負責。

一、匯兌不通之處，可用中國郵票代價，九五折收用，惟污損及粘不開的及二角以上或外國郵票，一概不收。

一、訂購雜誌，請開明卷數號數。

一、通信地址，每次均請詳細註明某省某縣某處，字尤須清楚，以免誤寄。

一、空函購書，概不答復。